二十五別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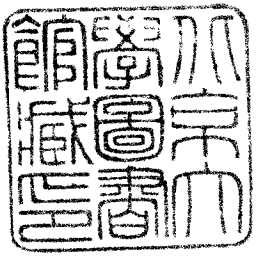
九國志
東都事略

齊魯書社

二十五別史

九國志

東都事略



齊魯書社

九國志

[宋] 路振撰

連人點校

目　録

九國志卷一 …… 1

吳

太祖(1)　烈祖(1)　高祖(1)　睿帝(1)　袁襲(2)　劉威(2)　陶雅(3)　李神福(5)　臺濛(6)　張訓(7)　李遇(8)　劉金(9)　秦裴(9)　馬珣(11)　劉存(12)　李簡(13)　柴再用(14)　陳璋(15)　侯纘(16)　朱景(17)　張崇(18)　王綰(19)　王稔(19)　李厚(20)　陳知新(21)　朱虔祐(21)

九國志卷二 …… 22

吳

劉信(22)　馮宏鐸(23)　公鐸(24)　危全諷(25)　譚全播(26)　李濤(28)　鍾章(28)　朱瑾(29)　米志誠(31)　翟虔(32)　張可琮(33)　鄭璠(33)　楊彪(34)　陳祐(35)　劉權(36)　崔太初(36)　陳彥謙(37)　高澧(38)

九國志卷三 …… 39

吳

田頵(39)　安仁義(41)　朱延壽(42)　徐溫(43)

九國志卷四 …… 46

南唐

烈祖(46) 元宗(46) 後主(46) 周本(46)

九國志卷五 …… 49

吳越

武肅王(49) 文穆王(49) 忠獻王(49) 忠遜王(49) 忠懿王(50) 杜建徽(50) 鮑君福(51) 成及(52) 顧全武(53) 黃晟(55)

九國志卷六 …… 56

前蜀

高祖(56) 後主(56) 王宗裕(56) 王宗壽(57) 王宗鐵(59) 王宗佶(59) 王宗翰(60) 王宗滌(61) 王宗侃(62) 王宗瑤(62) 王宗播(63) 王宗鉠(64) 王宗弼(65) 王宗範(66) 周博雅(67) 晉暉(68) 張造(69) 張勍〔劼〕(69) 李簡(70) 潘在迎(71)

九國志卷七 …… 72

後蜀

高祖(72) 後主(72) 趙季良(72) 趙庭隱(74) 趙崇韜(76) 張業(76) 武漳(77) 李肇(78) 李仁罕(79) 李延厚(79) 張公鐸(80) 張虔釗(81) 潘仁嗣(82) 龐福誠(82) 李彥琦(83) 孫欽(83) 何重建(84) 孫漢韶(85) 高彥儔(86) 李廷珪(87) 王彥銖(88) 李奉虔(88) 王昭遠(89) 安思謙(89) 焦彥賓(91) 趙進(91) 石處溫(92) 孟思恭(92) 申貴(93)

九國志卷八 …… 94

東漢

世祖(94)　睿宗(94)　少主(94)　英武帝(94)　蔚進(94)　張元徽(95)　鄭進(96)　衛儔(96)　李隱(96)

九國志卷九 …… 97

南漢

烈宗(97)　高祖(97)　殤帝(97)　中宗(97)　後主(98)　劉洪操(98)　劉洪杲(98)　蘇章(99)　吳懷恩(100)　陳道庠(101)　邵廷琄(101)　潘崇徹(102)　郭崇岳(103)

九國志卷十 …… 105

閩

司空(105)　太祖(105)　嗣主(105)　惠宗(105)　康宗(106)　景宗(106)　天德帝(106)　黃仁諷(106)　許文稹(107)　王仁達(107)　楊思恭(108)　留從效(109)　王忠順黃思安(110)　陳洪進(110)

九國志卷十一 …… 112

楚

武穆王(112)　衡陽王(112)　文昭王(112)　廢王(112)　恭孝王(113)　張佶(113)　許德勳(114)　鄧進忠(116)　姚彥章(116)　秦彥暉(117)　王環(118)　王贇(119)　李瓊(119)　吕師周(120)　廖光齊(121)　彭玕(122)　劉昌魯(122)　鄧處訥(123)　龐巨昭(124)　彭師暠(125)　劉言(126)　王逵(128)　周行逢(130)　何景真(131)

九國志卷十二 …… 133

北楚

武信王(133) 文獻王(133) 真懿王(134) 侍中(134) 侍中(134) 李景威(134)

九國志拾遺…… 135

伍跋…… 140

校點後記…… 141

九國志卷一

吴

吴。太祖，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睿帝天祚三年為南唐所篡，蓋晉天福三年也。歷傳四主，凡四十六年。

太祖，姓楊，名行密，初名行愍，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唐中和三年起兵為亂，光啟三年入揚州，自稱淮南留後。景福元年七月，再入揚州，唐以為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封宏農王。天復二年，進爵吴王。天祐二年十一月庚辰薨，年五十四。謚曰孝武王，廟號太祖。乾貞元年，追尊為武皇帝，陵曰興陵。

烈祖，名渥，字承天，行密長子。唐天祐二年冬嗣位，五年五月戊寅，為張顥、徐溫所弒，年二十三。謚曰威，武義初改謚景王，廟號烈祖。乾貞元年，追尊為景皇帝，陵曰紹陵。

高祖，名隆演，初名瀛，又名渭，字鴻原，行密第二子。唐天祐五年五月己卯嗣位，十六年建吴國，改唐天祐為武義元年。二年四月己丑薨，年二十四，謚曰宣。乾貞元年，尊為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睿帝，名傳，行密第四子。武義二年六月戊申嗣位，改元順義。乾貞元年稱帝，天祚三年禪位。南唐昇元二年十月辛丑薨，年二十八，追謚曰睿皇帝，葬平陵。凡改元四：順義六年，乾貞二年，太和六年，天祚三年。

袁　襲

襲，廬江人。少好學，善屬文，洞明緯象。秦畢之亂，高駢辟行密為行軍司馬，俾率所部赴難。行密猶豫不行，襲言於行密曰："高駢倦於政事，聽惑妖妄，彦等雖以誅吕用之為名，觀其事乃以暴易亂耳。寧知非天將贊於公耶？"行密善其言，乃移(核)〔檄〕諸州，誘集徒衆，將兵數萬，長驅至廣陵。秦畢害駢，襲勸行密縞素舉哀於城下，衆皆義之。及破賊入城，招輯編户。會孫儒兵至，行密問計於襲，曰："今城壁未完，賊且盛，若儒至圍城，是重擾民也，不如且避之。"先是海陵將高霸擁衆來附，行密將令以兵屯天長，扼儒來路。襲謂行密曰："霸擁大衆，心持兩端，若使居天長，是自扼也。可因犒其士卒，擒而斬之。"行密遂斬霸而併其兵。行密聞孫儒至，復欲遁歸海陵。襲曰："不若歸合淝，繕甲兵，再議攻取。今稽諸乾象，公必再來。"及孫儒逼城，行密果自天長返，謂襲曰："無子，吾幾不得歸。"行密平宣州，獲趙鍠，留與其弟同館。鍠與梁祖有素，果遣使來求鍠。時襲寢疾，行密使人問襲，襲曰："但斬首送之，必無慮也。"未幾卒。襲剛忍好克，每欲殺人，必折節下之。行密哭之曰："吾每恤刑，而襲好殺，享年不永，深可哀也。"

劉　威

威，廬州慎縣人。少為小吏，豪爽有志節。與田頵、陶雅俱為行密奔走之舊。行密起淝上，及平秦畢有功，表領寶州刺史。大順初，與安仁義敗孫儒別將劉建鋒於武進。

其後儒兵益集，威與顏厦為所敗。行密將歸銅官，威曰："今衆寡勢殊，殆難與争。然儒焚室掃壘，絶後而來，糧若不繼，何從供饋？公宜勿與戰，堅壁以禦之，坐待其斃。"行密然之。儒果敗。乾寧初，表授廬州刺史。及行密承制封拜，就遷淮南節度副使、行軍司馬、東西行營副都統。未幾，加使相。天祐三年，授鎮南軍節度使。撫州危全諷率虔、吉、撫、信之衆十餘萬，將復鍾傅舊地。時州兵無多，士庶大駭，威獨傲然，日縱酣飲。全諷屯象牙潭，不敢輕進。及周本破全諷，四州初平，渭令威巡視四境，撫諭而還。先是行密疾病，問周隱以後事，隱以威為請。威初聞不能無意，及移鎮鍾陵，復多專刑，徐温請討威。威聞之，沮喪，計無所出。有幕客黄訥謂威曰："公受謫雖深，反本無狀，能挺身入覲，必解前疑也。"威曰："善。"遂遣訥為先容，渭果復令之鎮。天祐十一年卒於鎮，年五十八。

陶　雅

雅，字國華，合淝人。本儒家子，儀形魁偉，眉目甚秀。乾符中，天下將亂，始投筆和門。會西蕃入寇，徵四方兵，防秋靈夏，雅與行密淝上軍偕往。未幾，改隸諸葛爽，征沙陀有功，從爽鎮河陽，還補廬州衝山指揮使。行密據合淝，遣雅平鄉盜秦定、過修已等，遷八營主將。光啟初，破桐城吴迴，擊李本於柳子山，乘勝攻舒州下之，以雅為舒州刺史。為蔡盜、許勍潜兵夜至，雅奔歸。文德初，從行密破趙鍠，授池州刺史。大順中，破孫儒軍於人頭山，儒平，授常州刺史，遷池州團練使。田頵攻歙州，時給事中裴樞守新

安，將歸，款於行密，以宣州副使魯郃往代之。是時諸將授郡，鮮不以虐斂為事，惟雅寬厚，人多便之，樞因遣問政山人聶師道，往説顓曰："苟得池陽陶牧為守州，人孰不承命。"顓驛報行密，因令雅治新安，入見樞，盡州郡禮，樞奇之。及樞至京師，奏雅為歙州刺史。天復三年，田頵以宣州叛，雅以州兵助臺濛伐之。頵出戰，橋陷墮馬，為帳下小卒許渥、王綏所殺。宣州平，兼西南面招討使。先是順義軍使汪武聚盜據婺源，行密以為滁州刺史。婺源，歙屬邑。武恃險，未嘗謁雅，及頵叛，武多行剽劫。至是雅移檄，聲言討洪饒，由婺源往。武引弟姪十餘人就路迎謁，雅顧左右擒殺之，緩轡入其營中，無敢動者。天祐初，陳詢以睦州歸款，吴越遣萬衆攻詢，雅率兵救之。軍士夜驚，多踰營遁去。將吏白雅，欠伸不應，乃下令曰："明旦有軍士不在營者，俱斬。"遞相傳告，未頃而定。明年破婺州，虜越州刺史沈夏，以功遷衢睦團練使、江南都招討。會宣州王茂章叛奔越，雅虜茂章，伏兵斷其歸路，乃令大將軍金師會領睦州事，遂班師新安。而越兵大至，衢、睦、婺三州復没。八年，移鎮武昌，雅利黟川殷阜，上書請之，遂遥領武昌軍節度，加同平章事，知歙州團練觀察等事。十年八月，卒於任，年五十七。雅性沉静，好讀書，手不釋卷。雖臨陣敵，常褒衣博帶。自幼年戲弄，未嘗有錐刀傷手，及為大將，每矢石交飛，終莫能中。接賓佐有禮，事父兄以孝敬，非公宴不舉音樂，疏財重士，人以此歸之。典黟川二十餘年，民感其化，生男女或以陶為字焉。

李神福

神福，洛州人。幼執親喪，哀毁過瘠，鄉里異之。及長，沈厚勇敢。唐末，四境交募勁兵，因逮上黨軍籍。時高駢兼諸道行營都統，神福從州將王重屯淮海，因投於行密。中和中，同安賊陳儒攻，刺史高潾遣使來告，行密未能救，謀於神福，對曰："此羣盜烏合易與耳，公但聲言赴援，可不勞尺刀，為公解之。"乃請本軍旌旗，間道以入。既夕，引州兵出外，各持旌旗入，列大陣之狀，儒果夜遁。行密大奇之。光啟二年，壽州張翺叛寇淝上，神福率兵與戰，敗之於楮城。秦畢之亂，高駢召行密，因遣神福諭曲谿劉金、盱眙賈令威各以義兵來附，破秦畢軍，神福功居多。會選卒為黄頭軍，遷神福為左右黄頭都尉。龍紀中，涇縣王賞、太平嵇常滿俱聚盜剽鄉里，神福引兵破之，但誅其首惡，餘皆不問。大順二年，孫儒前鋒兵屯溧水，行密遣神福將兵禦之。神福謂諸將曰："兵倍不戰，況儒衆十倍於我！當且避其鋭以驕之。"乃退舍，而儒衆果怠。神福乃選鋭卒躋險夜襲之，果大潰。又擊儒要山寨破之，擒其將李宏，以功改左游奕將。銅官鎮遏使田頵為孫儒所敗，行密欲退守銅官，神福諫曰："儒掃境而來，利在速戰，宜堅壁清野，以老其師。神福願以本軍據險結柵，時出輕騎抄其糧運，彼前不得戰，退無儲糧，此送死之道。"行密曰："善。"因以神福為宣、池兩路都游奕使。是夏，儒食盡果敗。以功奏授左千牛衛將軍。景福二年，廬州刺史蔡儔叛，遣何瓌來寇，神福迎擊於青斗山，大破之。遂傳城下，賊平。遷左衙都校。

未幾，授舒州刺史。天福元年，與昌師造攻臨安，錢鏐使顧全武來援。神福退師，令羸老行，又令師造設伏青山路，自將一軍殿後。夜未半，全武果盡銳來追，神福偽北走，伏軍發，前返夾攻，越軍大敗，擒全武。復攻臨安，久不克。先是神福遣使護鏐先塋，禁其樵採，及獲全武，又遣通家問，越人皆感之，因納其犒賂而返。二年，改昇州刺史，行密以女妻其子。承鼎三年，攻杜洪於鄂州，大敗洪軍。時城中積荻山上，神福謂將軍曰："今夜焚此。"諸將皆不測。是夕，遣人乘舟載火炬，至灄口分焚樹，偽為梁軍來援之狀，城中焚荻應之。諸將伏其智。梁祖遣將韓勍率步騎萬餘，屯灄口，又令荊南以舟師赴援，成汭盡衆浮江而下。神福登岸望之曰："舟人雖盛，然首尾懸絶，宜急擊之。"乃迎戰大別山，汭果敗，溺水死，勍亦引衆遁去。自是洪勢益孤。會宣州田頵叛襲昇州，劫神福與帳下妻子，俱歸宛陵厚養之，以誘神福。行密急書召，神福覽書即袖之，揚言曰："鄂州尚未下，又令急取荊南。"因號令諸軍逮閽順流而下。頵遣將王壇、汪建以舟師援洪，又別遣人遺神福書，約分地而治。神福斬其使，擊壇、建破之。復戰於皖口，又敗其衆，浮尸棄舟蔽江而下，壇、建以輕舟遁去。四年，以兵屯田梁，加西面行營招討使、光州團練使。疾甚，求醫於江都，卒年五十。

臺　濛

濛，字頂雲，廬州合淝人。少為金牛鎮將，行密據合淝，始來歸。從征秦畢、趙鍠，俱破敵有功。大順中，馬敬

言為孫儒改於廣德。初儒與李從立乘勝至東谿，時城守未固，軍士大恐。濛以一旅巡谿西，會天晦，詐令士卒傳諭，往返者數四，謂大衆屯集，中夜皆遁去。及儒栅陵陽，濛於魯江五堰作輕舟饋糧，終儒之世，軍無饑色。從行密歸廣陵，以功遷楚州刺史。乾寧三年，破蘇州，以濛守之。越人水陸大至，濛擊敗之。錢鏐親率舟師至，會糧盡，濛拔衆遁歸。光化二年，行密初得朐山，以濛為海州刺史，在任貪殘，為郡民所訴，又為田頵所譖，降為漣水制置使。天復三年，田頵叛於宣州，行密歷數諸將無敵頵者，乃謂濛曰："非公莫可。"濛曰："頵不守富貴，自取滅亡。濛今仗大王威武，以順翦逆，往必擒頵，願王無慮。"行密大悦。濛初入其境，即翻陣以往，軍士俱笑其怯。濛曰："頵宿將多謀，當自過防。"翌日，果遇陣於廣德，濛欲奪其鋭，先以行密書遺頵將校，皆下馬拜受。因其擾亂，濛麾衆擊之，頵兵大敗，乘勝遂圍宣城。冬十月，頵出州外求戰，登橋馬墜，為外軍所殺。宣州平，行密承制加濛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元年，卒於治所，年五十。

張　訓

訓，字克明，滁州清流人。身長八尺餘，腰帶十圍。中和三年，歸行密於合淝。行密訪以方畧，悦之，令從石令言攻同川，克其城。從田頵擊張翱於褚城。因入擊趙鍠昌山兵破之，克宣州，訓功居多，遷左右黄頭指揮使。以所部戍廣德，拒孫儒於黄池。從李神福襲歷陽，下滁州。孫儒焚廣陵，悉鋭攻宣州。行密命訓潛軍入廣陵，滅其餘燎，獲

軍儲數十萬以賑饑民。行密令馬爽守廣陵，爽叛，為諸將所殺，城中大囂。訓整師以出，衆乃定。孫儒之起也，毗陵守將劉建鋒從儒俱西，土豪陳可兒據毗陵。訓率兵奄至城下，可兒倉卒出迎，訓於馬上手刃殺之，奪其兵入城中。又率兵絶儒糧道於安吉馬頭。儒敗，訓論功為最。景福元年，從行密歸江都，路經毗陵，行密顧左右曰："毗陵大城也，訓以一劍下之，不亦壯哉！"即授溫州刺史。乾寧二年，屯兵漣水，以備梁師。劉知俊聚糧石碭，戍守皆潰，盡焚其儲積。訓歸路出東海，為知俊所邀，訓擊大破之。青口之役，吴師悉起，訓帥所部迎行密，行密喜以兵千人令為前鋒。會朱瑾假梁人兵鋒，先入其壘，訓登岸疾戰，踰柵而入，遂破龐從軍，以功授淮海游奕使。天福三年，王茂章平密州，以訓為刺史。會梁祖以大軍至，訓謂諸將曰："城孤師少，何以待之？"皆欲焚城掠聚而去。訓曰："不可。如此，則我師難歸。"遂封府藏下懸門，立虚幟於城上，遣老弱居前，訓自以鋭兵殿其後。梁軍前鋒至，見城上旗多，未敢逼，數日方入城。又見府庫城邑，晏然如故，亦不追之。天祐七年，遷黄州刺史，卒於治所。訓質直，勇而多力，曾渡毗陵西橋，馬畏不渡，乃持尾鬣，舉之以濟。然不恃其勇，故多功保全焉。

李　遇

遇，合淝人。始事行密帳下。光啟中，禦梁軍於慎縣，遇單騎按槊，率先破敵。以伍長遷馬軍副指揮使。從平秦畢、趙鍠、孫儒皆有功，遷淮南馬步諸軍都尉，累遷常州刺

史。天復三年，安仁義以潤州叛，夜襲毗陵。仁義善射，諸軍多畏避。遇背城逆戰，仁義喪師，自是不敢東顧。天祐中，宣州王茂章奔越，乃以遇為淮南行軍司馬、宣州團練使。徐温專政，遇不能下之，常言曰："徐温何人，吾所未識。"温怒，命柴再用將兵送王壇代遇，不受命，再用攻其城，逾月不克。時新王遣典客何蕘説遇，曰："公本圖反，請斬蕘以狥，本無反心，可隨納款。"遇聞王命，遂開門委命，温族之。孫仁義方嬰，為人匿之而免。李昇秉政，以仁義為縣令。

劉　金

金，淮陰洪澤人。光啟中，江淮兵亂，從鄉酋李章保曲谿。章死，金代有其衆。行密營廣陵，金盡以其衆來附。破秦彦，金有力焉。文德初，從攻趙鍠於陵陽。明年，金度鍠必遁，思以計擒之。因偽與鍠通好，約為外應，鍠大以金帛為遺，復夜迎金入卧内，許妻以女。金歸營，慮鍠兵盛，出不能制，乃遣人臨城大譟云："劉郎不能與爾為女婿也！"鍠聞之沮喪，果宵遁。大順中，孫儒寇宛陵，行密遣金拒之，屢破儒軍，以功授滁州刺史。行密破鍾離，移濠州刺史，未幾遷團練使。天祐二年卒。子仁規嗣，仁規娶行密女。渥襲位，遷過□兩城使，乾貞初，授清淮軍節度使。

秦　裴

裴，慎縣人。少驍勇，頗好獵，以鷹隼為事。嘗云："天上黄鷹，地下黄金，餘不足貴也。"行密起合淝，因隸帳下。

大順元年，奏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密據廣陵，以裴知楊子縣，有虎入縣郛，裴親殺以獻。行密召褒賞之，裴曰："此衆共殺，非能獨制也。"行密歎曰："勇而能謙，必享富貴。"歷高郵、無錫令，俱有能名。乾寧五年，率兵破越崑山鎮，以千兵守之。錢鏐遣顧全武引萬衆來復，裴援絶，全武以檄説裴，裴封函納款。全武頗自負，召諸將聚觀，全武曾為僧，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慚。裴戰無虚日，士卒多病傷死，未幾糧盡告降。錢鏐預設千人食以待之，及出，士卒不滿百。鏐讓之曰："軍孤衆寡，何苦相拒？"裴曰："但事君盡節，死而後已。今食盡歸命，非本志也。"鏐大賞之，因熟視裴曰："君有藩侯相，他日必歸君，餘勿為念。"裴在越三年，寂無歸耗。忽一日，裴遣人告行密，遣李神福攻越臨安。鏐遣顧全武、方宇救之，為神福所擒。明年，行密送全武及宇易裴以歸。天復三年，從李神福攻鄂州、荆南，成汭乘大艦來援，裴率兵溯流逆戰，汭敗溺水死。又攻田頵衆於吉陽磯，以功授諸軍都尉。從劉存攻夏口破之，加昇州刺史。天祐三年，洪州鍾傳率州人立其子匡時，江州刺史延規傳之養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納款。因授裴西南面行營招討，使攻匡時。至蓼州，時軍欲限水為柵，裴不聽，匡時果遣將劉楚據之，諸將相顧失色，俱咎裴。裴曰："城中驍鋭惟楚耳，若令總衆拒守此城，何由卒破？吾固留此要害，以謀致之。"既而分軍晨出，盡鋭破柵，既擒楚，方傳於城下，未幾城陷，擒匡時以獻，諸將皆服其智。號令嚴肅，兵士無敢殺戮。洪之士卒俱來就營，求其戚屬，為出府帑贖還之，洪人感悦。授洪州制置使。張顥用事，慮裴為變，

急召歸。及湖口，遇鄂帥劉存與潭軍戰没，復授裴鄂岳觀察使。會重午，裴宴諸將，而潭人入寇，裴遣弟師鐸、師虬乘戰艦先往。裴食訖，登黄鶴樓以望，乃以平頭舫顧小校曰："但乘以卷旗，奪潭人船以戰。"及與師鐸軍合，乃建大將旗，潭人睥睨，裴因擊敗之。六年，入覲，因求歸故里，以民禮謁縣宰，見里中故老必拜，坐以少長為齒。九年，加武昌軍節度使，遇疾求歸，至湓中卒，年五十九。裴在治七年，積軍儲二十萬，開青山大冶，公家仰足。

馬　珣

珣，廬江人。少驍勇，有機略。初以貨財商於江都，會秦畢圍城乃歸。鎮鄂軍畢師鐸於城南，立高樓以望城中，吕用之患焉，募壯士摧其樓。珣應募，夜半獨仗劍入賊營倒之，用之厚賞，遷十餘級。行密入城，聞其名，録為偏將。與朱延壽相友善。乾寧初，授珣舒州刺史，移守漣水。三年，梁將朱友恭圍瞿章於黄州，命珣率兵援之。黄州陷，戰不利，與張訓、吕師造、咸知進、石率等收散兵三百人，自黄州間道，緣分寧絶山谷而東。道經撫州，危全諷聞其來，布四壘於路，壘皆萬餘人。珣語諸將曰："彼謂我可坐縛也！今與諸將擊其中堅，逐其軍帥，取其資而食其穀，可以歸矣。"會夜，擊全諷之壘，大破之，全諷僅免。乃飲宴於賊營，擇其利兵而用之。明日，廣張旗幟，揚麾伐鼓，從山直下，衝其連營，鋒若雷電，賊皆潰走。珣凱唱而歸，謁行密，言其戰狀。行密罵之曰："懦豎子何不遂據其城！"珣拜謝不敏。珣滑稽，好妓樂歌舞，雖出師登騎，俳諧不輟。既而

卧疾，謂所親曰："若患愈，當乞師數千，可以蕩平西南夷獠。"俄而卒。衆惜其智勇，部下將校見其二子，無不感慨申敬。朱延壽録其孤而字之。延壽敗，行密收其二子，給與第宅。

劉　存

存，陳州人。善拳勇。從行密起合淝，破秦畢、趙鍠皆有功。孫儒入寇，身先苦戰，為賊斷足三指，而戰不輟。翌日，行密出城與儒戰，存請先登。行密諭以指痛不許，因求皮履裹足而往。是日平儒，以功遷壽州馬軍都尉。乾寧中，預破葛從周於滹河，遷舒州刺史，改團練使。天復中，副李神福攻杜洪於江夏。會田頵叛，遣將汪建、王壇率舟師溯流而上，存與神福下瀝池磯逆戰，為流矢中目，存戰自若。建敗，存殺獲居多。四年，復攻江夏，時神福病歸，存代為招討使，引十數騎巡城，憩於高崗，張樂命飲。酒酣，鄂兵大至，存以旆向江三招而止，鄂人望之仡然，有頃自退。軍中服其膽畧。存急焚鄂城樓，梁援兵將突圍而出，諸將欲急擊之。存曰："擊之賊必復入，復入則城愈固矣，不若聽其遁去。"諸將皆曰："善。"是日城陷，擒杜洪父子，斬於廣陵市。以功授淮南行軍司馬、鄂岳都團練使。天祐三年，率舟師攻潭州，大雨不止，軍回至瀏陽，為潭人所敗，執存以歸。馬殷親解其縛，欲授以官，存大詬曰："汝昔歲宣城潰散，偶漏我鋒刃，今反欲臣我耶？"殷知不可留，乃斬之。唐保大中，邊鎬平湖南，遣使就墳致祭，贈宣武軍節度使、武衛上將軍。

李 簡

簡，上蔡人。有膽勇，資質瓌偉。始隸陳蔡軍中，趙鍠選武幹之士，因任為帳下親信。龍紀初，鍠為行密所圍，糧盡將逸，簡紿守門者得出，因奔行密，補黑雲隊長。大順二年，孫儒寇廣德，行密將逆戰。會夜屯於行密柵，及旦，儒軍圍之數重，率百餘人挺身突戰，自外破柵，援行密以出。遷黑雲都指揮使。乾寧二年，從攻濠州。濠水深闊，簡手搴重甲，口御大刀，先渡。踰壘，破其關鍵，擒刺史張遂以獻。從攻壽州，加淮南右廂馬步軍都虞候。先是江都多盜，令雖嚴，莫能禁止。及是為簡獲者，必詢其部分姓名所盜之物，盡黥於面，於是寇竊皆息。三年，從田頵破蘇州，虜刺史成。及從行密破龐從於青口，敗梁軍於滹水河，副王茂章援青社，從臺濛圍田頵於宣州，皆有功。簡本姓陳，既貴，欲復其氏。行密謂之曰："天下皆知有李簡，何知有陳簡也？"以是不易。渥襲位，王茂章將以宛陵叛，命簡率衆攻之。茂章聞簡至，率衆奔越。改楚州團練使。杭人屢寇無錫，以簡為常州刺史，改鄂岳觀察使。天祐十二年，授武昌軍節度使。武義初，加鎮西大將軍，襲復州破之，俘知州鮑唐以獻。乾貞二年，加西南面招討使，入覲，卒於采石江，年六十九。簡鎮上游之地十餘年，重關洞啟，敵人不敢侵軼。然忍而好殺，又非法重斂，鄂民之高貲者，無不破產。時論以此鄙之。

柴再用

再用，蔡州汝南人。性至孝。七歲遇龐勛亂，舉族避地，祖訓鼓不能去，唯再用獨留侍，賊見而去之。以是大為鄉里所異。及長，沈毅有斷，面黑如鐵，人號為柴黑子。會秦宗權召募驍勇，再用以騎射應選。時軍令亡馬者斬。一日戰回，藉韁而卧寢，既寤而馬逸。再用追之，遇賊於林中，環樹而射，一發人樹俱貫，賊畏走，遂奪馬而歸。光啟中，從孫儒攻廣陵。再用本名存，嘗與軍中小校結為死友，會有告小校謀反者，儒斬之，執再用至。儒問何故反，再用不對。既伏質，又問之，始對曰："某與彼相結為死友，則某反矣，公既誅之，復何問焉。"儒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令改名再用。儒敗，歸行密，授先鋒馬軍指揮使。乾寧中，朱延壽辟為衙將，因遷壽州團練都押衙，敗梁兵於壽春，遷團練副使。從延壽平劉存於弋陽，授知光州軍州事。一日大震電，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户坐不動。俄見青襦袴者四人，舁再用所坐牀出庭中，復大震，屋楣折，有龍出焉。梁兵寇光山，再用擊走之，以功遷光州刺史。天祐二年，梁祖平趙匡凝於襄漢，乘勝略淮上，遣使謂再用曰："苟以城降，遷爾蔡州本郡為賞。"再用乘闉而拜曰："此州城小衆寡，王若先下壽州回，當自送款。"梁祖信之，攻壽州不拔而返，再用襲之，斬首二十餘級，以功加檢校太保。渥襲位，遷楚州刺史，俄授淮南左廂步軍都指揮使。越人寇東洲，遣再用率兵禦之，賜長矟五十。戰敗，艦破水滿，再用為長矟所泛，得不溺。家人聞敗，飯千僧為禱，

再用戰歸取其飯，召麾下以犒之，曰："此輩濟我，佛何力之有？"十一年，袁州劉崇景叛，引潭將許真為援，令再用攻之。近城有萬勝岡，再用欲奪之，每旦出師岡下，不與戰，袁人頗怠。一日，列大陣岡南，崇景望之氣奪，因出戰。再用躍馬徑入陣中，斬首數十，袁人大敗，崇景棄城而遁。武義元年，破越軍於無錫，遷鎮西將軍，領天平軍節度使。未幾，移鎮武昌，改德勝軍節度使，加中書令。卒年七十二。再用寬厚淹雅，有儒者之風。好讀左氏《春秋》。未嘗省視厨厩。寮屬白事，有不如意，但對之假寢。諸子娶聘，必擇平昔舊族。史官王振請述戰功以補方册，再用曰："鷹犬之效，出自偶然，何足紀也？"累歷藩鎮，敦尚儉素，車馬導從不過十人，亦一時之良將也。

陳　璋

璋，潁川人。少橫恣不羈，歷事諸帥俱無成，乃歸行密。未幾，復委質於錢鏐。景福初，授杭州武勇都指揮使，改鎮海軍踏白使。乾寧中，領寶州刺史，從平董昌，詔賜佐忠去偽功臣。天復二年，鏐將許再用叛據外城，召田頵為援，頵將樹柵於杭州咽喉之地。鏐乘闉觀之，大懼，出金彩十舉，募諸將有能奪其地者與之，仍以（頵）〔郡〕為賞。璋應募，選饒健三百，假護軍白馬以出，免胄馳擊，往返者數四，竟奪之。鏐大喜，飲之巨觥，即授璋衢州刺史。與軍校葉讓不協，因斬之。與睦州陳詢連衡，復歸款於行密。鏐以兵圍其州，踰月不能出，行密遣周本援之，拔璋盡室以歸。天祐二年，行密遣陶雅平婺睦，復授璋衢婺州諸軍事，

充都招討副使。會王茂章叛，雅棄其地，改璋池州團練使，署淮南節度副使。越將張仁保陷東洲，授璋水陸行營都招討使，擊仁保於海曲，奪戰船三百艘，盡復東州舊地。復乘輕舟入松江九谿，偵還，越師大集，圍之數重，璋獨射舵工心目，皆應弦而倒。因奮銳衝擊，長圍遂解。軍回泊洞庭，見橘林，意欲除之，謂士卒曰："若食膾，用此木研酸酪，不假他物，自有香辛味。"諸軍皆爭取，樹立盡。九年，以舟師破岳州，擒刺史苑玫。荆人潭人會於江口，邀璋歸路。璋乃方舟並貫，夜過其所，敵人後出，已無及矣。璋每入敵境，或晚泊，戒士卒整舟檝，待令下當行，此必宿軍之所也。若移帳下岸，修堋習射，及夜多前去。越兵寇上饒，璋引兵侵蘇湖，上饒之兵乃解。乾貞元年，加鎮北大將軍，領平盧軍節度使。溥遣王彦章、苗潾舉兵西伐，璋謂嚴可求曰："朝廷攻湖湘，何不用璋與周本？彦章與潾可當其偏裨耳。"其後彦章果敗。三年，加使相。大和二年，改鎮東將軍，充寧國軍節度使。遇疾歸江都求醫，至江陽縣卒，年六十五。

侯　瓚

瓚，字信美，城濮人。黄巢聚兵於曹濮，瓚從之，時年十六。巢陷京師，瓚逃歸鄆州。時僖宗幸蜀，徵十道兵討巢，朱瑄以鄆兵應命，瓚為偏將預行。尋復與諸道兵伐秦宗權，皆以勇果聞。頃之，隨瑄弟瑾襲兗州，瓚與瑾逆殺齊克讓，破宿州，瑾據有兗州，瓚為爪牙。梁祖攻兗州，力戰以却梁兵。梁祖圍時溥於徐州，兗、鄆兵救之不利，溥死。

梁兵遂攻兗、鄆，戰於城下者數年，長圍三合而三却之。時瓚常在瑾之左右，大小數百戰，隨瑾搏擊馳突，出入敵中，殺傷不可勝計。乾寧四年，隨瑾與太原將史儼掠徐、泗，瑾將康懷貞以兗州叛，瑾無所歸，與瓚等率兵數千走海州，遂來歸行密，授瓚衙將。是歲，梁祖大舉兵伐吴，龐從古、聶金率衆入自青口，葛從周以精甲圍壽陽，江淮大恐。行密以兵萬二千，會戰於青口。時兵起倉卒，加以陰寒，戰士皆攘食飲雪而行，甫及梁營，則竪戈植足，鬬志未决。瑾與瓚率五十餘騎，潛濟淮入自壘北，舞槊而馳，鼓聲雷沸。梁兵皆殞眩不能舉，遂斬龐從大將，繼之死者大半。鳴鼓西行，破葛從周於壽陽，沉其卒萬餘人於渒河，梁人大震。瓚功為多，授左右隨從騎軍副使。隨王茂章救王師範於青州，破梁兵五萬餘，殺友寧，瓚復有功。從周本攻蘇州，戰於黄天蕩。從徐温却王景仁於壽陽，逐劉崇於兗州。朱瑾救徐州之圍，以攻潁州，瓚皆預戰。累授滁州刺史。大和三年卒，年七十。

朱　景

景，壽陽霍邱人。少豪猾驍壯，有胆略，為邑中所服。行密得淮南，以霍邱地界南北，盜賊交會，難可防限，聞景之勇為遠近所畏，故以委之，且伺北鄙之奔突。景招合無賴年少，得絶技者百餘人，撫馭之，晝與捕獵，暮分巡警，月餘，而材技彊力無有及景者，以是服從如一。沿淮羣盜莫敢犯之。梁祖聞其名，命寇彦卿率勁騎三千襲霍邱，圖取景，且諭梁祖之意令降。景率其徒戰於邱墟林澤中，射

死者無數。彦卿兵折力殫而去。康懷貞之至，復為景所困。王茂章來寇，度淮水可涉處，立表識之。景易置於深潭水中，立表浮木之上。茂章軍敗，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積其尸為京觀。後破李進金、何軿涉騎數千。尋拜滁州刺史，移光州刺史。卒於任。

張　崇

崇，廬州慎縣人。少以驍勇隸軍籍。光啟中，始補戎職，從行密破趙鍠有功。乾寧二年，行密攻蘇州，崇為越人所獲，行密欲嫁其妻。妻曰："崇忠孝，必不負公，請待之。"未幾，崇果返。以為諸將都尉，遷蘇州防遏使。越人攻蘇州，崇從臺濛敗越兵於小白。天復中，安仁義叛，崇與茂章率兵攻之，擒仁義，以功授常州刺史，累遷廬州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天祐十一年，加檢校太傅。光州軍校王言叛，崇討平之，授平南軍節度使。武義元年，累加安西大將軍。梁祖遣將合湖南兵攻荊州，以崇為應援招討使，引軍攻安州，降其騎兵二百而還，遷德勝軍節度使，加中書令。大和中，封清河郡王，卒於治所，年七十二。崇殘酷暴斂，淝人畏之。嘗入覲，議者咸言不返，鄽市少年皆捋頤相慶。崇歸聞之，因斂捋頤錢數萬貫。尤好使酒殺人。重掌奏刁鎔，每謂左右曰："吾醉，慎勿令鎔出。"一日醉甚，三召鎔至，竟殺之。詰旦召鎔，左右曰："已殺矣。"崇大悔，取其首視之，揖曰："罪過員外。"其輕人命如此。頗信鬼神，家人求以厭息崇者。先是后土廟塑韋安道配座，乃遣巫女詐云："天上謫后土與公為偶。"崇往視之。巫女潛爇異香，以為

后上至矣。崇乃命樂，對像酣飲。一夕，家人竊其兵器，盡寘廟中，巫女報曰："列仙不喜殺戰，故遣六丁取至，公不得更用此傷害。"崇因是大為改悔。歷滁鎮二十年，掠下以奉上，每歲一入覲，輸貢絡繹，國中執事無不受賂，故任其肆虐凌下，保全禄位，終身恣横耳。

王　綰

綰，廬江人。勇敢有謀。光啟中，始從行密，破趙鍠，下蘇濠，累有戰功，署行營諸軍都尉，兼漣水防遏使。光化三年，青州戍將陳漢賓殺海州刺史牛從義，歸款於行密。行密命綰與張訓，率勇士二千，乘勢來附襲之。漢賓設備不暇，果出迎謁，遂入府中，諭以利害，漢賓乃解甲聽命。以功授檢校左僕射。是歲，青州王師範告沂、密内叛，授綰海州刺史，兼沂、密、兗、鄆諸州副使，與臺濛攻密州下之。將擊沂州，覘者曰："城中偃旗卧鼓，寂若無人。"綰曰："此必有備，而援兵近矣。"諸將曰："密城既下，沂易與耳。"綰不能禁，但於茂林設伏以待。果攻沂不克，援兵具至，師既退，為沂兵持其後。綰伏兵擊之，沂人大北。未幾，代臺濛為海州刺史。天復三年，改漣州制置使。天祐中，復刺海州，就加平盧軍節度使。明年，改定南大將軍，知處州防禦使。谿洞民多為盗，至皆平之。順義元年，授百勝軍節度使，召歸。乾貞初卒，年七十二。

王　稔

稔，廬州人。少驍勇。始以騎射隸行密帳下，累從征

討有功。乾寧中，梁祖遣將葛從周討揚州，稔與柴再用率兵禦之。稔以六騎登高山，覘梁軍，為梁軍所圍。候者望見之，請以救兵往。再用曰："王稔辦事，不須憂也。"稔與其徒解鞍而卧，梁兵不敢上。會暮，圍兵漸合，稔乃走，依林木轉戰而行，因是解去。時亡馬令峻，遂重襲梁兵，奪馬而還，軍中壯之。袁州劉崇景叛，湖南將許貞率衆來援。貞單騎求鬬，稔獨援長槊逐走之。袁州平，以功授滁州刺史。又從徐温破寇於山南，遷壽州團練使。未幾，授清淮軍節度使。稔好儒學，性寬厚，褒衣博帶，有同儒者。先是壽春人多尚武，復警夜至嚴，稔至唯閲經籍，下帷肄業，通宵無禁。不數載，鼓篋待問者四境鱗萃，每講肄開，必饋以束修旨酒。鄉里薦舉，歲常百餘人。稔多力，每選二勁弓，弦加兩耳，分手前引，雙滿者數四。乾貞三年，歸授左右雄武統軍。卒年六十六。

李　厚

厚，蔡州人。乾寧初，歸行密，為黑雲隊長。破濠、壽有功，加檢校兵部尚書，改隸朱延壽。將戰，會立新軍，每旗以五伍為制，遣厚以十旗擊其西偏，不克而返。延壽將斬之，厚曰："彼衆我寡，願更益師以往，苟不勝敵，死未晚也。"乃增以五旗。厚力戰，梁人亂，延壽乘之，遂大敗。行密聞之，召歸，授黑雲都指揮使。天復中，從臺濛破宣州。天祐三年，以兵援宜春，深掠越境，師還，以功遷黄州刺史。溥襲位，授泰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於金陵，年六十。

陳　知　新

知新，廬江人。從行密起兵攻畢師鐸、孫儒，皆有功。屢以親軍攻定南北諸郡，多立奇績。累授先鋒指揮使。天祐元年，率兵攻邑陵，破其水柵，逐楚將許貞，盡收其地，拜岳州刺史。三年，加團練使。是歲，從劉存大舉師伐湖南，會天大雨，旋至瀏陽江，為楚兵所襲，存與知新戰敗，俱被擒。楚王馬殷親釋其縛，且慰勉之，冀為己用。知新叱罵曰："吾豈能負楊公而反事汝耶！"殷知不可留，乃殺之。家悉陷敵。

朱　虔　祐

虔祐，潁川人。少多力，善戰。初為義興令，行密惜其材，召居帳下。常率衆居前，從王茂章援青州，去為前鋒，歸則殿後。我軍背險，虔祐以五百人當之。追兵大至，茂章亦留，解鞍而寢，虔祐促茂章亟去，自與梁人戰，殺傷無數。日暮兵盡被擒，士卒無求生者，以故我軍行遠，追兵不能及。梁人執虔祐見太祖，太祖壯其事，欲釋之。虔祐請死不得，瞋目大罵，被害。行密厚恤其家。後數年嫁其妻，詰旦行矣。其妻沐浴，禱之曰："王愍我窮，獨恐終不能自存，嫁我於某氏。嗟乎！今日猶君之妻，明日他適矣。君忠烈若是，殁豈無神，遂棄我耶？"是夜無疾而卒。夫忠婦義如此。

九國志卷二

吴

劉　信

信，字興遠。兗州中都人，少豪勇，善騎射。始陷蔡盜許劭軍中，劭敗，自滁州奔於行密。及破秦畢，頗著戰功。大順中，行密與孫儒對壘，一日召信受事，信醉不能起。行密罵之，信出投賊。左右請追信，行密曰："信醉耳，豈負吾者耶？"明日，信果返。孫儒平，以功轉騎軍副指揮使。從破濛泗，遷滁州刺史，改左右隨從馬軍都尉。王師範據青州，密人叛師範，求濟師，行密遣臺濛率兵破之。信先登破敵，冒重創。及青人犒師，先求白甲軍，增其賞，蓋信所部兵皆鐵鎧也。天祐六年，袁吉信撫州結潭人，將復豫章，改信鎮南軍節度副使，率兵敗潭將苑玫於上高，遷袁州刺史。危全諷新破，其將黎汾王藻聚殘黨為盜南城間，信盡破之，一郡遂寧。十一年，授鎮南軍兩使留後。劉崇景以袁州叛，信擊走之，授鎮南軍節度使。信為治苛猛，民流言

將反。會王祺率舟師南上，信意其圖己，乃乘小舟，解其冠，詣祺請罪。祺大驚，謂曰："奉命討譚全播於南康，請公駐吉州，以警潭人，非他也。"時虔城險，攻之久不克，祺以疫死，遂改信為招討使。全播懼，因納款，信受其質而還。徐温方執政，聞之大怒，杖其使者。信子彦英時為親軍校，温令將三千人往援之，温戒之曰："汝父據上游之地，擁數萬之衆，取一小郡不克而還，是反也。今授汝此兵，可往助父反。"信聞之，大懼，即返旆疾趨，克其城而還。先是有譖於温，言其逗撓，故縱全播。至是信自獻捷於江都，温大喜，復遣還鎮。十六年，吴王開國，加信征南大將軍。後唐莊宗即位，遣諫議大夫薛昭文册閩王，假道豫章。信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有河南，未熟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吴有劉信，異代其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巵酒以屬昭文曰："射中此，願公飲。"一箭而穿之，觀者無不稱快。信親吏吉凶輩聚歛財貨，置櫝廳事，日納銀滿其中。莊宗伐蜀，温恐信為變，急召歸江都，為左統軍。温卒，又傾心事知誥，復歸鎮。明年卒於治所，年七十。信將上章請立廟於洪州，許之。

馮宏鐸

宏鐸，漣水人。少與張雄友善。雄以事為吏所抑，因與其徒亡入海為盗，宏鐸隨之，聚衆千人，自號天成軍，遂據上元。雄卒，宏鐸繼其位。詔〔聚〕水軍於金陵，樓艦之盛，聞於天下。大順元年，詔復以上元為昇州，命宏鐸刺史，遂增版築，大其城為戰守之備。行密定淮浙，因請歸

附。時田頵在宣州，常欲窺伺，宏鐸介居二大國之間。又郡中數有妖怪，居人相驚恐，負抱嬰孩奔走，諭之不可止。宏鐸心不自安，遂悉衆南上。其日淮口大風，發屋拔樹，大石巨木皆飄于空。聲言將討豫章，實欲襲頵。頵自帥舟師，與戰于昌山，宏鐸敗，沿流將入海。行密自出東塘邀之，先使人謂宏鐸曰："用兵者，勝負豈有常哉！今衆力未損，公何憂一郡而欲自屏于海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君之衆，使無失所。若欲淮南節度，吾亦當讓君。捨此而去，無他〔謂〕也。"宏鐸左右聞之，皆哭。于是聽命。行密乃升宏鐸舟，執手慰勉，一軍皆歡呼。遂以宏鐸歸，署揚州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將吏皆分部安堵。嘗與行密同祀漢高廟，有二鳥鬬于樹，行密命射之。宏鐸引弓伺便，一發而二鳥俱墜。天祐四年卒。

公　鐸

鐸，字聲遠。唐相眘之嫡孫。生于上蔡。遇亂，為秦宗權愛將。宗權暴虐不軌，鐸諫之不聽，反見疑。懼禍及，乃挈家夜與屬卒千人出奔。宗權嚴兵追之，鐸且戰且走。數日乃渡淮，遇故人馮敬章，導之襲蘄春，破其城，推敬章為帥，鐸為牙將，塹城厲兵以自固。行密命朱延壽攻之，鐸方出獵，延壽潛軍掩至，圍其城。鐸走還，度不得入，以兵伏林中，選士二人衣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中，因得入城，約城中夜半開門，舉火為應，再以羊皮復命。鐸如期領兵趨城南門，門中火舉，乃力戰突圍得入。延壽知其狀，驚曰："吾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如是則城安可卒

平?"乃以鐸報。行密令召軍中與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與之和，仍令延壽與之約婚，小將柴再用應召而行。鐸乃請盟，延壽以妹妻其子匡浩，行密復授鐸左監門衛將軍。乾寧二年，加壽州左右軍。光化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天復三年，加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授黄州刺史。天祐三年，移光州刺史。七年，卒于治所。

危　全　諷

全諷，臨川南越人。世為農夫。初生赤而毛，醜狀駭人，父母欲勿舉，其姊保護之，僅而得全。及長，體質明秀，豪勇任氣。乾符末，所在寇亂，乃招合同縣少年，即其居為軍營，鄉里賴焉。時安南都護謝肇受詔安撫江嶺，聞而嘉之，補為討捕將，表加憲職。賊帥黄天感據龍安鄉，朱從立據石牛洞，皆竊稱名號，官軍屢敗。肇遣全諷討之，期年悉平。中和五年，黄巢餘黨柳彦章攻破臨川，逐郡守，大掠而去。全諷遂入之，詔即以全諷為撫州刺史。郡署及郛郭焚蕩略盡，乃悉心為理，招懷亡散，興緝圮壞，不數年完復如故。時南平王鍾傳亦乘亂據有豫章，朝廷因命為帥。諸郡亦多自立者，皆不能恭承節度，而全諷最强，尤驕傲不遜，遂為勍敵。久之，傳不能忍，自率兵討之，既薄其城，而城中夜失火，士民驚亂。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君子不逼人之危。"乃掃地而祭曰："全諷之罪，無害于民。"煙焰遽止，天之惠也。翌日，全諷聞之，遣使謝罪聽命，請以其女嫁傳之長子匡時。傳許之，乃盟而還。由是稍修支郡之禮，然豫章之人常畏之。傳卒，軍中以匡時為留後。全諷曰："聽

鍾郎三年為節度，吾當為之。”既而我師圍豫章，全諷不能救，及城陷，乃謀東兵。時宜州刺史王茂章叛入越，假道臨川以之梁〔溪〕，問全諷曰：“君欲大舉，願見君之將士，以卜濟否。”乃陳師于野，與茂章登城而觀之。茂章曰：“衆凡幾何？”曰：“十萬。”茂章曰：“淮南有三等將，如公此衆，可當下將爾，盍更益十萬乎！”全諷不聽，悉衆屯象牙潭，自稱江西留後。旁郡皆以兵資之，湖南馬殷又遣將高安以為之援，軍勢甚盛。豫章大恐，將軍周本攻象牙潭，大破之，擒全諷于陣。諸軍皆潰，楚撤高安之圍而遁，于是克定八郡之地。送全諷維揚親詰之，全諷不答。初行密之攻趙鍠，遣使通聘于臨川，全諷報禮甚至，糧運兵器皆取給焉。至是以舊恩釋之。先是潤州刺史安仁義築第於邗溝之西，因以賜全諷，資給甚厚。天祐六年，以壽終。諸子隨才叙録。全諷敬愛賓客，善撫士民。頗有巧思，多所興創，今城郭館署，皆其遺構也。

譚全播

全播，南康人。昭宗末，嶺表寇亂，全播與鄉人盧光稠相與聚兵，謀署首領，衆推全播，怒曰：“諸君舉事，必望成功，須藉良帥。盧公軀貌堂堂，真諸君帥也。”衆唯唯未定。全播拔劍三擊庭樹，曰：“不從令者，與此樹同。”乃立光稠，而全播為謀主。所向多捷，兵勢漸盛，遂破王潮之衆，入據虔州。推光稠為兵馬留後，全播分掌城中兵。天復三年，與潭人共伐番禺，下韶州，潭人不利，乃引還。光稠命其子延昌守韶州，其弟光睦戰敗奔還，潮人乘之，伏兵四

起，大破之，擒其首將鄭廉。遂從光牧圍潮州，番禺救之，乃引還。劉巖、劉隱以廣州之衆伐光稠，以報韶州之役，旌旆相繼數十里，圍城十餘里。光稠大懼，全播曰："吾諳劉公易與耳，無足憂也。"光稠喜曰："虔與韶昔與君所共定也，此日之事，非君不能辦之。"於是治戰場於城南，告戰期於劉巖。巖令諸軍曰："戰之日，勿殺虔兵，悉可生擒之。"全播選精甲萬餘，伏於隍塹邱嶇之間，與老弱五千鼓行而前。數戰乃退，巖縱兵長驅，伏發，巖等大敗，單騎遁免，斬首萬餘級。光稠議功，全播悉讓諸將而不受，自是光稠大歎賞之。俄有疾，將以符印授全播，不從。光稠死，延昌自韶州奔喪，全播立事之。延昌好游獵，荒傲無度。大將黎球俟其出獵，閉壁門而殺延昌於城外。球以全播不與己同謀，將害之。全播請老，閉關不出。後球方欲蒞事，見延昌持彈叱責之，球中丸而死。衙將李〔彦〕圖復知州事，全播懼禍，稱疾篤杜門。李〔彦〕圖疑之，與議親姻，多方以覘其動静。全播應覘為狀，終不可識。廣州聞全播之病，乃北侵，陷韶州。李〔彦〕圖卒，其子不肖，閉子城以自衛。州人無歸，相率詣全播第，請為帥，拒之不可，遂從之。遣使詣梁，俄授萬勝軍防禦使、五嶺虔韶二州節度、開通使、檢校太尉、開國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俄而徐温命劉信伐之，信以大衆填其城濠。全播令人潜為地道，運其土，濠深如故。信以為神，莫之測也，攻擊萬端不能尅，遣使説之，令款服。全播請從，温聞之，怒曰："信以十倍之衆，不能下一城，何以取威敵國？"命回兵攻尅之，擒全播以歸，授左威衛將軍，領虔州如故。卒於江都，年八十五。當盧

光稠之未舉南康，先有謠言曰："盧破黎頭出，李子始花開。潭深魚正聚，楊柳西邊栽。"既而光稠有南康，至于延昌而破，黎球繼，球死，李〔彦〕圖繼之，全播方盛。柳者，劉也；而楊氏命劉信攻取之。一郡之地，何冥數之豫定若是乎！

李　濤

濤，趙郡人。祖遠，唐杭州刺史；父逸，壽安令。濤涉書史，會唐末四方盜起，乃投筆從軍。光啟三年，秦彦因高駢，濤從行密舉義，列八寨維揚西。彦盡以步騎背城求戰，俄而彦軍已破一寨，諸將以兵勢相懸，宜堅壁勿出。濤怫然曰："今以順伐逆，豈論衆寡。設令欲退，將焉歸？濤願以所部為前鋒，請觀破賊！"行密壯之。遂出戰，果敗彦軍，自是無復敢出。濤以功遷騎軍都尉。渥襲位，授和州刺史。初行密既（率）〔卒〕，張顥陰有異志，以都統符印，送宣諭使李儼行事。嗣王意未決，一日諸將共議，四座畏顥無敢言者。濤曰："都統符印，是昭皇御翰所賜，王父子承襲，用在不疑，苛付他人，中外安仰？"諸將以其辭正，皆伏義，顥獨默然投袂而去。渭襲位，遷吉州刺史。十年，授行營招討使。攻越臨安，濤敗，陷於越。順義元年，吳越通好，杭人厚禮歸之。授左雄武統軍，加泗州防禦使，遷寧遠軍節度使。天和四年卒，年七十二。

鍾　章

章，字憲明，廬州合淝人。少不拘細行，雄果有四方之

志。中和中，行密據合淝，召置帳下，累從征討，皆克獲有功。天復三年，朝使李儼至，行密得承制拜授，以功歷左監門衛將軍。天祐五年，張顥弒渥，將出徐温守潤州，以圖自立。温與嚴可求謀，非章不可除顥。章知之，因選士三十人，夜集軍舍，椎牛享之，刺血而飲，以為誓。温謂曰："吾有老母，不若且止。"章曰："斯事一言既出，寧可中輟耶？"明日，章與姚克瞻殺顥於衙堂，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左衙副指揮使。從周本攻越州，拔衆夜歸。越人襲之，章以二百人散樹旌旗於菰蒲間，越兵退去。絶糧三日，章壯氣無衰。章自以除顥功大賞薄，會與言争，握槊，因譁語較軍功以及之。温聞而歎曰："斯固吾過也。"明日，加章滁州刺史。滁民有訴章者，章詣金陵自理。温過〔逆〕謂之曰："無事為理，已改授公光州矣。"章遂之任。未幾，遷壽州團練使。會疆吏告章侵市官馬，因遣王稔以巡霍邱為名，往代章。章歸，中途改饒州刺史。俄召歸金陵，在郡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章多力，嘗怒其家人，其人匿避，章愈怒，因拉折鐵杵。後卒於治所，年六十二。

朱　瑾

瑾，宋州下邑人也。雄武倜儻，有吞噬四方之志。光啟元年，汶陽曹全晸遇害，〔鄆城〕無帥，鄆兵共推瑾兄瑄為留後，瑾之季仲俱為列校。明年，兖州齊克讓妻女於瑾。瑾伏兵仗，假稱聘禮，改服甲士作為婦夫，而往親迎。夜發卒殺兖州軍校王稠靑，遂虜克讓，詐且自稱留後。三年夏，秦宗權併兵攻東門、梁祖幾至不守，會瑄援至，合梁祖

兵大戰城北。瑾單騎嘗寇馳突往返，當者無不披靡，宗權敗走。自是瑾與梁軍互為犄角，屢破宗權，朝廷以功授瑾兗州節度使。未幾，梁祖交惡於瑾，遂成仇敵。大順二年冬，瑾率兵萬人攻單父，梁祖遣丁會禦之，瑾軍大敗於金鄉。景福初，梁祖攻徐州，瑾率全軍來援時溥，擊梁軍，殺其將霍存，因席卷十餘寨。乾寧元年，梁祖親攻鄆，瑄、瑾合兵迎戰，敗之於東河。二年春，梁祖將朱友恭攻瑾，塹其城守之。是時連歲交兵，四郊無耕織，瑄、瑾勢蹙。因間遣使乞師太原李克用，假步騎五千濟河，梁人退舍。十月，梁祖復親攻兗州，塹圍之。瑾單騎求鬬，梁將無應敵者。瑾兄瓊先以齊州納款於梁，梁祖使瓊臨兗州說瑾。瑾怒瓊無急難之義，偽遣使告降。梁祖自至延壽門與瑾交說，瑾謂梁祖曰："兗城符印，他人莫可付，願得兄來付與。"既而梁祖遣掌謁劉捍與瓊偕至，瑾馬立橋上，遥謂捍云："願兄先來。"乃麾將士擒瓊徑入。未頃，城上大譟，擲瓊首於外。梁祖大悔，因班師焉。四年正月，鄆州先下，瑾亦糧盡，與晉將李承嗣、史儼求軍食於野。梁將龐從奄至城下，瑾將康懷貞率瑾子私以兗城送款，歸不得入，引承嗣諸軍將保沂州，為其將尹處賓拒關不納。瑾狼狽將奔海上，復追之，迫乃渡淮，歸於行密。行密迎之於高郵，待以殊禮，立解所服玉帶為贈，授甲第，遺財帛鉅萬，表瑾領武寧軍節度、淮南行軍副使。是冬，梁祖遣將龐從大寇青口，行密親征之，令張訓以羸兵前導。從意輕吴師，貪奕棋不顧。瑾請假梁人旌旗，率騎潛濟，突入從中軍營。行密得引兵急渡，爭破諸寨，遂擒從斬之。乘勝攻渒河軍，葛從周敗走。光化二年

春，從行密攻彭門，移師侵宋，梁祖屯睢陽以禦瑾。會天大雨，與瑾交綏而退。天復三年，授瑾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平章事。天祐十三年，淮南小校馬謙、李球乘酒脅衆，挾渭登橋樓，發武庫兵為亂，陳於門橋北外，衆屢却。會瑾自浙西至，惟引一騎，視其坐起，云："此不足為禍。"因返顧外衆，推手一呼，亂兵皆潰去，遂擒謙。是冬，與行軍副使徐知訓率兵攻潁州，梁人援至而解。渭將開國，知訓患瑾位加於己，請以泗州建静淮軍，出瑾為節度。先是瑾因朔望，令女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淫縱，强欲私之。瑾心已不平，復有是行，會知訓夜張祖筵，瑾中宵先起，詰旦度知訓酒方困，復留刺以去。既旰，知訓果來謝，瑾因延入室，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之，踣於地，左右自外突入殺之。初瑾先繫二惡馬於廡下，及將圖知訓，密令釋其羈紲，馬果蹄嚙，外人莫得聞變，因斬首以出。知訓從人數百，瑾扼臂叱之，俱辟易散去。復乘知訓馬，馳入府中，訴於渭云："今日為大王除患。"渭曰："此事吾不敢知。"因命瑾疾去。瑾忿以知訓首擊柱，詬渭曰："懦夫安足與成事！"攜劍復出，望府門已闔，因踰垣折足，大呼曰："吾為萬人除患，今以一身當之耳！"遂自刎，夷其族。時年五十二。

米志誠

志誠，沙陀部人。少嫻騎射，以驍勇聞。乾寧四年，奔於行密。龐從寇青口，葛從周寨渾河，志誠俱為前鋒，連戰皆勝，以功遷馬軍指揮使。田頵叛於宣州，志誠與臺濛敗

穎於廣德。天祐六年，危全諷將伐鍾陵，湖南遣苑玫屯上高，以為全諷聲援，命志誠與王祺率兵破之。十年，從徐溫敗錢瑛於梁谿，後又破王茂章於淮上。十一年，隨柴再用討劉崇景於袁州，敗袁人於萬勝岡，崇景棄城遁去，遂入之。先是袁人兒童聚戲，穴地為釜，圍箬為甑曰："將柴米來。"至是果應。以功加檢校太傅，領泰寧軍節度使。十五年，朱瑾殺知訓，攜其首入府中。志誠聞之，被甲引其子，并親從十餘騎，至天興門問瑾所向，聞瑾已死，乃歸。徐溫疑其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其不克，遣人偽自袁州至，告大破楚人。諸將皆賀，志誠亦入，因伏壯士斬於棘門之下，諸子皆棄市。

翟　虔

虔，彭城人也。乾寧初，徐方將陷，虔盡室南渡，謁行密於廣陵。及徐溫典右衙，以虔為軍佐。屬張顥之亂，溫與嚴可求陰計其事，密遣虔往復傳道，及誅顥，虔有力焉。因授子城甲仗諸庫院鈐轄等使。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挈首突入府門，時兵衛倉卒，莫敢抗禦。虔驅率散卒，共閉關，瑾以是不得出，遂踰垣折足，自刎而死。會米志誠引十餘騎，問瑾所向，聲言以襲瑾為名。虔乘闉謂曰："瑾已戮矣，何不急自歸營。"因是志誠遂返。溥喜其應機却賊，以瑾宜陵莊賜虔為賞。及吳國建，復旌其勳，授閤門宮城武備等使，領光州刺史。順義四年，溥幸白沙，對徐溫呼雨為水。溫請其故，溥曰："此是翟虔父名，吾慣諱矣。"因言宮內諸王須索，虔多阻限，不時進納。溫欲斬之，為溥救

護而免，黜於撫州，未幾授行軍副使。及廉使徙任，虔知本州軍事。七年卒，年六十三。

張可琮

可琮，不知何處人。中和之亂，奔於江淮。行密識其勇毅，擢在左右。破孫儒於宛陵，先登陷陣，稍遷列校。時吴人初得宣城、毗陵之地，無錫居越人之衝，患其攻擾，天復中，選可琮守之。錢鏐忌其名，揀驍將卒二千，中夜襲之，邑中大擾。可琮閲兵得百餘人，皆乘城疾戰，越人驚潰而去。吏士皆賀，可琮笑曰："彼衆我寡，其勢未已，方復勞諸軍一陣爾。"於是息燈火，屏旅鼓，若空邑然。越人偵之，以為宵遁，果復至。可琮約將士候其附城，突擊大破之，寇盡潰去，方告於郡守李簡。簡雖怒其不時告，且壯其事，列上其功。後以徐温之命，掠東洲下之，即以為制置使。天祐中，除江陰縣鎮遏使，遂城江陰。沙山之役，可琮以江陰之衆供軍旅，展斥候，無闕謀。徐温喜之，擢拜常州刺史，大修城隍，民賴以安。順義五年卒，年六十五。

鄭　璠

璠，汝南人。始事秦宗權，後隸孫儒，入淮南。尋歸行密，前後戰伐皆預行。光化四年，授左先鋒兵馬使。是歲，從李神福攻臨安，擒越將顧全武、方宇等四十餘人，遷左衙將。天祐初，王茂章征安仁義於潤州，洎城陷，中十餘創，以功遷左先鋒都尉。從攻豫章，璠以所部發機飛火，燒龍沙門，率壯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體。以功授檢校司

徒。復從柴再用與越人戰敗。及陳璋復東洲，璠城而守之。復會呂師造攻蘇州，與之戰，虜其次將陳綰，璠左脅中弩幾死。授蘇州行營都指揮使。周本擒危全諷於象牙潭，璠所部功多。又攻新淦縣，克而守之，尋以張宣代歸。復佐周本攻袁吉，緣山疾戰，悉收其巖壁焚之，民皆復業。十五年，從王祺、劉信攻虔州，克之，授璠羅城使。順義元年，領饒州刺史。六年，知楚州，率兵援汀州軍事。乾貞元年，就拜團練使。二年，授鎮南軍節度副使，知軍府事。大和三年，授饒州刺史。五年，遷金陵行軍副使。卒年六十六。

楊　彪

彪，宿州人。身長七尺餘，呼聲如鐘，倜儻有武幹，善騎射。行密見而壯之，擢授衙内散指揮使。渥嗣位，潭人犯邊，授西南面行營護軍副將，謂諸將曰："彼衆我寡，未可輕動。"乃守其要津，以輕兵挑戰，登高以望之，見其麾下進退不一。彪笑曰："非勍敵。"乃縱兵出戰，親射其首將殺之。順風焚其艦，溺殆盡。凱旋，擢授江寧鎮遏使。徐知誥鎮潤州，充都尉以從。越人寇無錫，東南大震。知誥東征，彪與陳再過領死士千人於路次，弓弩忽發，越人驚擾。又竊賊號令，以入其壘，殺獲其衆。明日又戰，自旦及辰未決，彪躍馬疾馳之，越人遂退。師還，以功授殿直軍副使，與郭悰分直宿衛。徐知誥謂之曰："郭悰猛而少機警，宿衛之職，唯爾是賴。"大和三年卒，年五十二。

陳　祐

祐，歷陽人。年十七，歸行密於合淝，從入廣陵。孫儒來襲，吴師亂，祐之卒伍獨成列。洎入宛陵，稍遷為偏校。時行密修貢於天子，祐應募而行，達於朝廷，制授兼御史中丞。從攻滁、濠、壽等州，重甲先登，戈傷身，墜而復上。敗龐從、葛從周、朱友寧，皆預戰有功。秦裴下豫章時，宋思勍、范師從、陳鐳以兵戍之。鐳等皆渥之腹心也，張顥忌焉，令祐以渥命往誅之。三校皆勇士也，顥既遣祐行，甚憂之。祐踰險輕行，六日至豫章，微服懷短兵，入秦裴帳下。裴驚其來，具告之故，因責裴以不能制三帥，而令有異謀。裴懼未及對，祐乃令召思勍等宴會。及至，則祐已與裴飲矣。三校入見祐，皆色變。俄而酒三行，祐數其罪，悉叱而斬之以歸。徐温之誅張顥，祐有力焉。天祐七年，越人侵無錫，徐温自征之，祐率黑雲都尉以從。諸軍未集，祐告温曰："寇謂我勞頓，而至未能陣也。願以所部先薄之，大軍見可則進。"温從之。祐詭道以出賊後，會大軍夾攻，大敗之。十三年，温在潤州，小將周郊詐稱役旋，懷短兵入府，多殺軍吏，而衛士無兵仗，拔武庫之撻出兵仗，授之以戰。或有自後擊祐，傷腦踣於地，從者負之息於門下。稍蘇，時賊雖息，府中尚擾，升樓傳呼不能止。祐舉首叱之，衆皆投兵仗罷去。温手封其傷，授黑雲都尉。温遷金陵，制宫室府署，命祐董其事，以功加檢校司空。大和元年，授饒州刺史，卒於任，年六十五。

劉 權

權，許州人。少從軍於蔡州，景福元年來歸行密，入淮南，隸田頵麾下。累遷同州節度副使。光化二年，頵與越人戰，權乘勝深入，為寇所得。錢鏐見而慰之曰："爾壯士也，吾終不以俘虜相畜。"洎通和，縱之歸。渥襲位，補衙將。渭開國，以權侍衛勤肅，授左衙副校檢校右僕射。從周本攻蘇州，回授右衙列校，為毗陵子城使。率海船與越人戰勝，充洪州都督長史，領吉州刺史。潁川之役，授行營都虞候。時徐知訓為帥，而軍政皆委朱瑾。梁將袁象先帥部騎救潁，瑾晨興望西北皆昏黑，知梁兵將至，召權與議。值天大寒，權幅巾錦袍而至，瑾問曰："爾何職？"曰："行營都虞候。"瑾曰："是職也，動必為諸軍先。今氛興西北，陰霾閉天，此梁人至矣。爾司斥候，尚為此服，且軍禮何在！"叱左右執之就戮，知訓徒跣而往救之，僅免。時梁祖兵已至，戰少不利，乃引還。及瑾殺知訓，城中恐懼，將從而為變。權出師，而瑾自殺，衆乃肅然。徐知誥至自丹陽，遷左右軍都押衙事。武義元年，領雄武大將軍。六月，從徐溫與越人戰於沙山洛社，敗之，俘其卒數千。七月，從知誥戰無錫，大破越人。二年卒。

崔 太 初

太初，淮西人。父亮，蔡州監牧副使。太初身長七尺，勇力過人。中和末，以大刀長槊應募，行密見而偉之，召居帳下，歷壽州衙內副指揮使。天復中，田安將謀叛，行密疑

朱延壽與之交結，太初累從延壽征討，會諫延壽，及延壽擒，行密嘉其意。遷太初衙内都指揮使。天祐十五年，從徐温破王茂章，遷本州司馬，權知壽州團練事。先是壽春自乾符後守卒，俱為多謀彊力者，據而後奏報，以要恩。及陳紹卒，宣王遣王定持虚御官告以往，令度可授者與之。定以軍政雖出太初，而職在衙將甯審言之次，因潛報太初曰："詰朝若州之符印再至於君，慎勿更讓。"明日，召諸將齒先，以符印置坐末，以次第遞捧而上，及審言而止。定曰："王府之命，非甯公而誰？然合更相推以成禮也。"審言如教，復至太初，定曰："唯公不可多讓。"乃麾其下位者俱令列賀。復數日，軍州無異議，始以官告授之。人有密譖太初常蓄鄉關之念者，會徐知訓征潁州，路出壽春，且觀其意。太初著烏帽草履，徒步至塌山，為知訓馭馬十餘里。知訓見其屈降，前疑大釋。太初不喜儒生，多疑好察。每通衢交會之所，牆必置耳。常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又曰："非牆耳，乃吾也。"由是行路之人，鮮敢偶語者。召歸，授右雄武大將軍，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左殿直統軍。太和三年卒，年六十六。

陳彦謙

彦謙，毗陵人。少負壯節，有理繁治劇之才。行密定江表，召為潤州司馬，以幹略聞。徐温鎮浙右，以機務為寄，彦謙亦坦然不疑，言行計從，人莫能間。温欲居金陵，問策於彦謙，對曰："金陵昔為王者都，今實近畿關輔也，作鎮於彼，其誰不往？"温從之。遷彦謙金陵大都督府右司

馬，營度外城府署，三年而畢，上經費之籍。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溫急召之，謂之曰："蛇豕雖亡，枝蔓猶在。"令就廣陵，除其餘孽。及梁祖即位，隴蜀建號，彦謙勸溫諷渭建朝廷，及更章服，彦謙頗有力焉。溫嘗閱帑藏，見金帛委積，因曰："此三軍物，吾豈敢有焉？致此盈衍，公之力也！"因授鎮海軍節度判官。無錫之役，未戰而溫疾，吴越兵攻其帳，我軍相顧失色。彦謙即引旗鼓，詭遷於左，其攻稍息。及敗越兵，遷楚州團練使。諸藩郡歲時伏臘，事獻賂遺，溫悉令納之。病，溫親往慰問，自調湯藥。臨卒，手疏十餘事，首即以用嫡嗣為請。順義五年卒，年六十。

高　澧

澧，越州人。祖實，唐武寧軍節度使；父瑰，湖州刺史。澧為錢鏐之將，累功遷特進湖州刺史、武義軍使。天祐七年，以受疑，挈家屬二百餘口、甲卒五千來奔，授淮南節度副使。澧嗜酒好俠，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一日醉在樓上，王寬經其下，澧召之登，而命左右去其梯，操鋋於旁，而以酒虐寬。寬為所圖，乃以大觴酢之，澧皆推觴。寬躍而取其鋋横之，於膝，乃慢罵澧，(速)〔連〕以觴罰之。澧辭不飲，寬乃以鋋逐之，澧環席而走，叩頭乞哀，併飲十觴，卧不能興。寬乃下樓徐去，洎上馬，命以鋋還之。十五年，徐知訓為朱瑾所殺，徐溫遷怒，誅之。

九國志卷三

吴

田　頵

頵，字德臣，廬州合淝人。博覽書傳，容止儒雅，雄果有大志。少與行密同鄉，及戍塞上，情好愈密。軍回，俱遷八營主將。中利二年，行密圖有淝上，頵首為輔翼。光啟二年，壽春張翺遣將魏虔率衆來寇，行密使崔自審禦之，敗；復命頵往，大破虔衆於楮城鎮。三年，從行密破秦軍于維揚，頵功稱最。文德元年，圍趙鍠於宛陵。明年，夏鍠糧盡，舟出東溪，乘瀑流以逸，將奔淮南。鍠度行密皆步騎，限水無從復至，因泊永陽，解甲登岸。初頵疑鍠將遁，密造輕舟掾之，至是追及，鍠奔不暇，為頵親執以獻。奏授頵馬步軍都虞候、檢校尚書左僕射。是冬，與安仁義攻杜稜於常州，下之。十二月，復為孫儒所敗。大順元年秋，頵屯浙右，懼儒兵盛，焚浙右營，散於野。二年春，退軍黄池、廣德，與孫儒軍寨壘相望，頵兵屢戰多北。會夏大雨，儒等多

墊溺，避水而歸。是秋，儒盡焚維揚，復濟師廣德。十月，頵率敢死士千人，夜襲儒將張景思、沈粲二寨，破之，擒粲而返。十二月，頵與劉威大為儒所敗，行密怒，盡奪其衆。儒遂乘勝逼城。戴友規言於行密曰："儒敵匹夫，不用田頵，恐非長策。"行密遽復起之。明年六月，盡破賊寨，頵親與其下范文感等臨陣擒之。秋，行密歸淮海，表頵寧國軍節度，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平章事。乾寧三年夏，同安仁義破越之蘇州。光化末，馮宏鐸以樓櫓自將介守上元，頵以厚利購得其工，令速成大艦。工曰："馮公每一舟必遠求楩楠，既成，數十歲為用。餘木性不禁水，非久必敗。"頵云："汝但以此地木造之，吾只圖一用，不假多年爾。"因而急就。天復二年四月，果與宏鐸戰於葛山，宏鐸大敗，舉族奔淮海，遂以上元地歸行密。頵隨入覲，會行密左右要賂者衆，下及獄吏，亦有私請。頵愀然不懌，謂所親曰："斯吏亦欲吾下獄哉！"頵方求池、歙為屬郡，行密復未之許。頵意望素高，由是愈不能滿，及回，指維揚南水門云："此門不復經入矣。"初行密克定江淮，方撫循百姓，而頵與安仁義、朱延壽等皆猛鷙驍勇，以攻取為務，行密憚其難制，每抑之。是秋錢鏐遊臨安，其下許再思、徐綰以餘杭外城叛，召頵為應。鏐得〔舟〕夜從水路入保子州〔城〕，時頵圍之愈急，鏐屢遣間使，哀求行密。行密亦以頵若得志杭越，為患必深，不若存鏐，別圖進取。因召頵歸鎮，鏐復輸錢二百萬貫，以元瓘為質，頵始旋軍。自是財富兵盛，復以取杭越。垂下，為行密所召，乃與錢鏐和親，反意遂決。三年秋，頵與潤州安仁義同叛。初召其謀將康儒議，多忤意，行密因

而間之，遣使授儒廬州刺史。顗果疑儒私納款，遂旋師。先是行密遣李神福攻武昌，及顗反，行密急召神福旋師。顗聞之，復以兵襲上元，劫神福子承鼎，遣喻意云："苟見機從吾，事平之後，當分地以治。"別命將汪建以樓櫓踵其後。神福不顧，叱左右射承鼎以誓諸軍，明日大破建於吉陽磯。顗聞建敗，自督親軍求戰。神福收兵皖口，際水為堅柵。是時行密別遣臺濛、王茂章率步騎以往，顗復委舟師於汪建、王壇，自出廣德迎戰，大為臺濛所敗，遂率殘衆遁保宛陵。壇、建聞其敗，因盡以舟師歸款於行密。十二月，顗出外州（棚）〔柵〕疾戰，橋陷馬墜，為外軍所殺，時年四十六。顗母老，行密哀而捨之。初顗與行密微時，納為兄弟，渥、渭俱以子孫禮事其母。顗善撫將卒，通商惠民，復疎財，愛樂文士。時游其門者：楊夔、康輧、夏侯淑、殷文圭、杜荀鶴、王希羽。晚年楊夔知顗以兵賦自恃，將謀為變，因著溯賦以諷之。顗終不顧，以至於敗。

安仁義

仁義，沙陀人。初事李國昌於塞上，以過奔南河，隸秦宗權軍中。光啟三年，擢為馬軍指揮使，從宗權弟宗衡攻維揚。及宗衡遇害，復奔行密。行密得之甚喜，盡以騎軍委之，列在田頵上。文德元年，從行密破趙鍠於葛山，與頵攻杜稜於常州，破之。大順初，梁祖遣將龐從率衆十萬至高郵，孫儒盡衆禦之。行密乘虛襲據浙右，命仁義率衆敗儒將劉建鋒於武進。儒復渡江，陷蘇州。自是與儒春夏鬬黃池，秋冬戰廣德。儒軍竟以衆勝，圍行密、仁義於宛陵。

時儒亦以久戰不決，貽書仁義，叙舊款密，欲令行密猜間之。行密待遇愈至，辟為行軍副使，依前馬軍都指揮使。景福元年，行密、仁義及田頵背城晨戰，儒軍大敗，破五十餘寨，以功奏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仁義蕃性好貨，雖凋弊之後，科斂尤急。初儒之亂，士庶多奔豫章，及諸郡平，流者皆復，行密皆以循吏守之。唯浙右人聞仁義所為，相與悲歎曰："獨吾郡乃得蕃人。"以是多無歸者。天復三年，仁義遣衆盡焚東塘戰棹，結連宣州田頵以叛，潛兵襲常州。刺史李遇設伏於路，率兵前戰，因極罵仁義。仁義止其衆曰："遇何敢辱我至此？是有伏兵也！"偵之果然。仁義戰久而敗，遇因襲之，至夾岡，仁義立二幟於岡上，乃解甲而食，無敢追者。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及〔攻〕仁義，仁義不毀濠梁，常開門出戰。與茂章對敵，無不先告所中，而後射之，故諸將多挫銳而止。以是歷年不能破。天祐二年，仁義之衆漸寡，自度終不濟，乃擁其家屬登城樓，外衆無敢登者。呼李德誠謂曰："汝最福人，可以委吾命。"擲去弓矢，令德誠執之。父子俱斬於廣陵市。

朱延壽

延壽，廬州舒城人。行密之妻弟也，美姿容。未冠事行密，從征秦畢、孫儒，皆以摧堅陷陣受賞。行密鎮維揚，授延壽以干城之任。時軍中多盜，行密方務寬恕，求得士伍心，知延壽好殺，每捕至者，必并所盜物，遣而賞〔貫〕之，仍誡之曰："慎勿使延壽知。"既而密報延壽，俱復擒殺之。乾寧初，黄州吴某歸款，遣延壽援之，徇地蘄陽而還。

從圍壽春，城堅不可拔，將捨之，延壽請以所部試往，臨城一舉而破，城中市不易肆。以功署淮南節度副使、壽州刺史。明年，取蘄、光二州，以功遷團練使。四年，從征葛從周於滻河，敗之。是後梁將屢寇淮上，延壽每開關延敵，未嘗敢逼。天復初，北司擁駕西幸，昭宗聞延壽有武幹，遣李儼間道賫詔，授延壽蔡州節度使，令促行密與諸道犄角，共誅梁祖。會鳳翔圍解而止。田頵、安仁義結構延壽叛，將分地而治。行密憂形於色，即詐為目疾，每接延壽使，必錯亂所見以示之。嘗誤觸楹柱，而朱夫人救之，良久始蘇，因泣曰："吾今喪目，軍府事大，兒子輩俱幼，不如得三舅代治，吾無憂矣。"夫人因以書召之。延壽不疑，遂來覲，行密迎至寢門，使人刺殺之，年三十四。出夫人嫁蘄州刺史石膳。既而朱瑾入賀，行密曰："彼二大賊不足憂，惟憂此小賊，今得之無事矣。"延壽善用兵，有鈐略，好以寡擊衆，不勝敵而反者無不盡戮之。嘗與梁人戰，遣衆二百持大劍而往，內指一卒留之。卒云："願攻賊自效。"延壽亦斬之。其令出必行，皆此類也。性疎財，每得賞賜，皆分賚將士。李昇建國，以延壽子鄴列於環衛，復其官爵。

徐　温

温，字敦美，東海朐山人。少無賴，入羣盜中以販鹽為事。中和二年，行密起合淝，遂隸帳下為伍長。常從行密征討，先登陷陣，敵人畏之。及平秦彦，虜趙鍠，敗孫儒，温皆有功，奏授衙內右直都將左長劍都虞候。又從平濠泗有功，授隨身都知兵馬使、檢校工部尚書。天復二年，昭宗徵

兵入援，行密將赴之，議以戰艦運糧。溫曰："(此水)入吳，舟楫不敢南行，岸谷既變，葭葦且深，必不繼矣。"遂令以小艦易之。師次宿州，重載不能進，士卒甚饑，惟小艇先至，一軍賴之。行密嘉之，由是參預謀議。討安仁義於京口，諸軍頻戰不勝，行密遣溫率兵援之。溫至城下，盡易新製衣服，旗幟悉用舊者，仁義不知，如常而陣，溫乃麾軍奮擊，遂敗之。朱延壽入覲，行密聞其來，慮有內應，召溫歸陰為之備，既殺延壽，營中軍亂，溫奮劍大呼，斬其首惡者，部分遂定。既誅三叛，以功授尚書右僕射、廬州長使，隨授右衙都指揮使。天祐二年，行密疾病，渥出鎮宣城，將行，溫謂渥曰："公有病，而令嫡嗣出外，必姦臣為之，不可不防，他日有徵召，非王令某手書，非某之使，幸勿應命也。"渥泣謝而行。後行密問後於判官周隱，隱以劉威對，諸將皆無言。溫進曰："宣州既賢且長，國之令嗣，不可廢也。"乃召渥歸。行密疾甚，召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同受顧託。渥既嗣位，憤大臣擅權，政非己出，乃置東院馬軍，置立親信，以為心腹。溫與顥頗忌之，故顥將圖弒逆，溫知其謀，而無所諫止，但引嚴可求與之計事。顥既弒渥，白溫，議分國兵，共歸款於梁祖。溫偽許之，乃與可求謀，使鍾章、姚克瞻、程思忠等入殺顥。溫稱疾不朝，嚴兵於第，以防不克。是日章等斬顥，溫乃入，悉收賊黨紀祥等誅之。遂兼左右衙，事無大小，皆專斷。始立制度，戢兵明禁，人漸安堵。溫謂可求曰："大事定矣，與公等克己行善政，使人家解衣而寢。"於是聞者莫不感激。渭襲位，遷溫昇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七年，起復檢校太尉、潤州刺史、浙西

觀察使、内外馬步軍指揮使。是時大臣劉威、陶雅、李簡之徒，皆與行密同起義，勳高任重，温以一旦之功，起居其上，皆内意不服。李遇嘗謂人曰："徐温何人，吾素所未識，而遽至此，豈可入覲耶？"乃密議誅温。温知其謀，遣柴再用討之，遇出降，遂夷其族。於是雅等始懼而來覲，温盡禮事之，如見行密。雅等乃安，中外遂定。以平李遇，功加平章事，遷行軍司馬，領浙西節度。十二年，温請就藩，以治舟師，乃加浙西招討使，封齊國公，以金陵、京口、毗陵、宣城、新安、池陽六郡為都督府。温以金陵形勝之地，乃大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温徙治金陵，以第三子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留廣陵以輔政。十五年，知訓為朱瑾所殺，以長子知誥代焉。時中朝多事，南北道絶，諸將分守郡府，雖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從事。温以都統權不足臨制，乃定册建吴國，改年武義，稱制，拜温大丞相，封東海郡王。越人攻常州，温率衆拒之，戰於無錫，大敗越軍。越人多舟師，是歲旱，江河皆竭，諸將白温曰："此天亡越之時也！可盡車徒之勢，一舉而滅之。"温曰："天下紛紜，民甚困矣，錢公亦未可輕也，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其勢不得不服，使兩地之民各保室家，吾輩亦高枕為樂，豈不快哉！多殺何為？"乃遣使盡以俘歸之，於是越人請和。順義三年，後唐莊宗滅梁，始通使於朝。五年，封温東海王，賜車輅黻冕。七年十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謚忠武。

九國志卷四

南　唐

南唐。列祖，以晉天福二年受吳禪；至後主煜，乙亥歲國滅，蓋宋開寶八年也。歷三主，凡三十九年。

烈祖，姓李，名（昇）〔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初為徐溫養子，冒姓徐氏，名知誥。吳太和二年，嗣溫位。天祚元年，封齊王。三年，受禪，改元昇元，國號齊。尊溫為太祖武皇帝。昇元三年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為義祖。己卯，改國號曰唐，復姓李氏，更今名。七年二月庚午薨，年五十六。謚曰光文肅武考高皇帝，廟號烈祖，葬永陵。

元宗，名璟，字伯玉，初名景通，（昇）〔昇〕長子。昇元七年三月己卯嗣位，改元保大；十五年，改元中興。是年，臣屬於周，奉正朔，蓋周顯德五年也。宋建乾元年六月己未薨，年四十六。請於宋，許復帝號，謚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葬順陵。

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重嘉，璟第六子。宋建隆二年六月嗣立，在位十七年。至開寶八年十一月，宋將曹彬滅其國，後主降；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薨，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贈太師，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

周　本

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畝皆在，

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户。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瘡，飲啗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兵十萬來爭其地，屯於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為之援。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軍圍蘇州不克，恥之，稱疾不出，可求即卧内强起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彊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將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為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為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定計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鋭而用之。"既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城走，於是江西之地始定。以本為信州刺史。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璋以其衆來奔，裨將吕師造曰："賊去我咫尺，而勒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為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為然。乃還，越人躡之。至中道宿，半夜佯驚，棄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濟陽，吴遣司農卿盧蘋使於濟陽，莊宗問吴之名將存否，而

本預焉。由是召入為雄武統軍，出為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愛之。性純樸，技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夙習。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為推戴之首。本以昏耄，仍不知時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歷陽，聞將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子鄴有戰功，亦至廬州節度使。

九國志卷五

吴　越

吴越。武肅王，以唐乾符二年起臨安，至宋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納王歸朝，凡三世、五主，有國九十八年。

武肅王，姓錢，名鏐，字巨美，杭州臨安人。唐乾符二年，年二十四，起兵討賊，歷事四朝。累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儀同三司、尚父尚書令，兼中書令、上柱國吴越王。後唐長興三年三月庚戌薨，年八十一。在位四十一年，謚武肅。以王禮葬安國縣衣錦鄉茅山之原。

文穆王，名元瓘，字明寶，初名傳瓘，鏐第七子。後唐長興三年四月己未嗣位。先是鏐以中原喪亂，於梁開平元年改元天寶，私行境中。凡改元四：天寶十六年，寶大二年，寶正六年；至是以遺命，用藩鎮禮，仍遵中國年號。在位十年，於晉天福六年八月辛亥薨，年五十五。勅謚文穆，葬於國城龍山之原。

忠獻王，名宏佐，字元佑，元瓘第六子。晉天福六年九月庚申嗣位。在位七年，於晉開運四年六月乙卯薨，年二十。勅謚忠獻，葬於龍山之西南原。

忠遜王，名宏倧，字隆道，元瓘第七子。晉開運四年六月丙寅嗣位。是時猶稱契丹會同十年。閏七月，漢以宏倧為吴越王，遂遵正朔。十二月晦，

內牙統軍使胡進思等作亂，劫幽衣錦軍，傳位於弟宏俶，居東府。二十年始薨，年四十四。謚忠遜，以王禮葬會稽秦望山之原。

忠懿王，名俶，字文德，初名宏俶，元瓘第九子。漢乾祐元年正月乙卯嗣位。宋開寶九年正月入朝，四月歸國。太平興國三年納土歸朝，賜居禮賢宅。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薨。謚忠懿。以鹵薄鼓吹，葬於洛陽縣之賢相里陶公原。

杜 建 徽

建徽，字延光，新登人。父稜，廣明中為鎮海軍節度副使，歷常、潤二州刺史、兩浙行軍司馬。黃巢之亂，稜歸鄉黨，保聚徒衆，得十餘人，號武安都。鏐與董昌起兵石鏡，及平劉漢宏，其衆漸盛。稜謂諸子曰："吾每責人，不過十罰則為之傷心，竊觀錢公，每臨斬決皆談笑自若，成大事者必此人也！"遂率衆歸附於鏐。光啟中，從征薛朗，以稜為常州刺史，尋遷潤州。乾寧中，安仁義逼東陽，命稜率師討之，仁義宵遁。鏐平宣州，以其降卒隸中軍，號武勇都，為腹心。稜常患之，密遣人白鏐曰："狼子野心！稜觀武勇都士卒，終非大王所蓄，願易之。"鏐不聽，及徐綰叛，鏐思稜言，遣祭其墓。建徽少彊勇，不與諸昆弟類，嘗自署軍事押衙。稜聞之，頗加詬責，建徽出顧左右而歎曰："大丈夫何止一軍校耶！"後隨稜歸鏐。稜治常州，為淮人所攻，建徽率兵馳赴父難。未及境而城已陷，遂還新登。後稜自淮南歸，軍中嚴整無改，稜甚嘉之。累從征伐，未嘗介甲，所至輒有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初，從征董昌，流矢貫臂而戰不輟。開平中，從征姑蘇，與敵遇於河，河梁斷，策馬徑渡，及岸而馬弊，因葬之，至今馬塚存焉。徐綰之亂，建

徽率所部自新登來赴難，或有勸鏐東保會稽者，鏐未之答，建徽按劍叱之曰："事若不濟，當同死於此，誰敢東渡耶！"鏐甚壯之。睦州陳詢叛，建徽之姻也，鏐疑建徽不言。俄有睦州聽吏來降，持建徽所遺詢書以示鏐，皆戒勵語，鏐大嘉(歡)〔歎〕，賜建徽錢百萬。從兄建思嘗譖建徽，言其第中蓄兵仗，將為異圖，鏐遣人密視之。一日，建徽方食堂上，使者至，徑抵卧内，建徽但食不顧。鏐感悟，益加殊待。性儉率，出入導從不過數人。凡得賜予，皆散施鄉里親族。每朝使至，鏐與之宴，必指建徽以示之曰："此杜丞相，今日至此，皆其力也。"其孫昭達為宏佐内都監使，盛治第宅。建徽〔曰〕："乳臭兒不諳事乃爾！"後昭達果以罪誅。嘗從擊踘于廣場，盤辟大呼，舊所中箭鏃忽自臂中迸出，人皆壯之。初稜之將死也，散財物於諸子，至建徽但得一笏，謂曰："此吾所秉者，唯汝能保之。"建徽自授節鉞，至於丞相，封鄖國公，皆奏授朝命。子弟多至二千石，連姻公室，人稱其盛。乾祐三年卒，年五十八。

鮑君福

君福，字慶臣，餘姚人。少羈貧，性淳厚，有膽勇。餘姚有井，面闊丈餘，横以雙梁，水深不可測，君福每醉，必寢其上。及從軍，以驍勇聞。初事劉漢宏，及鏐東討，乃率其黨來附，號曰歸明都。累從征討有功。能馬上輪兩劍，望之若飛電。沈默少語，軍中謂之"鮑不開"。淮人寇三衛，以君福為應援使。屬刺史陳章叛，淮人入其城，楊行密令其將李元嗣監守君福，署以郡職，君福不受。鏐聞之，恐其

被害也，乃密與絹書，令其就職，君福竟拒之。一夕與元嗣飲，伺其醉而殺之，奔歸錢塘，授衢州刺史。淮人屢寇其境，君福每擊破之。及罷歸，鏐勞之曰："公在郡數年，戰鬬而已，豈為優賢邪？"因復遣之任。元瓘領清海軍節度，辟為副使，同平章事，兼侍中。天福五年卒，年七十七。

成　及

及，字宏濟，錢塘人。祖克平，唐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監博士。及性純厚，為鄉里所知。光啟初，江浙兵亂，及保聚於富春，稱靜江都。劉漢宏作亂，及以所部兵從鏐討之。漢宏平，鏐宴犒諸軍，北闕鎮將孟安亂於席上，拔劍將擊鏐，坐中驚愕不敢動。及徐起，舉胡牀格孟安，仆於地，左右因擒殺之。以功奏遷散騎常侍、靜江軍都指揮使。潤州刺史薛朗、常州刺史丁從實叛，鏐命及討之，破朗軍於陽羨。進圍毗陵，從實具牛酒以犒之，並遺美女於諸將。及大怒曰："我當葅醢從實而食之，今乃以酒炙女子悅我耶！"因盡索諸女斬之。親督諸將攻陷其城，從實遁走。以功奏授越州防禦副使。潤州刺史阮結卒，命及代之，遷蘇州刺史。乾寧三年，淮人攻姑蘇，常熟鎮將陸郢等以兵應之，及不能守，遂降於楊行密。行密入城閱府庫，多圖書藥物，由是重之。與歸淮南，署行軍司馬。及拜泣曰："及以百口託於錢塘，姑蘇城陷，不能忍決，豈忍更圖富貴？願以一介之軀，贖百口之命。"乃引佩刀將自刺。行密遽起執其手，因厚禮而歸之。鏐迎勞郊外，把袂以泣，署鎮海軍節度副使。徐綰之叛，從鏐還至北郊，鏐微服將入城，及代乘其

車，行與賊鬬，鏐遂得入。綰平，奏授保大軍節度使，遷彰義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乾化三年卒，年六十七。

顧全武

全武，越州餘姚人。少時常為僧，博通外學，機警有才略。鏐每延接與語，甚器之。及入都建國，因辟令從戎，以為裨將，軍中號曰"顧和尚"。討賊有功，累遷武勇都知兵馬使。乾寧三年，董昌據越州叛，遣裨將崔温、李蕙率兵屯石侯，全武率衆擊破之，臨陣斬温、蕙。湖州將徐應起兵以應昌，與淮人圖嘉禾，全武擊破其烏墩、光福二柵，以屯西陵。三年，昌將徐珣、李元賓據蕭清四封九鄉之地，全武自西陵擊破之，珣、元賓皆乞降，盡總其衆。昌又遣裨將湯臼守石城、袁邠守餘姚。全武自西陵趨石城，與臼遇大戰石城東，斬首(十)〔千〕餘級，臼僅以身免。去會稽三十里，不敢出援。復攻餘姚，袁邠堅壁自守。昌遣將徐宣率兵援邠，全武潛師斷其要衝，俟軍半過，橫出擊之，殺二百餘人，擒徐宣。翌日，袁邠以城降。全武進軍圍會稽，昌閱戰五雲門，懸玉帛以誘我師。全武率勵諸將，并力擊之，昌懼，退入城中。遷全武諸軍都虞候、東面都知兵馬使，遂攻五雲門。時淮將臺濛陷姑蘇，鏐欲遣全武屯西陵，以備北寇。全武曰："賊之根本，擊於越州，豈以失一姑蘇，而遂緩大衆耶？當先拔越州，後復茂苑，未為晚也。"鏐從之。俄而越州陷，執董昌以歸，奏加全武檢校太保、明州刺史。四年，與沈夏、許再思率師由海路以赴嘉禾，諸將欲緩入，全武曰："嘉禾圍閉久矣，莫知我之勝負，宜速往慰之。"因倍道

而進，城中見我軍旂幟，皆稱"萬歲"。全武與昌將李宗禮、頓全戰於城外，大破之，獲頓全、宗禮以歸，餘衆遁去，俘千人以歸。嘉禾平時，吴將田顒守吴興，聞之亦遁去。全武追襲百餘里，斬馘沉溺者千計。遂督衆克復蘇州，吴將臺濛棄城遁去。時淮軍屯崑山，全武擊破之，擒吴將秦裴。光化二年，加贊忠去偽功臣。天復初，淮將李神福攻衣錦城，鏐遣全武率兵禦之。全武素輕神福，領衆夜掩其軍，為神福所敗，執全武送於淮南。鏐方食，聞之大驚，以匕擊案曰："喪我良將！"二年，楊行密遣使來求秦裴，因歸全武。鏐大喜，以秦裴報之。是歲，徐綰、許再思（援）叛，圍外城。鏐懼綰據會稽，將令全武領兵屯越州，全武曰："東府不足往，當詣邗溝。"鏐曰："何也？"全武曰："綰急，必召田顒來，則淮南興師矣。"鏐乃令全武行成於吴，全武又曰："獨行必不濟，請擇諸公子與之同往。"鏐乃以元瓘聘楊氏，與全武俱行。至廣陵，楊行密乃遣使召顒還師。明年，全武與元瓘同歸。長興初，以疾卒，年六十五。全武寬裕有謀略，善撫士卒，喜怒未嘗形色。每大敵在前，鼙鼓動地，分布行陣，頤指口授，怡怡（加）〔如〕也。嘗圍淮將秦裴於崑山，裴援絶不降，頗殺傷士卒。全武自為長檄以諭裴，裴乃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觀之，既發函，乃佛書一卷，蓋以全武曾為僧也。諸將失色，全武大笑曰："爾不即死，何暇相謔也！"及裴降，乃為言於鏐，卒全活之。時人稱其長者。

黃　晟

晟，明州鄞縣人。少驍勇。始應募於望海鎮，鎮中立表，選魁梧者，晟以矮陋不中選。隸都虞候林膺，膺甚倚之。後潛歸鄞江，募衆據平嘉埭。權知州事揚傑召補平嘉鋪將，有衆千餘人。初劉漢宏以台州賊婁文知明州事，傑率兵擊破之。其黨杜宗自寧海鎮率鄉豪據奉化，晟自平嘉以所部兵擊之，擒杜宗赦而不殺，盡驅使還台州。獲其粟帛，悉屬於（東）〔本〕道。遷佽飛都副兵馬使，徙奉化鎮將。餘姚鎮將相喜率衆侵越州，董昌禦之不利，晟領兵追喜殺之。昌奏授晟左散騎常侍，充浙東道東面副指揮使。會明州刺史鍾季文卒，晟遂據其郡。晟好禮，尚文士，江東儒學之流多往之。辟前進士陳鼎、羊紹素以為賓介，頗加優待，築居於城中，謂之"措大營"。董昌將僭竊，晟每移書諭之。及鏐舉兵，乃率衆來應，破越州，晟功居多。在任十八年，開平三年卒。時屬郡刺史卒，多遺疏請立其子；晟疾亟，獨上疏不請以子為嗣。凡府庫所蓄，必題曰"送使"。鏐頗歎其忠順。

九國志卷六

前　蜀

前蜀。高祖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至後主咸康二年國滅，父子二世，凡三十五年。

高祖，姓王，名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會黃巢亂，與鹿宴宏等西迎僖宗於蜀。時中和三月十二日也。明年赴行在，僖宗以為諸衛將軍。光啟二年三月，再西幸，李昌符焚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過煙焰中。既至興元，命為壁州刺史。大順二年，破陳敬瑄，入成都，為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曰蜀。明年改元。凡改元五：武成三年，永平五年，通正一年，天漢一年，光天一年。其在位十二年，於光天元年六月薨，梁貞明四年也，年七十二。謚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後主，名衍，字化源，初名宗衍，建第十一子。光天元年六月癸卯嗣位，改元乾德，至六年改咸康。是年十二月，為後唐魏王繼岌破滅出降，時唐同光三年也。明年四月己丑，被殺於秦州驛，年二十八。

王宗裕

宗裕，建之宗屬。幼從建入為牙校，善遁甲，絶甘分

苦，得將士心。大順二年，與王宗祐克〔西〕〔州〕〔川〕，遷青衣刺史。建伐梓潼，為第二指揮使。建親督諸軍力戰，宗裕必冒矢石以掖衛之。東川平，諸將争功，宗裕口未嘗言戰。謙和接下，人皆服其沈厚。為東川留守。昭宗下詔，加以真命。武成初，召歸，總成都城内外諸軍事。其導從不避成都尹崔隱，隱懲其僕。宗裕大怒，入白建，建曰："京尹五大長宫〔長〕，汝有識之士也，不能教戒參從，反令我責大尹耶？"宗裕僶俛而出。再為東川節度副大使，班白者攜幼以迎於道。封通王。永平初，建興師取秦鳳州，再至縣谷，宗裕饋輓貢獻，道路相望，建以其盡瘁。明年，乃改東川為武德軍，以宗裕為節度使。宗裕既秉旄鉞，遂貪冒財貨，以白金百兩作鋌，鐫記年月；每五鋌為一束，以生牛革裹之。子諫曰："牛革著物堅韌，後難可開。"宗裕叱之曰："何更開！"罷歸，衍慰諭久之。自謂功高，以征伐為己任，築第蜀城中，頗侵損民舍。有酤者青陽家不徙去，宗裕遣人以巨甿實其舍中，復投以污穢，酤者將訴於建，宗裕懼而止。又於郊外開廣林莽，壞掘邱墓，立亭榭，鑿池沼，樹花木，攜妓縱酒為樂。一日，方醉坐軒檻中，見數人衣冠甚偉，謂宗裕曰："與君幽顯異路，何相陵太過？"因相顧大笑。宗裕亦笑，遽仆於地，寢不數日卒。

王宗壽

宗壽，建宗人之子。幼從征伐，警悟有機辯，好琴碁篇什方術，皆臻其妙。建入蜀，奏署懷節度使，以所部鎮遏江原縣。嘗於許汝間得一鐵鏡，晦不可鑒，屢令工人瑩之，了

無所睹，著巾奩中有日矣；至是忽覽之，光采煥發。因見市舍中一小兒，青衣丱角獨坐，宗壽異而使人召之。小兒曰："何以知我至此？"宗壽以言怛之，不懼，因曰："我與鐵鏡來耳，公不見還，神物終當化去。若以還我，他年當有報也。"宗壽出鏡與之，乃長揖謝去。後宗壽得辟穀行氣之術，或謂小兒傳之。乾寧初，建令率所部兵平南充，遂知果州事，安輯離散，得郡牧之體。武成初，封嘉王。荊南高(李)〔季〕昌略地三峽，建以〔宗〕壽為忠州節度使，兼行營招討使，以鐵(槊)〔鎖〕斷夷陵江，(李)〔季〕昌戰艦不能進。宗壽禦之，大敗荊人，(李)〔季〕昌奔歸。以功加中書令。宗壽性方正，樂於恬退，自歸成都，以修煉自娛。與孟繼平、許寂、楊珍為入室清談之友。未幾，為金吾上將軍，持法平正。院吏周郃受贓鬻獄，宗壽捕鞫得其實，郃以重貨求救於大閹為解，宗壽不聽，竟弃郃市。建討鳳翔，以宗壽為第三招討使。取陳倉還，衍襲位，宗壽請閒〔老〕。久之，衍耽酒色，時宣華苑初成，數為長夜飲。宗壽在坐諫衍，請以社稷為念，少近盃酌，因感激流涕。佞臣潘在迎、顧在珣、韓昭等奏曰："嘉王酒悲無怪也。"乃大為諧謔而罷。後起為武信軍節度使。破雞子槽賊，擒其魁李茂章，請納賂以求免。宗壽曰："吾歷官四十年，未嘗受同僚之遺，況爾賊乎！"遽命斬之。唐師入境，郭崇韜遣使遺宗壽書，宗壽不納；聞衍降，乃治裝赴闕。時衍先次岐陽，宗壽請於李嚴，求謁衍。衍見之，泣下曰："早從王言，豈至今日！"及衍遇害，奔入熊耳山，依定林寺。明宗即位，詣闕自陳，賜與甚厚，授保義軍節度使、行軍司馬。上表請葬衍，

許之。初衍至秦川驛，母妻及子弟遇害者十八人，並藁葬道左。至是宗壽盡易棺斂，縞素徒步，親自營護，(偕)〔皆〕葬於三起村，聞者義之。明年授淄州刺史，卒。

王宗鐵

宗鐵，建從子也。以偏裨從征，建入閬州，署都知兵馬使。從征東川有功，遷廣都鎮遏使。天復中，僖宗反正，建令宗鐵以所部兵奔問行在，授北路第二班馬步軍排陣使。建親征山南，以宗鐵為御營使，師還，留屯平利。時岐將劉知俊等統領大軍，分路來攻，由階成路奪固鎮糧。宗侃、唐襲等禦之，至青泥嶺，為知俊所敗，退保西縣。會大雨，漢江漲，宗鐵自羅村得鄉導，緣山而行數百里，與宗播遇於鐵谷，合軍出湯頭。時知俊自斜谷山南，直抵興州，圍西縣，軍人散掠巴中。宗鐵與宗播襲之，會建亦至，遂解西縣之圍。以功遷山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從征秦鳳，遷中書令。衍襲位，加太保。乾德六年卒。

王宗佶

宗佶，豫章人。本姓甘氏，幼穎利。建討徐堂舉於江西，獲之，憐其慧黠，是時諸子未生，遂收為養子，每給事帳下。後從建入閬中，隨諸將征討有功，補貔虎都指揮使，遷嘉州刺史。乾寧中，建克緜州，以宗佶為兵馬留後，尋加檢校太傅，知節度事。未幾移鎮梓州，昭宗幸鳳翔，建遣宗佶與宗滌等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降節度使王萬宏，以功加檢校太尉。武成初，進爵為公，拜開府，守中書令。宗佶

恃其位隆地長，頗專征伐，而諸將皆避之。多樹朋黨，策勳録舊，高下在心，附順者超擢，違戾者擠之散地。及宗懿等兄弟成長，内不自安，遂與御史中丞鄭騫、判官李鋼謀，求為方鎮，欲為亂。建知之，因進封晉國公，罷其機務。宗佶憤怨，陰養死士，出入卧内，將圖不軌。鄭騫等又教宗佶求為大司馬，盡總六軍，并乞為儲貳。表連上，而辭甚不遜，建未之罪也。忽一日請對，言詞甚悖，建勉諭令出，終不肯，因叱衛士撲殺之。騫、鋼並賜死。

王宗翰

宗翰，建之姊子也。本姓孟氏。建為神軍使，僖宗封其姊為晉國夫人，宗翰最被親愛。建入蜀，以宗翰為拱辰軍使，累遷眉、彭二州刺史，封集王，賜姓王氏，授文成等州招討制置使。宗翰好蓄妓妾，後庭珠翠常百餘人。性殘虐吝嗇，刺彭州日，部民史氏有胡讓莊，號為沃饒，宗翰殺史氏而取之。元膺之亂，以兵入衛，建令安撫，元膺倉卒而死，建疑宗翰殺之，竟無以自辯。通正初，授通義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守興元尹，以杜堯嗣為之佐，令規正焉。宗翰於泉倉置寨於捍龍山，與上清寨相接，分鄉兵屯守。建略地秦隴，以宗翰為第一招討使，拔大散關，取陳倉，耀兵三壘而還。宗翰所為不法，堯嗣多諫止之。及為招討使，請堯嗣同行，至大散關，堯嗣腹疾，請歸府，乃自木皮店沿流而去。宗翰令以膠船載之，中流而溺。天漢元年，宗翰被病，若見堯嗣；既而堂宇蕩溷，隨其大小，皆堯嗣在焉。疾遂亟，數日卒。

王宗滌

宗滌，潁川人。本姓華，名洪。建將入蜀，募勇敢之士，以宗滌為厩將。宗滌膂力驍果，輕財好施，為士卒所推，得隸神策軍，為小校。建入成都，以宗滌領前鋒兵，奪星宿寨，進攻七里亭，以功奏授威信都指揮使。邠州王行瑜與鳳翔李茂貞攻楊守亮於山南，鳳州節度使滿存禦之，為茂貞等所敗，存與守亮退保山南；茂貞逼之，因同奔閬中。建令宗滌率兵禦之，破存等衆，斬其將梁承裕，俘數千人。景福元年，授邛州刺史，為都指揮使，攻九隴。守亮遣將符昭率兵解九隴之圍，直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宗滌歸，夜至古城，去昭營數里，乃多設更鼓。遲明，益張旂幟，偏諸山谷，昭疑蜀師，不敢出戰。宗滌命發機石，擊昭營中，聲震山谷。昭恐懼，乃夜遁去。宗滌回攻九隴，拔之。後從建攻梓州，宗滌以衆五萬先趨東川，與岐將李繼徽遇於元武，宗滌擊敗之。以功賜名五十三指揮之首。梓州陷，〔斬〕顧彦暉，降其兵七萬餘衆，遂以宗滌為東川留守。光化初，奏授東川知節度副大使事。二年歸覲，遂以疾乞解職，建不許。昭宗反正，梁祖與崔允叶通，盡誅中官，更相引兵，輦轂之下咫尺不通。昭宗密遣中官仇承坦諭旨於建，建遣宗滌與宗佶、宗播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逐王萬宏，據其城，授山南節度。宗佶等以其功高，搆以飛語，建疑之，因至詰讓，將加之罪。宗滌對曰："天下寇盜平矣，是大王聽邪說誅功臣之秋也。"建曰："昨在大謾天寨中，已有不軌之言矣，我念汝之勤，尚為隱忍，今又狂率如此，豈

憲章之所容也!"宗滌不顧而起,建因令人監歸本營,明日盡削官爵,流於松州。既行,縊之於城外。營中將士聞之,皆相對掩泣。初建開國,造端門新樓,名曰紅樓,采繪既畢,都人士女競往觀之,曰:"看(盡)〔畫〕紅樓。"建以宗滌得軍情,復有是讖,故誅之,人稱其冤。

王宗侃

宗侃,許昌人。本姓田,名師,世為鄉豪。隸名忠武軍籍,建為部將,奏署宗侃決雲都兵馬使。光啟中,田令孜逼僖宗西幸,道出陳倉,建率宗侃同扈蹕。又從建起閬中,賜姓名。討陳敬瑄,敬瑄遣漢州刺史張頊領萬餘人來(遂)〔迎〕戰,宗侃擊破之。敗句惟立於學射山。韋昭度來鎮西川,敬瑄遣將山行章將兵六萬拒戰,宗侃破之於浣寨。緜州刺史常厚奪留東川顧彥暉旌節,建令宗侃討之,破其七寨,厚奔緜谷。奏授宗侃雅州刺史,遷眉州團練使,未幾授武信軍節度使。建開國,以宗侃有佐命功,進侍中城內外都指揮使,尋加中書令,充北路行營都統。岐將李彥琛寇漢川,宗侃保安遠城,與宗鐵等三將同破岐軍,斬彥琛。衍襲位,封侃為魏王。卒年六十六。子承肇入洛,為行軍司馬。

王宗瑤

宗瑤,字寶臣,燕人也。本姓姜,名郅。以騎射隸許昌軍籍中,建擢為隊長。建迎駕山南,宗瑤以勇伉,得隸左神策軍。能馬上盤槊,長丈八尺,每臨陣馳突,人望而畏之。

遷威猛副兵馬使。建入閬州，為先鋒、十九都都頭、左威猛都知兵馬，使賜姓王氏，更今名。軍至緜竹，誘諸蠻酋帥蹇諫等，得其兵數千人，破常厚，授蜀州刺史。昭宗幸蜀石門，詔建赴難，以宗瑤為北路行營都指揮使，奏授嘉州刺史。天復中，授武信軍節度使。建開國，加太子少傅，後封臨淄郡王。建病亟，以宗瑤為金吾使，參預顧命。衍襲位，授太傅。嘗自作高冢，遇暇，則酣酒高歌於其中。無疾，忽一旦默坐而卒，年六十七，人以為知死。

王宗播

宗播，字昌遠，上蔡汝陽人。本姓許，名存。少有膽勇，秦宗權據上蔡，召募豪傑，以宗播為裨校。宗權為梁祖所破，部下皆逃散，宗播亡抵荊州，聞郭禹在歸州，頗完聚，得士卒心，遂往依焉。禹知其材，令統青州元從兵三萬人。時襄州兵圍逼荊州靜江，遊奕將牟權領衆屯清江源，據大山列寨，諸營危窘。宗播言於禹，請(計)〔討〕權，於是伏兵清江岸中，遣列校蔡行能捨舟直抵山下。權素輕行能，罄軍來戰，行能遁歸舟中，權盡銳逐之。宗播發伏兵掩其後，擒牟權，收其軍實以歸於禹。禹大喜。俄而荊師張瓌求救於禹，命宗播率岐州兵解其圍。禹度瓌懦弱，因據其城。秦宗權上蔡別將常厚以數千人由均房來攻夔州，刺史毛湘棄城遁去，保白帝，厚圍之。禹與宗播以十櫂子兵寨於南山以攻厚，厚令夔校韓楚言罵禹，禹不勝其辱。宗播請以壯士五十人夜斫其營，上赤甲山，揭巨石投厚寨中，厚恐懼，與百人遁去，遂破其寨，復取夔州。毛湘奔成都，禹令

捕韓楚言，已為其妻所殺矣。先是楚言妻李氏語其夫曰："君嘗為常司空罵郭尚書，今寨柵危急，鋸解之苦，旦夕至矣。不如早為之所。"楚言不忍，曰："且看事勢。"李度楚言終不引決，乃以刃自後斷其首，并殺二男一女，曰："無為他人所魚肉也。"遂自刎死。禹聞之，大驚駭，為給棺殮，刻石以旌之。留行軍劉昌美守夔州，與宗播溯江而上，郡縣望風而潰，號宗播為"許掃土"。禹至萬州賞功，以宗播為萬州刺史。宗播不得志，居歲餘，禹遣人偵之，見宗播不治州務，但出蹴踘，乃曰："萬州必背我勾脚力耳。"遣卒三百襲之。宗播踰垣夜遁，遲明其衆稍至，遂保豐都。禹攻之，宗播奔成都。建得之，甚喜，命以所部屯蜀州，賜姓名，奏授縣州刺史。建討王萬宏，以宗播為前鋒，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乘勝傳其城，萬宏降。以功奏授漢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建即位，改金吾衛上將軍，(預)〔領〕彭州團練使。岐將劉知俊圍西縣，宗播為四面招討馬步使，夾廉、讓水道連珠寨，首尾相應，以勁卒二百出五動磴擊之，岐軍大敗。遷武信軍節度使。又敗諸蠻於潘倉，加兼中書令，為三招討。攻隴州，降李繼岌，封臨潁郡王。被病歸，建至其第，執手曰："北面開拓，公之力也。"衍襲位，授太子少傅。乾德五年卒，年六十八。

王宗鉷

宗鉷，許昌人。本姓李，名武。父裕，為忠武軍小校。鉷少無賴，善騎射，建募義兵迎駕，得宗鉷，以隸帳下。至岐山，屢有戰功，署為隊長，(節)〔尋〕遷為裨將。以勇過人，

號為"武子路"。建入蜀，賜姓名，常寘左右。遇敵必自挑戰，挾人奪馬而還，遂為軍中所推。建攻成都，一日城內出數騎，直抵七里橋。宗鉷因躍馬奪關子門，蜀將宗行能策馬援槊而至，將及，宗鉷佯墜馬，奪槊以刺。行能徑走入城，宗鉷逐之，至門而還。建慰勞久之，撫背曰："吾得成都，當宥汝十死。"洎建開國，授普州刺史。性輕率好貨，恃勇不法，未周歲，以訟免官，歸成都。

王宗弼

宗弼，許州人。本姓魏，名宏夫，以家籍隸忠武軍。建討王仙芝、尚君長，皆在帳下。建取閬中，補義勇都十將，賜姓名。及入成都，改左驍騎都知兵馬使，累遷嘉、眉二州刺史。建征果州，宗弼掠地於飛鳥，為顧彥暉所獲。彥暉責之曰："王公是討，而君為大將，不能諫止，何敢來見？"宗弼曰："罪固當死，但念平昔與相公有素，故敢來也。"彥暉笑而釋之。先是岐將常厚攻梓州，彥暉乞援於建，建遣宗弼等援之，臨行，建謂宗弼曰"汝等破賊，彥暉必犒汝，汝當報宴，俟彥暉至營中，則擒之俱來，庶免後舉也。"宗弼如其約。及將報宴，而宗弼告之，彥暉遂以疾辭，故宗弼以為言，於是厚待宗弼，以為養子。及彥暉兵敗，建圍之益急，彥暉弟彥瑤有武勇，知其城必陷，請彥暉聚族沈飲自裁，無為它人之所魚肉。一日城陷，彥瑤仗劍入室，宗弼與諸子尚在，彥暉顧宗弼曰："爾非我子，可自求生也。"因壞垣而出。彥瑤遂刃彥暉與諸子而自刎。建入梓州，宗弼束身自歸，建待之如故。逾年，復令將上軍，再授嘉州刺史，

封鉅鹿郡王、天貞軍節度使。衍襲位，拜官城内外都指揮使，判六軍事，封齊王。衍將往秦州，宗弼曰："唐兵壓境，秦州何可去耶？"又上表切諫，衍怒，擲之於地。衍次利州，唐師已入散關，陷鳳州，衍遂遣王招討屯三泉，以拒唐師。未戰，王招討俱遁走，因令宗弼守緜谷而誅王招討。宗弼遂與王招討同送款於魏王，乃還成都，斬宋光嗣等，函首送於魏王。遷衍及母妻於西宫。貴戚納金寶、進妓妾，救死於宗弼者，不可勝計；微有違誤者，咸遭戮焉。盡輦内藏之寶貨，歸於其家。魏王遣使，徵犒軍錢數千萬，宗弼輒(勒)〔靳〕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承班賫衍玩用直百萬獻於魏王，并賂郭崇韜，請以己為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也，焉用獻來！"魏王入城翌日，數其不忠之罪，并其子斬之於毬場。軍士取其尸，臠而食之。先是蜀有謡言曰："我有一點藥，其名為阿魏，賣與十八子。"至是宗弼背國歸唐，果其驗也。

王 宗 範

宗範，本姓張氏。幼喪父，隨母周氏再適建，為九夫人。宗範年十歲，冒姓王氏。及建開國，立周氏為后。宗範沈厚寡言，好延納名士，親從軍。晉暉以女妻之。封夔王，加太子少師。永平四年，黎州蠻入寇，以宗範為第一招討使，宗播、宗壽副之。乃以所賜金募果敢士。出邛崍關，至潘倉，大破蠻衆，斬其首領趙嵯政。追奔至山口城，與宗壽合，殺八千餘人，擒蠻王子趙龍眉等三人以歸。加中書令。後隨衍入洛，至長安，張鐵為節度留後，宗範以珍玩賂

錢，請復姓為猶子，易名師範。後唐天成初，王宗壽改葬衍，師範來弔贈，宗壽不與齒。後為雍州行軍司馬而卒。

周　博　雅

博雅，潁川人。唐光啟中為龍州司倉參軍，考滿將歸闕，以川路梗澁，乃寓止緜谷。建至，博雅袖策謁建於軍門。建素聞其名，一見忻然，接待甚厚，置之〔賓〕〔席〕。博因說建曰："唐祚將終，有土疆者恣為吞噬，以强併弱，然以僕觀之，皆非濟世之具也。明公御衆有術，臨事能斷，僕昨在龍州，已為明公籌之矣。自主上蒙塵，明公親鞚乘龍，匍匐棧道，懷國璽以從，周旋患難險阻之中，勤亦至矣，及論功受賞，不過刺史。今端守一隅，坐待窘迫，非君子豹變之象也。且葭萌四會五達之郊，非久安之地。若不薄人，人將薄我。不如果閬，地奥民豪，楊行遷為陳田之肘腋，控扼要害，不修職貢，以明公臨之，可一鼓而擒也。得其地以廣形勝，得其士以增卒伍，此策之上，不可失也。"建然之，遂取閬中之地，乃奏署博雅為判官。建赴成都，為陳敬瑄所拒，退無所保，建甚危之。博雅曰："兵家勝負無常，古者出師自非晉重耳之賢，豈有一戰而霸者？今邛南城壁完，粟支數歲，取之可以斷蜀右臂，願明公留意。"建曰："吾少在戎行，備知民意，若無受鉞之將，必謂自圖其利，今欲請朝廷命將出征，吾當助成其事。"博雅曰："善。"乃令博雅作奏牘，朝廷嘉之，下詔褒奬。乃授韋昭度西川節鉞，令與建同討敬瑄，割邛、蜀、黎、雅四川，為永平軍節度使。建壁靈池，與王師戮力逾年。會糧運不繼，建欲請韋公班師，因

謂博雅曰："韋公歸闕，我當以兵塞劍門，朝廷謂我何？"博雅曰："今皇綱不振，彊臣掣肘，朝廷命令不出閨壺，明公當折節為軍民計，豈得顧此也！"於是建乃請韋公歸闕，而上表自陳，急攻成都，克之。奏授博雅觀察判官，後出知渝州。未幾，詔加節度判官，遷嘉州刺史。建開國，召拜成都尹，遷御史中丞，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建薨，葬永陵，博雅議山陵事。俄請老，遷左僕射，出為永平軍節度使、雲南安撫使，依舊平章事。卒年六十六。博雅本名詳，犯孟知祥名，蜀史追改之。

晉　暉

暉，許州人。父和，為忠武軍列校。暉少有膽氣，杜審權鎮許昌，以暉為頭營十將，從鹿宴宏迎駕。至山南，宴宏遲留不行，暉素與建相善，謂建曰："鑾駕將回，宴宏觀望不進，而姑息吾輩，甘言見誘，苟不自圖去就，禍且及矣。不如以所部兵為勤王之舉，不爾為晏宏所累，且宮車反正，以吾等為賊黨，何面目行於天下？"建然之，遂俱行。迎至三泉，僖宗嘉之，名其軍曰忠義，以暉為指揮使，隸右神策軍。及再幸褒斜，復統南營兵，與建同為先鋒。天子居梁，暉統四部兵屯黑水，修營棧道，往來無阻。朝廷慮其彊盛，因罷拱衛，授集州刺史，以散其朋衆。一歲之中，凡歷數郡，益欲窘之也。建圖梓州，遂往會焉，建以暉為壕寨使。建開國，授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黔中郡縣多屬涪陵，比部員外郎陳凝為涪州守，以暉制銜中不帶涪州刺史，遂不納牌印。暉上疏歸之，凝責授瀘州司户，暉招來逋

竄，剗除蠹弊，州民愛之。罷，上表請老，日夕與親友宴，談噱為娛。嘗自言曰："吾生罹多難，學執干戈者，為求飽煖耳。今至此矣，復有何望！我嘗拔王宗魯於行陳，今致位將相，女復為王妃矣。"分封宏農郡王。卒年七十九。

張　造

造，長社人。父公素，齊州長史。造幼好兵家之學，年二十應募，隸忠武軍。從鹿宴宏出征，及宴宏據褒中，心無回志，因與建謀曰："吾輩遠離鄉土，保聚無名，今大駕將回，主帥反側，或隨其逃遁，則皆賊也！不如率衆拱衛，以取美名。"建納之，遣使上表，僖宗驛召旌賞，遂參翊衛，隸神策軍。及再常〔幸〕褒中，以扈從功授萬州刺史，道阻不能去。會建起兵閬中，以造為行軍司馬。廣漢糧盡，建慮軍情有變，謀各據一郡以自固。造首倡大義，慰諭將士，衆皆感悦。龍紀初，詔授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遷茂州刺史。從討陳田，引軍攻笮橋，為陳敬瑄所敗，歿於陣，年四十五。建以其死事聞，詔贈司徒。子彦昭，為感德都知兵馬使，從建收巴西，破葛佐，授劍州刺史。建圍梓州，彦昭攻堅力戰，歿於陣，建痛惜，撫其尸以泣曰："父死於前，子繼於後，忠勇之節，出卿一門矣！"

張（勍）〔勘〕

勍，長葛人。善推步之學。少隸忠武軍籍，從討王仙芝，以勇敢稱。建以所部迎駕，署勍義勇都判官，復隸神策軍。乃總占候之要，著《太一元精秘訣詷》七十一首以獻。

僖宗奇之，詔與建同列。從建起閬中，破得陽寨，斬王彦儔。時建屢為山行章所困，勍每臨陣，拔槊蒙輪，殺十餘人，敵為之稍却。奏署定信軍都知兵馬使。大順中，與王宗保同破浣花寨。建將入成都，城中多亡命不逞之徒，建恐其搆亂，乃令勍為諸都斬斫使，兼左右廂都虞候，以誘掖鎮撫之。勍既入城，索無賴者得百餘人，悉鞭其胸，死者相藉，中外帖然，不敢偶語。建即位，歷眉、邛二州刺史卒。

李　簡

簡，許州長葛人。少以驍勇隸忠武軍。從鹿宴宏出征有功，遷為列校。建起閬中，簡為義勇都副兵馬使。大順二年，陳田遣將屯西浦，簡以所部擊破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與常厚舉兵援陳田，建令簡逆擊之，相遇於鍾陽。簡謂諸校曰："賊遠來多疲，及其未成列擊之。"遂竪陣鳴鼓而進，連破其七寨，斬首千餘級，擒其將楊知宥、楊行立等，獲其軍資甲兵不可勝計。建攻毛湘於邛州，以簡為前鋒。晉原守任從誨領步騎二萬，銜枚奄至，解邛州之圍。簡曰："賊輕而驕，正可用奇，不勞與戰。"乃分步騎三千，為兩翼，潛河村，俟其半過，夾擊之，從誨敗，俘甲馬數千。俄而邛州軍使任可知斬湘以降，建令簡入城慰撫。景福中，彭州部將李堯率兵焚繁雒以援常厚，建令簡逆擊之，臨陣斬堯，遂進攻其城，連拔七寨，常遁走。建獻捷於朝，以簡為邛州刺史。卒於治所。

潘在迎

在迎，字亞卿，前蜀樞密使炕之子。身長六尺，精神警悟，少任俠，不修細行，交結屠狗。天復中，起家節度押衙。王建開國，以為扈蹕軍使、檢校司徒、守羽林大將軍、內皇城使。唐宸搆難，謀害宿將，委在迎以腹心。黜者既行，多以後命誅。在迎妻徐氏，后兄女，為營護之獲免。衍荒於酒色，在迎與韓昭輩多預宴宮中，自昏達旦。王宗壽泣諫衍，在迎等紿以酒悲，自是大臣結舌無敢言者。王宗壽鎮果州，以在迎為都指揮使，知州事。渠江賊杜處齊招納亡命，據巴王城，在迎討平之，以功授果州團練使。魏王繼岌平蜀，補為右職。知祥鎮成都，復令典兵，未幾出為蜀州刺史。董璋遣使井韜於郡中，置邸回易，在迎給事，蓋仁達盜官麥以逃誣，告在迎。因井韜密餽金於董璋，知祥命執仁達送於蜀州，在迎斬之。尋命在迎以州兵安撫後田，乃服藥下痢，以疾告，召歸。知祥親臨問焉。遂請致仕，從之。嘗謂人曰："我於前蜀有誅唐宸安(祉)〔社〕稷功，當合秉旄鉞。今逮事霸主，〔親觀虎變，求〕一鎮不得，命矣夫！"明德末，卒於成都，年五十六。在迎〔辯而多詐〕，以財發跡，至於權門要地，悉啗以厚利。曰：未必盡仗之，但〔不欲〕其冷語爾。

九國志卷七

後　蜀

後蜀。高祖，自後唐同光三年入蜀，至後主廣政二十八年國滅，父子二世，凡四十一年。

高祖，姓孟，名知祥，字保胤，刑州龍岡人。晉王弟克讓婿也。莊宗建號，為太原尹。同光三年破蜀，以為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明年莊宗遇弒，明宗立，加封太原公。長興三年破董璋，兼有兩川，為蜀王。明年建國，改元明德。是年七月甲子薨，年六十一。謚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葬和陵。

後主，名昶，字保元，初名仁贊，知祥第三子。明德元年七月丁卯嗣位。不改元，仍稱明德元年。四年改廣政，至二十八年，宋將王全斌軍至城下，出降。五月至汴京，改封秦國公，越七日薨。時宋乾德三年六月也。年四十七。追封楚王，葬洛陽。

趙季良

季良，字德彰，濟陰人。父胤，唐穀熟令。季良幼涉書史，長於吏治，尤善騎射。王檀聞其名，辟為保義軍節度推

官。楊師厚鎮鄴，署元氏令，徙魏州都督府司録參軍。後唐莊宗入鄴，召見與語，以季良有文武才略，即授大理評事，依舊司録參軍，充義勝都指揮使。軍中謀議，多以諮之。時兵革屢興，屬邑租賦逋久，一日莊宗召至，切責之。季良對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莊宗正色曰："爾掌輿賦而稽緩，安問我勝負乎！"季良曰："殿下方謀攻守，復務急徵，一旦衆心有變，恐河南非殿下所有。"莊宗斂容前席曰："微君之言，我幾失吾大計。"自是益加禮遇。遷興唐府少尹，司録參軍如故。嘗夢手扶御座，自謂輔佐之象，繇是頗述天時人事以諷，莊宗深納其言。及即位，授光禄少卿，兼洛南水陸營由都制置使。明宗即位，遷太僕卿。會宰相任圜兼鹽鐵事，薦季良為判官。明年，授檢校户部尚書，為西川官告使，兼三川都轉運制置使。知祥素重其名，一見遂悦，奏留為節度副使，累表不許。會李嚴來為監軍，知祥深懷疑慮，乃誅嚴，而署季良為副使。天成三年，明宗下詔徙季良為果州團練使，知祥匿其詔書，密上表留之。明宗不能奪，遂允其請。自是傾心接待，情好款洽。或入謁稍晚，知祥必顧左右曰："副使來何遲也？"及至，則讌語竟日。每有謀議，無不見從。時朝廷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閬，季良言於知祥曰："朝廷增兵二鎮，張犄角之勢，將有不測之變也。公處親賢之地，以忠信見疑，儻失先機，則禍不旋踵矣。"知祥曰："計將安出？"季良曰："我甲兵雖衆，然而勢孤易動，請與東川董璋合從，先平遂、閬，則朝廷兵至，我無内顧之憂矣。"知祥從之。及王師入劍門，而遂、閬已平，果無功而還。及捷書至，知祥匿之，謂季良曰：

"北軍漸邇，奈何?"季良曰："徐北軍至縣州，已來必遁。"知祥問其故，對曰："縣師千里，饋運不繼，彼勞我逸，不走何待?"知祥大笑，以捷書示之。及克黔、夔二州，以季良為武泰軍節度使。董璋率衆入廣漢，知祥領兵拒之。季良留守成都，制置經度，軍用無闕。先是季良嘗與知祥從容語及璋，植性狠戾，下多怨憤，若堅守一城，攻之難克矣。及聞璋起兵，知祥憂形於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自來送死，此天以璋授公也!"俄而璋果敗，加檢校太保。明宗崩，知祥建號，加特進守司空、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判三司。昶襲位，加守司徒，領山南節度使，行興元尹。廣政九年卒，年六十四。謚文肅。季良性寬厚，居常無喜慍之色。母早亡，事從母如所生。季札、季友皆從弟也，并賓位清顯。所上遺表，言不及私，蜀人韙之。

趙庭隱

庭隱，開封人。世為卿家。庭隱少知兵律，尚氣義。始事梁祖子友亮，因擊踘墜馬死，庭隱、董璋等十數人，皆追赴汴州，知其無過，竟釋不問，令結事左右。末帝即位，唐莊宗入鄴，兩河對壘十有餘年。時庭隱為邢州都監，累立戰功，節度使劉重霸嫉之，誣庭隱將所部兵降於莊宗，因械送汴州。末帝知其非罪，又重違邊臣之請，乃貶庭隱於南陽。未幾追復舊職。王彥章守中都，庭隱在其軍中，及彥章敗，庭隱為莊宗所獲，將以就戮。大將夏魯奇奏曰："此矬也，其材可用。"遂釋之。魏王繼岌討西川，以庭隱為先鋒監押。自入敵境，即禁兵士燒廬舍、剽財物，蜀人德

之。魏王平成都，録其功，奏授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知祥至蜀，康延孝陷漢州，遣庭隱率兵擊破之，擒延孝，檻送闕下。知祥奏加檢校司空、漢州刺史，因留屯成都。長興初，明宗將議伐蜀，乃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閬，以分其勢。知祥令庭隱與李仁罕、張業率步騎十萬，經略遂、閬，魯奇堅壁不出戰。會唐師入劍門，知祥急召庭隱，令統銳兵五千至東川，與董璋合軍以拒之。至中路大寒，士卒不能前。庭隱撫諭勞問，將卒皆奮，遂營於普安，深溝固柵以養銳。一日唐師奄至，又分兵斷三嶍叉水及土橋，庭隱密遣軍中善射者五百人，伏唐師之歸路，乃領軍出營，久而不戰。至暮，唐師退，庭隱縱兵追之，伏卒齊起，表裏合擊，唐師大敗。初唐師之入劍門也，内有堅壁，外有勍敵，遠近駭震。及庭隱之捷，人心乃安。知祥遣使慰勞，賜書以褒之。明年，别將平魯奇，唐師至葭萌而還。庭隱班師，知祥親勞於郊。翌日至其第，錫賚甚厚。即授昭武軍節度使留後，以鎮遏葭萌。知祥送於北郊，親舉觴以勸之。在鎮踰月，上言三泉餘寇盡去，乞假一旅之師，以拓漢中及秦鳳之地。知祥答書慰勉，且令休息。董璋襲廣漢，將攻成都。時東川廩藏充實，部下多敢死之士，其來也，衆皆畏之。知祥親督諸將，召庭隱為副，以率勵士旅。璋遺書庭隱，而詐達於知祥，以書授庭隱，投書褚中曰："彼必反間之辭，不足觀也，竢擒董璋而後閱之。"與璋戰雞蹤橋前，頗為所挫，庭隱偽遁，璋逐之。知祥與公鐸領兵繼進，璋軍亂不成列，庭隱復整陣，與知祥、公鐸合擊之，璋軍大敗，斬首數千級。璋領數騎遁歸東川，為部下所殺。庭隱追至

東川，頓兵城下，以待知祥。梓州平，以庭隱為節度使。會李仁罕自遂州至，求領東川，庭隱將讓之。知祥以庭隱功多，且怒仁罕之貪愎，遂自領兩川節度使，以庭隱為保寧軍節度使，以閬、果、蓬、渠、開五州隸之。昶襲位，李仁罕求總六軍，將圖非望。以庭隱為六軍副使，以制之。未幾仁罕誅，改衛聖諸軍指揮使。明年，移鎮東川。廣政初，加中書令。庭隱久居大鎮，積金帛鉅萬，窮極奢侈，不為制限，營構臺榭，役徒日數千計。十年被病，懇讓兵柄，疏再上，從之。仍就第册為宋王。經歲不能起，賜肩輿入朝。既謁見，昶感動涕泣，賜金沃盥及繪錦，加太師。卒年六十六。子崇祚、崇韜。

趙崇韜

崇韜，少驍勇，有父風。累從征討有功，署副兵馬使。及庭隱卒，昶以崇韜領衛聖諸軍使，以襲父任。廣政二年，周師復至境上，昶以崇韜與控鶴指揮使袁可鈞，同為北面招討。崇韜率勵將士，行陣整肅。士卒有黥其額為斧形者，號曰"破柴"。周師前鋒屢為崇韜所敗，至歸安而退。二十七年，王師來伐，崇韜與李廷珪等率兵拒之，遇王師於漢源。崇韜策馬先登，我師大敗。崇韜力戰不止，兵器皆斷折，猶手擊殺數人。為王師所擒。

張業

業，開封浚儀人。性沈厚，有果斷。事梁為東頭供奉官。時兩河兵革未息，業頻領監護之任，皆立戰功。法令

峻整，士卒畏之。莊宗入洛，聞業有幹略，擢為列校。繼岌伐蜀，以業監先鋒兵，補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蜀平，以所部兵駐成都。知祥入蜀，奏授檢校司空、簡州刺史。時蜀漢賊盜羣起，燒劫鎮戍，百姓驚憂，知祥遣業率兵捕之。業令五家為小保，五十家為大保，旬日之內，擒獲殆盡。討夏魯奇於遂州，以功授寧江軍節度使、兵馬留後。董璋襲成都，業在夔州聞之，率所部赴難。東川平正，授節鉞，加檢校太傅。明德初，領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會武定、興元兩鎮來附，令業將兵二萬，屯漢水。業至褒梁，分布寨柵，控扼駱谷、秦鳳諸隘。會武定軍衙將與蒲谷鎮將任漢謙同謀，導晉師入武定，業遣戍卒擊走之。昶襲位，改武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是歲，昶殺判六軍事李仁罕。業，仁罕之甥也，昶慮其為變，詔歸本道。未幾召入，依舊同平章事，兼判度支。新收征稅，多為主吏乾沒，業作盜稅法，犯者十倍征之，吏民不堪其命。業多視事私第中，宰相之門被桎梏者常滿，昶知之，遽除十倍之法。業子繼昭好擊劍，嘗與淨衆寺僧歸信同訪劍術士。右匡聖指揮使孫漢韶與業不協，告業與繼昭同謀不軌。翌日，令壯士就都堂擊殺之，年五十七。

武　漳

漳，字巨川，太原文水人。父玉，汾州別駕。漳少勇敢，善騎射，事莊宗為定塞都虞候。莊宗以全軍援澤潞，漳與裨將數攻其別寨，斬首千餘級。擢太原衙前兵馬使，改匡聖軍指揮使。同光初，從魏王繼岌入蜀，因留成都。知祥

鎮蜀，補衙内右第二指揮使。天成初，漳與張公鐸迎瓊華公主於北都。中國兵革之後，盜賊充斥，漳被堅執銳，通夕不寐。至蜀，改左第二指揮使。奏授檢校僕射。其後東討果閬，北拓劍利，漳屢有功。授緜州刺史。知祥開國，改邛州，遷山南節度使。漳以褒中用武之地，營田為急務，乃鑿大洫以導泉源，溉田數千頃，人受其利。入為奉鑾肅衛指揮使，未幾改山南加同平章事。廣政七年卒於治所，年六十四。漳質厚儉約，所至有治迹；俸入之外，不營貲產，蜀人稱之。

李　肇

肇，汝陰人。父璟，唐神策兵馬使。肇少以材勇，從父征伐。後隸宣武軍，補左建牙都頭，累遷陝虢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平梁，恢復平洛，割宣武一軍隸於河東。時知祥為北京留守，待之甚厚。同光中，以所部兵，從魏王繼岌討蜀。蜀平班師，康延孝至普安叛，擁衆回據廣漢。肇在其伍中，延孝敗，肇被俘。而知祥親釋其縛，擢為衙内都指揮使。未幾，奏授嘉州刺史。長興初，我師圍夏魯奇於遂州，唐師來援，劍門不守，肇領兵赴普安以拒，唐師不得進。以功改漢州刺史，駐軍緜谷。明年，董璋率兵攻成都，軍勢甚盛，遣使致書於肇，諭以禍福。肇素不知書，擲之於地曰："此不過勸我叛爾！"因并其使殺之。梓州平，加昭武軍節度使。昶襲位，肇以足疾不即時來朝，昶怒，罷其軍權，授太子少師致仕，於邛州安置，坎壈不得意。廣政八年卒，年七十。

李仁罕

仁罕，字德美，陳留人。少隸宣武軍為小校，客貌瓌偉。梁祖為四鎮節度，署為衙内。昭宗幸鳳翔，梁祖遣仁罕奔問行在，因修貢禮。梁祖革命，補宫苑儀鸞等使，歷許、蔡、華三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伐蜀，令監先鋒軍。知祥領鎮，奏授馬步軍都指揮使。康延孝叛，知祥命仁罕討平之。以功授彭州刺史，遷蜀州。夏魯奇鎮遂州，稟朝廷之命，繕治兵甲，將圖蜀。知祥與董璋謀先討魯奇，令仁罕攻遂州，拔之。以仁罕為兵馬留後，未幾承制授武信軍節度使。又以所部兵定三峽。走夔將安崇院。知祥卒，命仁罕輔政。昶嗣位，令判六軍事。仁罕奉幼主無隱情，自以先朝舊老，遇事必諫。時控鶴指揮使張公鐸、内醫韓繼勳、封德庫使韓保貞、弓箭庫使安思謙等，皆昶在東府時舊所親狎，素不為仁罕所禮，皆懷怨怒，每譖仁罕欲納王衍妃徐氏為側室，遂誣以姦。昶大怒，俟仁罕入謁，令武士擊殺之，年六十二。

李延厚

延厚，洛州平恩人。父及，唐邢州别駕。延厚少有膽略，善騎射。從父琮為洛州節度使，率衆歸於梁祖，延厚亦從焉。梁補左拱辰指揮第二都頭。後唐同光中，以所部兵從魏王入蜀，改馬軍右驍銳第一指揮使。康延孝入漢州，知祥遣延厚率精兵二千，會李仁罕往討之。將行，延厚集將卒於營口，誓之曰："今出師征討，不三旬必破賊，乃立

功圖賞之日也。士(率)〔卒〕有誓國報恩、不以家為慮者，立東廂，衰疾怯懦、厭為征行者，立西廂，無自苦也。"得請行者七百人，逐延孝西寨，斬首百餘級，竟拔其城。以功奏授檢校右散騎常侍，改右廂馬軍都指揮使，歷陵果州刺史。源州押衙文景琛叛，延厚討平之。岐軍逼文州，延厚率衆赴援，即日解其圍。袭襲位，遷雅州刺史、永平軍節度使，未幾移鎮昭武軍。廣政九年卒，年六十一。

張公鐸

公鐸，太原樂平人。父項，唐儀州兵馬使。公鐸身長七尺，倜儻有節義，好文史之學。知祥為北京留守、録為親從；及出鎮成都，補為牙校。從高敬柔迎公主於晉陽，轉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董璋舉兵襲我廣漢，先鋒兵將至成都，公鐸率諸軍從知祥逆戰於雞蹤橋。我師不利，公鐸率所部兵力戰，直衝其腹，璋兵大敗，梓州平。以功授簡州刺史，遷奉聖控鶴都指揮使。知祥病，公鐸與趙季長、趙庭隱、李肇等同受遺命輔政。袭襲位，授保寧軍節度使。為政嚴猛，寮吏畏憚。時承前蜀之弊，獄訟繁多，案牘堆積，公鐸量其所犯，隨意裁決，無不稱當。在任六年，民被其惠。先是屬邑連歲多逋租，公鐸詰其由，乃豪民猾胥，乾没賦税。時令佐已有授代者，公鐸悉勒止之，令盡徵其租而後解，由是不數日，徵錢糧數萬貫斛。時論以為嚴而不殘，遷寧江軍節度使。公鐸馭下嚴正，宿衛二十餘年，宮禁寧謐。初染心疾，袭憂之，為玉局洞開靈室壇，親署青詞以醮焉。廣政八年卒，年六十二。

張虔釗

虔釗，遼州榆林人。父簡，唐檢校尚書左僕射。虔釗少以武勇，事唐武皇。莊宗之世，累補左右突騎軍使。莊宗嘗以偏師取鎮陽，命虔釗率騎勇為前鋒，屢挫賊鋭，遂陷其城。明宗即位，以虔釗有將帥才，擢為隨駕親軍都指揮使，歷遼、春二州刺史。天成中，鎮定節度王都阻兵，連結契丹為邊患。命虔釗為北面行營兵馬都監，進討契丹，殺傷甚衆，虜不敢南下；遂圍定州，百日而城陷，斬王都，降其餘衆。師還，以功遷還海將軍節度使，未幾移鎮山南兼西面諸州馬步軍都部署。應順初，閔帝即位，以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有異志，發兵討之，詔虔釗為犄角。師次岐陽，人心離散，降於從珂。虔釗憤之，乃退歸南鄭，率孫韶以山南之地納款於蜀。知祥遇之甚厚，委以節鉞。昶襲位，加中書令，歷左右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出為昭武軍節度使。及漢祖即位，乃移鎮梁州，以觀朝廷之變。會晉昌軍節度使趙匡贊、鳳翔節度使侯益俱謀歸蜀，遂以虔釗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應接經略。俄而趙匡贊、侯益請昶出師，掠定三秦，因命虔釗與韓保貞等總師五萬，出散關。雄武軍節度使何重建出隴右，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出子午谷，會於雍州。廷珪始出子午谷，聞匡贊為王景崇所逼，棄城自拔東去，遂先退師。時虔釗、福誠、保貞師次陳倉，謀不相協；而侯益聞匡贊已去，廷珪班師，亦誠款中變，閉壘不出。司天監趙廷樞累以雲氣候不利，諷於保貞，保貞惑之，乃與福誠率所部，取隴州道會重建歸蜀。虔釗留寶雞，以

勢孤不可深入，遂班師。士卒夜發，部伍不整。至興州，自以功業不成，感憤而卒，年六十六。

潘仁嗣

仁嗣，浮陽東光人。父廷訓，密州都指揮使。仁嗣少倜儻尚氣，起家為保義軍兵馬使。後唐魏王繼岌西伐，仁嗣以所部兵從入蜀。蜀平，改左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知祥受節鉞，留在麾下。康延孝襲漢州，知祥遣仁嗣率兵救之，連破數寨，遂屯於漢州。董璋興兵趨成都，城外皆為敵境，仁嗣以所部兵陣於赤水。璋以全軍二萬擊之，仁嗣大敗，以十數騎潰圍而出，身被十餘創，卧於血中。及璋敗獲免，知祥親至其第，以藥傅之。明德二年，奏授武定軍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之任，卒於成都，年四十六。

龐福誠

福誠，河東太谷人。少善騎射，倜儻，交結豪俠，傾竭家産。中原兵亂，福誠聚徒鄉里，剽掠(孫)〔縣〕鎮。知祥為北都留守，署昭為太谷主簿，令招諭福誠，因相率歸附。從知祥入蜀，補衙内指揮使。王師陷劍門，從趙庭隱率兵據石橋。福誠夜領兵數百人，循水次東北上山攻王師，夾其腹背；王師不虞其至，舉軍驚擾，因奮擊破之。以功遷茂州刺史。知祥建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昶襲位，歷資、緜、邛三州刺史、奉鑾肅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會張(處)〔虔〕釗經略秦中，以福誠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克寶雞，分兵吴山，進攻隴州，以(歸)〔功〕改左驍騎軍都指揮使、武寧軍

節度使。廣政十五年，授□衛上將軍，以目疾罷。卒年七十一。

李彦琦

彦琦，字子温，京兆長安人。本姓楊氏，祖、父皆隸神策軍。彦琦善騎射，有權略。唐中和初，鳳翔李彦真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齒於諸子。後昭宗西幸，梁祖迎駕，攻逼岐下者累年。及昭宗東遷，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彦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劉知俊自靈武班師，途經長城嶺，梁將率精鋭數萬躡其後。彦琦與俊同設方略，擊敗之。潞王之守岐下也，諸道將急攻其壘，彦琦時在圍中，罄家財以給軍用。潞王篡位，以功授檢校太傅，知河陽軍府事，俄授鎮州兵馬留後。晉祖入洛陽，彦琦罷職西歸。家財素厚，乃閉關自奉，游心釋氏，專務散施。廣政十年，王景崇納款於蜀，彦琦因歸成都，授左將軍維州刺史。卒年八十八。

孫　欽

欽，幽州安次人。性忠烈，善騎射。少遇亂，隸安義軍節度使，充衙内都頭，後改補合州衙内都頭，兼土客都虞候。從本州刺史徐章入蜀。會知祥鎮成都，長興初，轉充右截山都頭。董璋來寇，戰雞蹤橋，有功，遷普州刺史。昶襲位，累遷東川武德軍左奉聖都指揮使。廣政十五年，令以所部兵北攻。欽將行，白於都監王承丕。承丕將謀亂，

欲害判軍府事郭延鈞，曰："詰朝當領部卒二千人，介胄閱於雄義營，欲與府公觀之"。欽未知其由，從容謂承丕曰："卒閱習舊，皆木刀竹槍，今都監令執帶器甲，將士臨行，又是詔旨，或有不虞如何？"承丕遂止。又明日，欽已具行裝，入辭承丕，承丕止之，同詣府中謁延鈞。及延鈞送承丕上馬，承丕頤指數卒，擊殺延鈞，自稱准詔處置軍府事。即據府廳指揮，放諸司罪人，分遣將校領兵屯果、閬、緜、劍州，拒守劍門關；發帑廩以賞將士。自辰至巳，亡命之徒應募而至者千餘人。明日，大會將校寮屬，欽言於衆中曰："郭延鈞既抵朝憲，遠近未知其由，公受命權總留務，願出詔書，以示軍府。"承丕曰："作好官何問詔書？"欽知其已(判)〔叛〕，乃紿之曰："州城內外，人情未安，願為公督部下兵以伺察之。"因躍馬而出，承丕連呼不止。馳至本軍，立召將士，告其事，遂率衆徑趨府中。承丕左右皆奔散，因擒斬之，傳首成都。加檢校太子賓客。二十五年，寢疾卒，年七十二。

何重建

重建，其先回紇之別部，居雲朔間。祖允慶，父懷福，從後唐武皇世著勳閥，因家於太原。重建初事晉祖，為奉德馬軍都指揮使，歷驩、睦、曹三州刺史、檢校司徒。會延州節度使丁審琪殘暴貪冒，蕃部苦之，重建以所部兵攻其城，審琪遁去。晉祖即以重建權節度兵馬留後，下車，諭以威福，邊民安堵。就加昭武軍節度使，累遷涇、鄧、貝、澶、孟五鎮節度使，皆以廉儉簡易稱。未幾移鎮秦州。廣政十

年，契丹犯中原，虜使賫偽詔至，重建不勝其憤，謂將吏曰："吾事石氏二主，八擁旄節，人臣之榮已極矣，豈能交臂以事戎狄？"乃斬其使，以秦、成、階三州歸款於我。昶遣右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勳馳往慰諭，賜予甚厚，加特進同平章事，依前雄武軍節度使。時固鎮與鳳州未平，重建悉經略討平之。昶大舉兵北伐，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以重建為招討使，由隴州路以進師，無功而還。堅請入覲，昶不許。二十一年，加兼侍中。卒年六十九。

孫　漢　韶

漢韶，太原人。祖昉，唐嵐州刺吏；父存進，振武節度吏。漢韶幼有器局，風儀峻整，存進尤愛之。起家安定軍使。知祥留守晉陽，屬蕃渾侵擾邊郡，表令漢韶督軍進討。莊宗知其可用，遂委以戎律，大破虜寇，擒獲甚衆。以攻授檢校右僕射、蔡州刺史。明宗即位，遷彰國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累遷昭武、武定等軍節度使。閔帝嗣位，加特進。漢韶以其父名，上表讓之，改檢校左僕射。制曰：改會稽之字，抑有前聞；換懷寶之文，非無故事。及潞王入洛，遂與張虔釗等奉表歸附。及謁見，與知祥叙汾上舊事，及洛中更變，相對感泣。知祥曰："豐沛故人，相遇於此，何樂如之！"於是賜第宅、金帛，供帳什物，悉官給之。授永平軍節度使。昶襲位，加同平章事。明德三年，入為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政十年，為山南節度使。〔會〕何重建以秦、階、成三州歸附，鳳州石奉頵堅守不通我使，昶遣漢韶入城宣慰，號令嚴肅，秋毫無犯，駐數日乃還。加檢校太師、

雄武軍節度使。後以疾乞解兵柄，封樂安郡王，賜肩輿舁入蜀。卒年七十二。漢韶忠勇有父風，而重厚過之。居藩閫皆有治迹。始以去危即安，委質於我，頗竭股肱之力，終保富貴，識者多其淳慤。

高彦儔

彦儔，太原人。少善騎射，慷慨有大節。知祥留守太原，召為軍校，從入成都，授親衛指揮使。昶襲位，遷茂州刺史。廣政十年，泰州何重建以城降，以彦儔領雄武軍節度使，領衆守其城。未幾召歸，領右衛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十八年，周師攻秦、鳳，以彦儔為北路行營招討使，與李廷珪、吕彦琦率兵赴援。與周師遇於唐倉，大戰，我師敗績。彦儔保退青泥嶺，周師遂克階成、秦、鳳等州。彦儔歸成都，昶釋不問，改寧江軍節度使。二十七年，王師來伐，分兵由峽路攻夔州。彦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據吾城下而不擊，將何待也！"乃獨領麾下千餘人以出。時王師頓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引兵與守謙戰，我師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彦儔整衆將出拒戰，王師已乘而入。彦儔力戰於城下，不勝，身中十餘槍，左右皆散去。彦儔奔入府中，反拒其門，判官羅濟勸彦儔單騎歸蜀。彦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忍殺我，何面目見蜀人乎！"濟又勸其降，彦儔曰："老幼百口，俱在成都，以一人偷生，舉族何負？今日止有死爾。"即解符印授濟曰："君自為計。"俄而王師壞門，彦儔挺劍拒之，殺十餘人，於是登樓

縱火，自焚而死。大將劉光(又)〔又〕憐其忠蓋，收其骨以葬焉。

李廷珪

廷珪，太原人。幼慧黠，七歲隸知祥帳下為給使。從入蜀，為牙軍指揮使。征康延孝有功，遷陵州刺史。知祥征東川，廷珪權領親軍以從。董璋平，轉資州刺史，累改眉、蜀二州。昶襲位，遷奉聖控鶴都指揮使，領興元節度使，歷雅、遂、閬三鎮，加兼侍中。廣政十八年，周師攻秦、鳳，以廷珪為北路行營都統，高彥儔、吕彥珂為招討。廷珪遣先鋒指揮使李進以兵據馬嶺，分兵出斜谷，營於白澗，將腹背以攻周師；又遣染院使王巒領兵出唐倉。與周師遇，我師敗走，王巒死之，而馬嶺斜谷之兵聞之，皆退奔。高彥儔與諸將謀退守青泥嶺。由是秦、鳳、階、(我)〔成〕之地，皆陷於周矣。廷珪上表請罪，昶釋不問。明年來朝，遷左右衛聖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仍分衛聖步騎為左右十軍，以武定軍節度使吕彥珂為之使，并隸於廷珪。二十八年，王師拔劍門，加廷珪太子太傅，令從元喆統兵以拒王師。至緜州，聞王昭遠、趙崇韜之師皆敗，元喆懼，退保東川。翌日奔歸成都，所過盡焚其儲蓄。及王師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贍按籍詰所在軍資，將歸罪於廷珪。廷珪問計於部將康延澤，曰："吾觀王公，志在聲色，苟足其欲，則置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蓄妓樂，遂求於姻戚家，得女妓四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繇是獲免。歸朝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卒。

王彦銖

彦銖，太原人。祖義方，汾州長史；父德成，贈太子少保。彦銖性仁弱，不好弄，讀書究大義。天祐中，事知祥於太原。後入蜀，累補節度押衙。詔使李嚴之為監軍也，密懷異謀，知祥數其過，命彦銖擒斬之，嚴之左右無敢動者。知祥破董璋，擇腹心有權略者俾護其軍，於是以彦銖為東川監押。及建國，轉授右僕射。昶襲位，歷蓬、嘉、雅三州刺史，出為山南兵馬都監。數載罷歸，補左右羅城使、眉州刺吏，遷昭武軍節度使，轉右衛聖馬軍都指揮使。罷歸，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復授昭武軍節度使。廣政二十四年卒於治所，年六十五。

李奉虔

奉虔，太原人。本姓王氏，祖欽，唐隰州刺史；父存賢，佐唐武皇累著功，因賜姓李氏。梁人攻上黨，莊宗親總大軍以援之。存賢先登陷(州)〔敵〕，授盧龍軍節度使。奉虔幼有才略，不循小節。年十四，為幽州衙内都指揮使。居父喪，骨立數歲。及知祥鎮蜀，奉虔懇請從行，補廳直左押衙。明宗即位，充貢奉使。諸將進攻遂寧，王師掩至，劍門不守。知祥命趙庭隱督兵往拒之，署奉虔為兵馬監押。時衆寡不敵，人心動搖，奉虔與庭隱率勵士卒，竟敗王師。以功授檢校右僕射。昶襲位，領嘉州刺史、文思使，遷右金吾衛大將軍，為昭武軍都監。屬夏秋多雨，嘉陵江溢出城，奉虔置堰，開湍瀨二十餘處，洩其蓄水，築堤以護之。城池克

完，人被其利。授昭武軍節度。自監護擁節旄，自奉虔始，人皆榮之。入為左右街功德使，卒年六十三。

王昭遠

昭遠，成都人。幼孤貧，年十三，依東都僧知諲為童子。知祥入蜀，飯僧於府署，昭遠持巾履，從知諲得入。時昶方就學，見昭遠聰慧，留給事昶左右。昶嗣位，以為卷簾使，遷諸司使。會樞密使王處回得罪，乃以昭遠為通奏使，知樞密事，機務一以委之。府庫財帛，恣其所取不問。未幾，遷山南節度使。判官張廷偉言於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遣人致書通好，并閬令其發兵南下，我即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可坐有關右之地，則君之功，無有出其右者。"昭遠然之，乃言於昶。遣人間行齎蠟書以往太原，為疆吏所獲。及王師來伐，昶令昭遠與韓保貞、趙崇韜等領兵，以抗王師。昭遠好讀兵書，頗以將略自任。始發成都，昶遣宰相李昊等餞於郊外，昭遠酒酣，攘臂而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以此數萬彫面惡少，取中原如反掌爾。"及行，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時王師已破劍門，昭遠大懼。俄與王師遇於漢源，趙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崇韜敗，乃免胄棄甲，走投東川，為追騎所獲。送闕下，授左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

安思謙

思謙，并州人。幼事知祥於太原，以勤恪聞。知祥入

蜀，補為軍校。昶襲位，頗見親信，歷簡、邛、彭三州刺史、奉鑾控鶴馬步軍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未之任，改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山南節度。時鳳翔監軍王景崇以城歸順，命思謙率兵應接，且略地關中。會漢兵圍鳳翔，燒其雙門，景崇遣使來求救。昶遣思謙及韓保貞等率兵救之，兵次右界。漢兵屯寶雞城，思謙令保貞分兵趨隴州，逼汧陽，以分其勢；又遣先鋒將申貴等分兵走摸壁，設伏時家林。貴以數百人晨壓寶雞，列陳以誘漢兵。漢兵爭出戰，貴偽遁，漢兵逐之，為伏卒所擊，退入寶雞城。思謙次渭水，將引軍濟。會羅暐保義軍與東相應，掩我不備，多殺士卒，而漢兵復振。思謙與諸將議曰："糧儲將盡，而賊勢且盛，不如釋之，以圖後舉。"遂班師。十二月，景崇又來告急，昶復督思謙令進兵。思謙請先運糧四十萬斛，然後進軍。昶覽表不悅，謂左右曰："古之良將，因敵取資。近者契丹以數十萬衆入中原，豈先事飛輓耶？揣思謙此意，必不為朕進取也。"乃發興州乾渠渡糧食及山南諸倉米數萬斛，屯鳳州以益之。思謙不得已，遂進軍，次大散關，申貴以所部先進擊。漢兵燒箭筈寨，毀閣道遁去。貴盡銳追之及安都，思謙進軍玉女潭，又殺漢兵千人。漢兵退屯寶雞城，思謙駐軍摸壁。時保貞之師攻隴州不能下，思謙遂遷延不進。會漢兵陷鳳翔，景崇死，乃班師上表待罪。昶釋不問，召歸移鎮閬州，仍留宿衛。思謙以受任無狀，為物議所薄，頗不自安。昶既誅張業，宮禁門衛，悉加嚴警。思謙以其疑己，頗惡之，言多悖慢。王子宸、嗣、裔，恃父權恣橫，國人畏之。會翰林王藻乘間奏思謙出怨言，將圖不軌。昶懼，翌

日俟其入朝，伏壯士擊殺之，并其三子。廣政十七年也。

焦彦賓

彦賓，字英服，滄洲清池人。父軫，唐兗海節度使。彦賓少聰敏，多智略。事後唐武皇，尤所委信。及莊宗即位，遷左監門衛將（同）〔軍〕，（正）〔充〕四方館使，出護邢州兵。知祥移鎮成都，詔以彦賓為監軍，使與知祥同入蜀。康延孝據廣漢，彦賓説知祥，令召董璋，與之協力討賊，遂擒延孝。明帝即位，忿閹豎輩怙勢擅權。先朝使四方，及逃遁不出者，皆就戮之，死者殆盡。彦賓為知祥保護獲免，朝廷因以李嚴代之。彦賓辭疾不歸朝，知祥因令判都提學院事，未幾轉左驍衛上將軍。以年老乞代，從之。彦賓乃營別墅，鑿池沼，植蒲荻，養魚以自給。昶襲位，以先君舊友，命全給俸禄，而不令覲謁，俾遂其性。廣政十五年卒，年七十八。

趙　進

進，定州人。少以膽勇，隸天雄軍籍。時河北宿兵，進累戰有功。洎莊宗入洛，猶在行間，屯於清，廩禄既薄，又不時給，士卒多怨憤，思亂者十七。同光末，與本軍皇甫暉等，共推副趙在禮相率夜犯鄴城。城中士卒，莫有鬭志，進等因陷其城。未踰旬，兵數萬，在禮署進衙内都虞候、三城巡檢使。莊宗遣元行欽以其言聞，因詔明宗馳往招諭。及入城，乃共推戴，遽有洛中之變。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鄴都衙内指揮使。明年移典寧州，屬慶州（判）〔叛〕，遣進討

平之，遷雅州刺史。知祥入蜀，進來謁覲，知祥以進始謀叛逆，將誅之。進大懼，趙季良諫曰："莊宗季年，天下思亂，匪獨貝魏一境。公國之懿親，所宜責以干犯，加其顯戮，進自知必死，歸命於我，所以撫納，以責其後效。"知祥納之。董璋之亂，我師致討，進戎服竭見而言曰："進荷明公不殺之恩，今日有所報矣，請前蹈白刃，決命破賊！"乃署為前鋒監陣使，先登立功。璋平，轉左衝山指揮使。昶襲位，歷忠、鳳、邛、普四州刺史、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所至軍政修舉，戍卒有疾苦者，必撫問周悉。當盛暑沍寒，未嘗勞役將士，以此樂為之用。廣政十七年，督部兵戍漢中，逾月以疾聞，召還，卒於道，年六十一。

石 處 温

處温，萬州人，本波斯之種。仕前蜀，為利州司馬。同光中，知祥入蜀，補萬州管內諸壇點檢指揮使。率義兵同收峽路。時通州大將王允瓊侵擾邊鄙，及草寇杜景温劫東鄉豪，殺縣令牟孟，剽略户口，焚燒村落。處温與諸軍討平之。知祥遣書褒美，轉寧江軍節度都知兵馬使、萬州管內義軍都指揮使。昶襲位，遷夔州刺史。處温初據石市，招納亡命，遠近多歸之。由是廣事耕墾，常積穀數萬千石，前後累獻軍糧二十餘萬石，加之以寶貨。昶嘉之，加檢校司空。未幾授萬州刺史，移簡州，卒年八十。

孟 思 恭

思恭，字近禮，潁川人。父彦暉，嘗為許州獄吏。前蜀

王建嘗隸忠武軍，坐事被繫，謂彦暉曰："卿能免我，他日將厚報。"彦暉遂縱之，令亡去。及建霸蜀，遣使迎之，授簡州刺史，遷漢州團練使。思恭弱冠奇峭，猿臂善射，起家保信軍使。建嘗集文武射苑中，思恭屢中的，建大悅，賜衣服，以其女妻之，為駙馬都尉，累遷静塞軍團練使。王衍襲位，為北路行營都指揮使。知祥鎮蜀，以其宗姓補先登指揮使，以所部兵從董璋，遣思恭分兵討集州，誡之曰："賊少則與戰，賊衆則退守要害，我將濟師。"及遇賊，思恭與之戰，不利，退求濟師。璋怒，放思恭歸，知祥免之。明年，隨趙庭隱破璋於雞蹬橋，以功改清遠指揮使。昶襲位，加檢校司空，改雄義都指揮使，屯梓州。累遷飛棹都指揮使，歷劍、階、忠三州刺史。思恭有膽略，善撫士卒。廣政二十年，為峽路行營都指揮使，屯赤英山。時秋暑未退，思恭苦熱，食冷物，浴寒水，致疾，卒於任，年七十二。

申　貴

貴，潞州人。弱冠有勇力，初事李彦珂，為帳下卒。天成中，歸於知祥，累補定遠都頭。從征伐，身當矢石，深為諸將之所推許。改決勝耀武指揮使。昶襲位，遷右衛聖都指揮使，歷昌、渝、文、眉四州刺史。貴貪鄙殘虐，所在聚斂財貨，民不勝其弊。典眉州，受財鬻獄，尤恣暴横。嘗指獄門謂左右曰："此我家錢爐。"其不道如此。初兼五縣巡檢，令其子元寶與州吏許延祺，誣搆民連賊，枷禁以求賂。被訴下獄，責授貴維州司户參軍，馳驛發遣，至犀浦，賜自盡。

九國志卷八

東　漢

東漢。世祖，以乾祐四年稱帝，至英武帝廣運六年國滅，歷四主，凡二十九年。〔按〕《十國紀年》及《通鑑》作北漢，此與《五代史》同。

世祖，姓劉，名旻，初名崇，後漢高祖母弟也。為河東節度使。乾祐三年，隱帝遇弒，郭威篡漢，四年正月戊寅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受契丹册命。在位四年薨，年六十，廟號世祖。

睿宗，名鈞，初名承鈞，旻次子。受契丹册命，仍稱乾祐七年。行三年喪，服除，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至十二年七月戊申薨，年四十三，謚曰孝和皇帝，廟號睿宗。

少主，名繼恩，本姓薛，鈞養為子。嗣位六十餘日，為郭無為所弒。

英武帝，名繼元，本姓何，亦鈞養子。既襲位，仍稱天會十二年。越五年，改元廣運。廣運六年五月癸未降於宋，降封彭城郡公。淳化中薨，追封彭城郡王。

蔚　進

進，太原人。少有膂力，身長七尺，日行二百餘里。高

祖鎮并、汾，進以材官給事。及高祖領軍，令負（霸）〔羈〕（勒）〔靮〕。開運末南行，留進於太原，為崇翊衛，即授馬步軍指揮使。鈞襲位，領建寧軍節度使，典親軍如故。繼恩監國，郭無為受詔輔導世子，無為與進不協，出為代州刺史。時無為專政，繼恩潛欲圖之，進知其必亂，自以居親衛之地，頗懷危慼。及有中山之命，忻然即路，未幾繼恩遇弒，國人皆以進為先見。以城納款歸朝，授左衛大將軍，領檀州刺史。卒年七十二。進無他能，惟掌兵方嚴，所至不敗。事劉氏四主，以質直聞。歸老中國，祿至二千石，亦武夫之終吉也。

張元徽

元徽，邢州武安人。少以沈勇，隸本城為兵，累轉至列校。高祖鎮并、汾，召置帳下，累從征討有功。晉開運末，破契丹於三交，以功授代州刺史，歷雲州防禦使，遷代州。與崇素相友善，及崇建號，〔領〕侍衛親軍，遷武寧軍節度使。崇舉兵南下，將圖周室，以元徽為前鋒，與周師遇於巴公原。元徽以東軍先登陷陣，擒監軍使一人，降其步卒千人而旋。崇大褒賞之。元徽乘勝復入，馬倒，為周師所擒，殺之。其麾下十餘騎畢力血戰，奪其尸而出。俄而崇衆亦敗。先是前鋒兵將次巴公，一夕，營中刁斗皆嗄，元徽亟遣詣崇大寨易之；凡易數十，皆嗄而不可擊，因以白崇。崇怒曰："故要吾金鉦耶！"遂止。是夜有大星墜元徽營中，明日果敗。元徽沈厚，有將帥材，善撫士卒，輕財好施，雖爵祿豐厚，而家無餘貲。既而軍吏為立廟晉陽城西北隅，塑其

像，歲時祀之，見者必掩泣。

鄭　進

進，開封陽武人。身長七尺餘，(翹)〔驍〕勇多力。漢祖鎮并、汾，以材官給事，累從征討有功。即位，遷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鈞襲位，以先朝勳舊，賜予彌厚。進性慷慨，重然諾，好施，家無餘貲。繼元立，馬峰典機密，性鄙吝，與進不協，峰怒，悉奪其兵柄。進不堪辱，訴之於朝。繼元怒，翌日送定襄安置，遣人殺之於路。

衛　儔

儔，吐渾族人。少事鈞為蕃落小底。善騎射，驍勇絶倫；明書計，通六蕃語。鈞襲位，遷如京使，令專掌吐渾一軍，以從征討，所向多克捷。虜援兵每至，即遣儔居前鋒；軍中凡布列烽燧，措置寨柵，皆儔為之。繼元立，為閹人衛德貴所嫉，出為遼州刺史。吐渾數千人遮道請留，繼元不許，自是一軍失帥，不復可用矣。儔少長蕃中，不樂為郡，頗出怨言。繼元慮其為變，潛遣人殺之。

李　隱

隱，雁門人。少以驍勇隸緣河十寨。善騎射，有膽略。鈞襲位，以軍功擢授馬步諸軍都引進使，累從征討。性純直，未嘗曲事權要。衛儔出知遼州，隱惜其忠勇，為倖臣所逐，頗憤惋，形於言。德貴聞而惡之，白於繼元，即日送嵐州安置，未幾殺之。

九國志卷九

南　漢

南漢。唐天祐元年，烈宗為廣州節度使，至後主大寶十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斷自高祖乾亨元年為始，凡四主，實五十五年。

烈宗，姓劉，名隱。父謙為封州刺史，有三子，曰隱、台、巖。乾（亨）〔寧〕元年冬，謙卒，士民謀亂，隱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表為封州刺史。天祐元年，朱全忠奏為清海軍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封大彭王；三年，改封南平王；四年，進封南海王。乾化元年三月丁亥薨，年三十八。謚曰襄。乾亨元年，追尊曰襄皇帝，廟號烈宗，陵曰德陵。

高祖，名龔，初名巖，又名陟謙，庶子。乾化元年五月甲辰，梁以為清海軍節度使。三年正月，襲封南平王。真明二年八月癸巳稱帝，建國號曰越，改元乾亨。追尊祖安仁曰太祖，父謙曰代祖，兄隱曰烈宗。乾亨二年十一月改國號曰漢。凡改元三：乾亨九年，白龍三年，大有十五年。三月丁丑薨，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

殤帝，名玢，龔第三子，初名宏度。封賓王，改封秦王。及嗣位，更今名，改大有十五年為光天元年。二年三月丙戌遇弒，年二十四，謚曰殤。

中宗，名晟，初名宏熙，封晉王，既弒玢，遂嗣位，改光天二年為應乾元年。十一月丁亥，改乾和。十六年八月辛巳薨，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

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

後主，名鍠，晟長子，初名繼興，封衛王。乾和十六年八月辛巳襲位，改是年為大寶元年。至十四年二月宋師入城出降，封恩赦侯。時宋開寶四年也。八年，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進封衛國公。五年薨，年三十九。追封南越王。或云歸葬於韶州之越王山。

劉洪操

洪操，字貞度，龔第九子，洪澤之母弟也。幼知書，及長有識量。大有中，封萬王。十一年，吴權攻交趾，皎公羨求救於龔。龔欲乘其亂而取之，遣大將梁克真率兵南下，龔自護其軍。以洪操為静海軍節度使，封交王，令統衆趨白藤。時吴權已殺公羨而據交趾，親率衆來逆戰，先於海口多植捷(橛)〔杙〕，悉鋭其首，以銕冒之。潮水方漲，權乘輕舟，引兵挑戰，洪操逐之。須臾潮退，戰艦為(杙)〔捷〕(橛)〔杙〕所絓，士卒皆覆溺，死者過半，遂擒洪操殺之。

劉洪杲

洪杲，字日宣，龔第十子。母尚儀謝氏，名宜清，有寵。洪杲十歲封循王。好步鬬，復便弓馬，以膽勇聞。諸兄皆尚儒學，或勸令讀書，洪杲曰："我家立功立事，皆起馬上，獨使我老一經乎！"龔以兵書教之，遂略通大義。光天初，循州賊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擁衆數萬，攻下郡邑。洪杲請統衆討賊，玢以其尚幼不許。洪杲曰："兵法尚變不尚齒也。"因令越王為都統，洪杲副之。次錢帛館，軍士方食，賊衆奄至。洪杲率親信數百人，介甲躍馬，徑入賊中，殺數百人，賊為之少却。俄而越王領衆繼至，與賊大戰，自辰及

午，賊衆益盛，圍我師數重，矢下如雨，軍人多死。洪杲矢盡，挺劍力戰，流血滿袖。裨將萬景忻等，蒙以大楯，翼二王以出，賊解去。洪杲以戰功，授桂州觀察使。未幾，與晉王同謀篡弒。應乾初，為諸道兵馬副元帥，參政事。晟初立，國中謗議騰沸，洪杲請歸罪於劉思潮等。晟不從，反為思潮等所（謂）〔譖〕，以洪杲謀為亂，晟遣思潮偵之。一日，洪杲與親信飲酒第中，思潮與譚令禋領衛兵排闥而入，斬其首以徇。

蘇　章

章，封州人。少事隱，為牙將。性忠敢，有勇力。從征譚玘、盧琚有功，薛王奏署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從隱討盧延昌於韶州，隱率舟師出雙石，會天大霧，昏暝如夜，韶人四出，以銕纜繫巨鈎投隱舟中，士卒驚撓。章引弓射殺數人，以巨斧擊鈎，鈎皆斷折，纜不能施，韶人乃退。翌日進逼其城，城上望樓中有人罵隱，言頗穢褻。隱慙甚，不敢視左右。章伏舵樓中，引弓射罵者，應弦而斃，舟中皆鼓譟。時江水暴漲，自清遠峽以北，湍瀨尤惡，糧運不繼。會延昌父光儔自虔州擁兵來援，隱與戰屢敗，乃班師。韶人以兵襲我後，遂捨舟而徒，士卒不成列，隱馬斃。章以所乘馬援隱，因徒行為後殿，韶人不敢逼。以功遷封州刺史，充左右衛使。龔襲位，命章典禁衛諸軍，曰龍中。楚人乘舟師來伐，圍封州，敗我師於賀江，溺死者千人。龔乃遣章領神弩軍三千人、戰艦百艘援之。章至賀江，沈銕索水中，兩岸設巨輪以挽索，築連堤以隱之，伏壯士堤中。章以輕舟

逆戰，佯不利，楚人逐之。堤中挽輪舉索，楚艦不能進退，乃以强弩夾水射之，楚人殲焉，收戰船百艘以歸，遂解封州之圍。以功遷團練使。章子五人，俱為中郎將，豪俠任氣，所為不軌，番禺號為五郎將。章年老不能教訓。會有告其謀叛者，逮捕下獄，悉斬之。章以功得不坐，慙悸成疾，大有十年卒。

吴懷恩

懷恩，番禺人。事龔為内府局丞，性謹願，典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小過。玢襲位，遷内常侍。玢好宴樂，東西兩教坊伶官千餘人，常晝夜出入宫中。懷恩屢言於玢曰："今禁中自有簫(船)〔韶〕，府内樂工百餘，皆善音律，夜宴用此足矣，焉用教坊？若夜雜入禁中，不拘闌籍，恐姦人竊發，不可不慎。"玢不聽，未幾，果為陳道庠所弒。晟襲位，授宫闈諸衛押番。乾和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與指揮使吴珣領兵侵楚，親冒矢石，半歲間取梧、桂六州之地。以功加濮陽縣公。大寶中，王師取郴州，鋹懼，以懷恩為桂州團練使，令治戰艦。懷恩馭下方嚴，臨事精至，每舟成，必自臨視。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疏略不如法者，必榜役工，役者多怨之。又造龍舟十，以備鋹親征。舟成，懷恩以綿幕其手，徧捫鈎楯，匠區彦希在側，運斤斬之，首墮船中，左右皆驚走。後數日，擒彦希，斬於市。懷恩治兵嚴整，所至輒有功，及被害，國人憂之。

陳道庠

道庠，潁川人。父璠，唐末避亂於封州，膂力絶人，隱聞其忠勇，召至帳下，隨隱入廣州，遷雄虎將軍卒。道庠幼俊爽，起家為虎賁郎，驍勇有父風。大有（乘）〔末〕給事晉王府。龔疾亟，命以道庠為元帥府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天初，張遇賢起循州，大掠郡邑。道庠與萬景忻從越王、循王東征，遇賊錢帛館，賊圍之數重。自辰及午，我師殆盡，道庠與景忻奮劍大呼，殺十餘人，賊衆披靡，於是掖二王而出。玢既立，所為不法，疑羣弟圖己，每宴集，則令宦官守閤，供奉將吏，悉露索而後入。及晟將為亂，謀於道庠。玢好角抵於晉王府中，道庠因引多力者劉思潮等數人，習角抵於晉王府中。玢聞而悦焉，翌日大置酒長春宫，召角抵與諸王觀之。至夕，玢大醉，既罷，晟遣道庠等掖之，因拉殺玢，血濺寢門，左右皆散走。晟立，以道庠為功臣，領英州刺史，出入宫中，賞賜優厚。既得志，頗誅殺勳舊功臣，劉思潮等皆相次被誅，道庠不自安。特進鄧伸與璠有舊，嘗遺道庠《漢紀》，問其意，伸叱曰："憨獠！此書有韓信、彭越事。"審讀之，道庠大懼；遂謀亂。事未及發，而晟覺之，乃收道庠、伸下獄，翌日同斬於市，夷其族。

邵廷琄

廷琄，循州人。幼為黄門給事禁中，言論峭直，與羣閹異。及長，有文武材幹，博覽書史，尤善騎射。玢襲位，為内謁者，遷内府局，令總宿衛兵，軍務嚴整。尤重儒士，有

自遠方來者，廷琄必先見之，為具貲糧而後引薦，多被任用。大寶中，遷內常侍。時鍠春秋已長，而未知稼穡，荒於游宴，人心危惴。廷琄每從容言曰："男兒十五奪父志，今宗社安危繫於陛下，願加檢慎。"鍠建禹餘宮，在城東南六十里，山水奇絶。鍠避暑多往焉。廷琄雅所愛尚，因請解兵職，願為宮使，鍠從之，而令典兵如故。廷琄以諸戎器不甚犀利，弓弩不能及遠，甲鎧銷薄，不可以禦大敵，乃為式，親督工匠造之。累言於鍠曰："中國亂離久矣，我先朝乘其間，故有南越之地，五十年來，嶺表無事，師之耳目，不識旗鼓。今中國已有真主，陛下未嘗遣一介之使，馳咫尺之書，珠貝犀象、瑇瑁翠羽，積於內府，歲久而不(一)〔可〕(用)〔較〕，陛下未嘗以修聘，一旦兵至，何以禦之？"鍠懵然不以為慮。七年，王師克郴州，招討使暨彦贇戰死，王師乘勝取連州。鍠始懼，乃加廷琄開府儀同三司、東南面招討使，以舟師屯洸口。王師既退，廷琄撫循將士，招輯亡叛，境上肅然，稱為良將。因繕治甲兵，親加訓練，將復郴、連。會同列者嫉之，投匿名書，言廷琄將圖不軌。鍠信之，遣使賜廷琄死。士卒排軍門爭入，對使者哀訴，言廷琄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軍民冤痛，為立廟於洸口，至今祀之。

潘崇徹

崇徹，南海人。事龔為內侍省局丞，頗知書，有鈐略。乾和中，晟遣崇徹率兵攻郴州。時江南將邊鎬據湖南，發兵來援，相遇於宜章。崇徹令部將康崇保分兵為兩翼以掩

賊，江南兵大敗，遂克郴州。明年，潭州節度使王逵率兵五萬來復郴州，晟遣崇徹領衆赴之，與逵遇於壕石。逵軍遠來，罷乏不成列，崇徹登壕而望，喜曰："此成擒也！"乃縱兵擊之，潭人大敗，逵僅以身免。桂州吴懷恩為部下所殺，遣崇徹代領其衆，加西北面招討使。歲餘，以飛語見疑於鋹，遣崇岳來覘其軍，戒之曰："崇徹果有異志，即就誅之。"崇岳至，崇徹知其意，悉以所部兵自衛以見。崇岳不敢發，還以白鋹，曰："崇徹日夕領伶官百餘輩，並衣錦繡，吹玉笛為長夜之謳，不恤軍政。"鋹方怒，（命）〔會〕崇徹單騎來歸，束身請罪。鋹釋而不問，但奪其兵柄。自是常怏怏。及王師圍賀州，刺史陳守忠告急於鋹，召大臣議，皆請以崇徹領兵，以拒王師。崇徹難之，辭以目疾。鋹怒曰："何須崇徹，伍彦柔獨無方略耶？"乃以彦柔代領其衆。彦柔至賀州，為王師所擒。賀州陷，鋹憂迫，計無所出，乃加崇徹内太師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王師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不為之援。王師度馬徑，崇徹請降，從鋹歸朝。太祖知其事，特（散）〔赦〕崇徹以為汝州别駕卒。

郭崇岳

崇岳，番禺人。宫媪梁鸞真之養子也。幼為閹人，以慧黠聞。乾和中，為内侍監。鋹襲位，遷内侍中、太微宫使。大寶十三年，王師來伐，都統李承渥以全師出韶陽，為王師所敗。鋹震駭，顧諸將無可使者，鸞真即薦其子可用。乃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衆六萬，守馬逕，去番禺裁百餘里。時王師已過瀧頭，翌日（人）〔入〕馬逕，去我寨十

里，游騎據雙女山，直瞰我軍，頻摩壘挑戰。崇岳本無將材，所統之衆皆韶英敗卒，絶無鬬志。廷曉欲出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王師繼至，廷曉謂崇岳曰："北師乘席卷之勢，其鋒不易當也。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舊卒，今不驅策而前，將坐受其斃，亡無日矣！"於是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而死，崇岳奔入營，王師攻之。初一夕南風甚厲，至是北風大起，王師縱火燒寨，崇岳大敗，死於亂尸之下。

九國志卷十

閩

閩。司空，以唐景福二年有泉汀五州地，為節度使；至天德帝天德三年滅於南唐，歷七主，凡五十三年。

司空，姓王，名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唐末為縣佐史，與弟審邽、審知以才氣知名，號"三龍"。屠者王緒聚衆自稱將軍，署潮為軍正。既誅緒，衆推為主，時光啟三年八月也。至景福二年，盡有泉汀五州之地。九月戊戌，唐以為福建觀察使。三年九月庚辰，升福建為威武軍，拜節度〔使〕。四年十二月丁未薨，贈司空。

太祖，名審知，字信通，潮季弟。景福四年冬，潮有疾，託審知以大事。既卒，自為留後。光化元年三月己丑，受朝命。十月癸卯，授本軍節度使。天祐元年四月，封瑯琊王。梁開平三年四月，封閩王。後唐同光二年十二月辛未薨，在位二十九年，年六十四。謚曰忠懿。龍啟初，追謚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陵曰宣陵。

嗣主，名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初審知寢疾，命權知軍府。既卒，自為留後。同光四年三月辛酉，唐授為節度使。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己丑，建國曰閩，稱王。十二月辛卯遇弒。

惠宗，名鏻，初名延鈞，審知次子。建州刺史王延稟，審知養子也，既

與延鈞弒延翰，推為留後。天成二年五月癸丑，唐以為節度使，封瑯琊王。三年七月戊辰，進封閩王。長興四年正月稱帝，改元。凡改元二：龍啟二年，永和元年。十月庚辰遇弒。共在位十年。謚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

康宗，名繼鵬，鏻長子。既弒鏻，明日辛巳即位，更名昶。既而稱節度使，奉表於唐。明年改元通文。四年閏七月辛巳夜，控辰、控鶴二都兵作亂，比明遇弒。永隆謚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宏孝皇帝，廟號康宗。

景宗，名羲，初名延羲，審知第二十八子。先是被幽私第，及繼鵬遇弒，控鶴軍使連重遇等迎立，自稱節度使、閩國王。時通文四年閏七月壬午也。是月改為永隆元年。又奉表於晉，在國仍用天子制。六年正月乙酉，為朱文進、連重遇等所弒。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

天德帝，名延政，延羲弟也。延羲既立，封為富沙王。繼（昌）〔因〕延羲肆為酗虐，貽書切諫，遂成讎敵。久之，自立為帝，以建州開國，號曰殷，改永隆五年為天德元年。二年三月，朱文進弒延羲，延政討之。十二月，衆殺朱文進、連重遇。於天德三年正月，迎延政為帝，復號曰閩。是年八月丁亥，唐兵破建州，出降。時晉開運二年，為唐保大三年也。保大五年，唐封為鄱陽王。九年，徙封光山王。未幾薨，贈福王，謚恭懿。

黃仁諷

仁諷，建州浦城人。少有武幹，隸本城為鄉兵，以陣敵立功，累遷飛捷指揮使。福州林仁翰殺連重遇，送首於建安，迎延政歸王閩中。時唐兵壓境，不果行，遣仁諷護送從子繼昌入守閩中，以仁諷為福州在城鎮遏使。繼昌庸懦，無馭下才，人（以）〔心〕不安。會江南兵逼建安，將吏知其必破，上下思亂。仁諷因之，遂與李仁達、〔陳繼珦〕等同謀，殺繼昌而自立。延政大怒，收仁諷妻子戮於市，發兵討之。時仁達已推立卓儼明，令仁諷為城西門軍帥以拒建兵。仁諷知妻子已戮，臨敵不顧，出入奮擊，建軍大敗。退

而謂繼珣曰："忠信仁義，士之所守，舍此無以立。吾頃在建安嘗攻伐，今見利忘義，不能慎守晚節，是不忠也；富沙託子於我，曾不營救，中道而變，是無信也；與建軍對敵，所殺者皆鄉曲故人，是不仁也；棄妻子使為魚肉，是不義也。此身十沉九浮，旦夕歸地下，何面目見之！"因拊膺而哭。繼珣曰："大丈夫殺身徇名，何顧妻子？且置是事無輕泄也。"建軍既退，左右以其言白仁達，翌日擒斬之，并殺繼珣。

許　文　稹

文稹，泉州同安人。少事審知，為給事使，累歷內職。昶襲位，遷文思院使。延羲立，改金吾使，率兵屯臨汀，未幾授汀州刺史。朱文進竊位，以其黨黃紹頗守泉南，而臨汀亦叛，以應文進。留從效殺紹頗，以其首送建安。文稹（怒）〔懼〕，乃諭都人歸款於延政。加太尉兼侍中。為治嚴整，賞罰必當，吏民畏而愛之。江南兵圍建州，遣將時厚卿分兵攻汀州。文稹率衆拒戰，擒厚卿，遣歸金陵，因上表謝罪。及建州陷，明年文稹率軍吏赴金陵，璟復以為汀州刺史，未幾改蘄州，召歸授建州刺史。周顯德中，王師圍壽春，潘承祐薦文稹有武幹，璟令統兵數萬，屯紫金山。為周師所破，擒文稹，世宗釋不誅。璟割地歸款，世宗放文稹歸，璟以其失律不復用。歸同安，坎壈而卒。

王　仁　達

仁達，延鈞從子也。幼聰悟，博覽羣書。及長，魁梧有機略，善用鋘槊，每擐甲持槊、上馬馳刺，觀者稱其妙。延

鈞襲位，仁達為樓船指揮使。王延稟叛，與其子繼雄領兵攻福州，仁達率舟師禦之，偽立白幟請降；繼雄登舟與語，因刺殺之，以首示。延稟大慟，士卒擾亂。遂擊破其軍，擒延稟以獻。遷親從都指揮使，領台州刺史。性慷慨，自以功高，又居親衛，言事頗肆胸臆，延鈞忌之。一日，延鈞宴羣臣，酒酣，顧謂仁達曰："趙高指鹿為馬，以愚二世，其理安在？"仁達對曰："秦二世幼冲，為强臣所蔽，故有此弊。今朝中官吏不滿百人，長短美惡，陛下皆見之；動息飲啄，陛下皆知之，敢有蒙蔽聰明、擅作威福、召族滅之禍者耶！"延鈞大慙，因賜金帛以慰之。翌日加檢校太傅。自是延鈞每醉即欲殺仁達，私謂所親曰："仁達多智略，當吾之世，猶可駕馭，觀其詞氣，非幼主臣也。"後竟誣以叛，誅之。

楊思恭

思恭，建州建陽人。少俊爽好學，有心計。事昶為同安尉。延政聞其名，辟為節度巡官；及襲位，遷户部尚書。時兵革屢興，國力空匱，命思恭為僕射，録國事。增山澤壟畝之税，魚鹽蔬果皆倍其算，道路側目，號"楊剥皮"。唐兵至建陽，延政遣統軍陳望帥衆拒之，列寨相屬，斥堠甚明，唐人不敢逼。凡月餘不戰，思恭遣使，以延政之命詰責之。望對曰："江淮間多（積）〔精〕兵將帥，練習戰事，未可輕敵。陛下不以臣不肖，舉國中之衆以屬於臣，安危之機在此一決，今之曠師非臣之怯也，且欲觀其變為萬全之策耳。"思恭大怒，復遣讓之曰："淮兵侵陵，百姓叛逆，睡不

交睫，食不知味，且彼之衆不過數千，跋涉山川，師無停糧，將軍擁衆盈萬，兵精馬壯，今乘危授隙，與之角戰，是以石破卵也！若曠日持久，使其營壘堅固，芻粟豐備，復何望哉？將軍受國重恩，宜盡死力立功立事，以報萬一。江淮懼而自退，將軍無血刃之勞，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乃引兵渡水，唐人張左右翼以擊，我軍大敗，溺死者尤衆。延政降，思恭遂歸金陵，斬於建康市。

留從效

從效，衆州桃林人。少隸本城為衙兵，征臨汀，以功遷冗員指揮使。朱文進殺延(義)〔義〕，竊據福州，以其黨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從效與其裨校王忠順、董思安謀，同殺紹頗，迎立王繼勳為刺史，從效自署為平賊統軍。俄而文進率兵來攻，從效開城門與戰，文進敗走，於是人心悉歸於從效。會江南兵已平建州，從效遂劫繼勳，送於金陵。李璟以從效為清源軍節度使，發兵屯郡中。一日，從效謂屯將曰："此一方東漸於海，與福州世為讎敵，南限廣州瘴癘之地，人使不通；西連鄞水，皆猨徑鳥道。近歲干戈屢動，三農廢業，冬征夏斂，僅足自贍，不煩大軍久駐於此。"屯將皆不對。翌日，置酒餞之郊外，屯將不得已，皆卷旗而去。從效遂有漳泉之地，李璟不能制。累授從效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晉江王。從效起自行陣，知人疾苦，勤儉養民，常衣布素；涉獵史傳，延納名士，部內清治，吏民愛之。王氏有二女，嫁為郡人妻，從效每給其衣食。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周世宗征淮南，從效遣衙將蔡仲興為商人，以

帛書置革帶中，由岳鄂送款內附，又請置邸京師。世宗以其素附江南，恐其非(使)〔便〕，不許。宋朝建隆初，上表稱藩。李璟遷於洪州，從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太祖遣使賜詔書以慰之。未至，而衙校張漢思、陳洪進劫從效遷於東亭，漢思自稱留後。從效疽發背卒。

王忠順黃思安

忠順，泉州人。隸本城為鄉軍，與從效同殺黃紹頗，遷為軍校。江南兵禍建州，黃思安與忠順同領衆赴難。延政屯西門，數戰不利，延政諭之曰："孤以不德致寇，公等與從效首誅兇黨，克定泉南，踰越嚴險，以兵來援，見公等之忠赤也，今當勉之。"思安等俯伏對曰："臣以必死奉報。"時城中衆心離散，或說以去就之計。思安曰："吾輩世為王氏臣，今視其危而叛去，天下皆皆，有容我者乎？"衆感其言，遂無叛者。翌日城陷，忠順力戰死之，思安整衆歸泉州，追兵不敢逼。

陳洪進

洪進，泉州仙游人。少材勇，選為州兵。留從效殺紹頗，遷為指揮使。從效將送紹頗首於建安，迎延政為閩王，羣下以道阻賊盛，莫有肯行者，獨洪進請往。時尤溪賊數千衆遮道，不得前。洪進神氣自若，語賊曰："朱福州已為義師所襲殺之矣，爾輩更為何人戍守？"即持紹頗首示之曰："我倍道兼(送)〔行〕之建州，以嗣君返國，爾等無所歸矣！"賊遂潰散，渠帥數人皆聽命，因從洪進至建州。延政

大悦，擢洪進為建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及江南克建州，延政歸金陵，李璟以留從效為清源軍節度使，洪進佐之。出戰入守，十五年餘，以功遷統軍使。從效卒，其子紹錕使江南未復，小子紹鎰領留後事。月餘，吴越遣使來聘，紹鎰夜召其使，與之宴語。洪進疑之，乃誣紹鎰謀叛，欲以其地入吴越，執之送於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漢思老且淳謹，事無巨細，皆决於洪進。漢思諸子患洪進之專，因大宴，伏甲府署中，將殺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屋宇皆傾動，甲未及發，而同謀者告之，洪進遽起去。洪進子文顯、文顥，俱為牙校，請以所部兵擊之，洪進不許。一日，洪進置大鎖於袖，從(子)〔容〕常服，安步以入府中。漢思方處閣内，洪進自外鎖其(門)〔中〕(中)〔門〕，使人叩門，謂漢思曰："郡中軍吏以公耄荒不能治，請洪進知郡事，衆情不可遏，望以郡印相授。"漢思錯迕，不知所為，乃以印與之。洪進出，召將吏告之曰："漢思昏耄，不能治事，以印見授矣。"將吏皆賀。即日置漢思於别館，以兵監守之；遣使如江南，請命李煜以洪進為清源軍節度使。建隆初，太祖平李重進於揚州，江浙皆納款。洪進懼，乃遣牙校奉表，自稱副使，言張漢思請老歸第，以己領軍事。太祖賜詔書慰諭。乾德二年，(刺)〔制〕授平海軍節度使，仍鑄印以賜。開寶八年，江南平，洪進遣其子文顯來朝貢，因降詔洪進入覲。至建州，聞太祖崩，乃還鎮發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太平興國二年入朝，遂獻所管漳、泉二州之地，願朝請加平章事。卒年七十二，贈中書令，謚曰順。

九國志卷十一

楚

楚。武穆王於唐乾寧三年丙辰，自立於湖南，至後唐保大九年辛亥國滅，凡五十七年。

武穆王，姓馬，名殷，字霸圖。唐中和時，孫儒、劉建鋒戍蔡州，殷隸軍中。及儒敗死，衆推建鋒為帥，殷為先鋒。建鋒被殺，衆推張佶，佶讓於殷。時乾寧三年五月也。九月，唐授殷潭州刺史。光化元年三月，命知武安軍留後。未幾，進本軍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四月辛未，封楚王。後唐天成二年六月，封楚國王，許自開國。長興元年十一月己巳薨，年七十九。謚武穆，葬於衡陽之上潢。

衡陽王，名希聲，字若訥，殷次子。殷有子數十人，嫡子希振長而賢，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以母寵得立。長興元年十一月丙戌襲位，去建國制。十二月唐以為節度使。三年七月辛卯薨，追封衡陽王。

文昭王，名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希聲既没，長興三年八月辛酉襲位。九月，唐以為節度使。四年正月乙卯，封扶風郡侯。應順元年正月壬辰，封楚王。晉天福四年四月，加天策上將軍。十一月，開天策府。開運四年五月壬辰薨，年四十九。謚文昭。是年六月，劉知遠改國號曰漢。

廢王，名希廣，希範同母弟。希範病，以希廣屬拓跋恒，將佐以希萼為

長，恒以勸希廣讓希萼。指揮使劉彦瑫等不欲，遂奉希廣權軍府事。時越希範薨之四月乙未也。七月甲午，漢封為楚王。十月，希萼來奔喪，拒之，遂搆兵。乾祐三年十一月，希萼陷長沙，戊申被害，葬瀏陽門外。

恭孝王，名希萼，殷第三十子。既害希廣，遂自為楚王。時漢乾祐三年，為南唐保大八年十一月丁未也。保大九年二月，入貢於唐。三月，唐以為楚王。九月戊寅，同母弟希崇、指揮使徐威作亂，執希萼幽於衡山縣。希崇既襲位，國人不附，復立希萼為衡山王。希崇求援於唐，唐命邊鎬將兵趨長沙。十月，鎬入醴陵，遂(趨)〔趣〕希崇入朝。十一月辛酉，盡遷於唐。辛未，鎬遣先鋒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趨)〔趣〕希萼入唐。十二月，唐仍賜希萼爵楚王，以希崇為節度使。數年，希萼薨於金陵，謚恭孝。希崇率兄弟十七人奔於周。

張　佶

佶，京兆長安人。少通經史，咸通初，以明經中第，累遷宣州從事。秦彦牧宣城，陰養亡命，將圖江淮，而兇暴多忌，不為吏民所信。佶慮其害己，乃辭疾去職，將歸京師。至汝陽，值秦宗權阻兵，佶往依之。宗權與語大悦，署為行軍司馬。會宗權叛，遣衆四出，屢為梁祖所破。佶謂劉建鋒曰："今天下方亂，英豪角逐，吾觀秦公剛鷙猜忍，終不能濟大事。梁王軍政精明，將士悉力，一旦全師奄至，吾等無類矣！不如早自為謀。"建鋒、孫儒俱從。儒殺宗衡，自領其衆，以佶為行軍，號令嚴肅，衆皆憚之。及破楊行密，佶有力焉。行密逐趙鍠，據宣州，儒與建鋒領衆西上，將討行密。建鋒謂佶曰："今與孫公權全軍，為公刷恥於宣州如何？"佶唯唯謝之。於是儒盡焚維揚積聚，驅其民人，大屯廣德，將先平行密，而後北渡。及圍宣州，糧道阻絶，士卒大疫，乃為行密所破。佶與建鋒率餘衆據湖南，推建鋒為

帥。建鋒多私狎，每飲酒部曲間。有長直兵陳瞻者，其妻有殊色，建鋒通之；瞻怒，以鐵撾置袖中，擊殺建鋒。建鋒將吏推佶為帥。佶將入府，常所乘馬忽踶嚙不止，正中佶髀，仆地不能起者久之。時殷征蔣勛於邵州，佶謂其將吏曰："吾非汝主，當迎馬公為之。"於是磔陳瞻於東市，遣姚彦章等逆殷。及殷至，佶乘肩輿入府，受其拜謁訖，命殷升廳。佶即降階，率將吏拜賀，請代殷攻邵州。梁開平中，奏授佶朗州永平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乾化初，移鎮桂林，卒於治所。子少敵有武略，事殷為軍校。希範襲位，遷永州刺史，天福中卒。

許德勳

德勳，蔡州朗山人。少為縣吏，好讀書史，任氣不羣。秦宗權據淮西，德勳往依之，擢為左軍判官。與殷同在帳下，有州里之舊，情好款洽。從孫儒討揚州，以德勳為蹋白都指揮使。時淮上饑饉，德勳所至，必先固困廩以待。儒謂左右曰："成吾事者許蹋白也。"自是軍中謀議皆得預焉。及儒敗於宣城，與劉建鋒同入湖南，以軍功奏授檢校太傅，兼侍中。殷代（王）〔立〕，以德勳為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寧四年，淮南楊行密遣使來通好，以梁祖擅朝政，願與殷為兄弟之國，以絶梁。殷欲許之，德勳諫曰："行密盜據淮甸，抗衡中國，明公義修職貢於朝，為附庸，一旦棄之，前功盡廢，他日朝廷問罪江表，以我為同惡，即王師先至湖上矣。不如拒絶之，乃心王室，久長之策也。"殷從之。天復中，淮人攻鄂，杜洪求救於朝廷，詔發荆湖澧朗兵以

援之，殷遣德勳與秦彦暉率舟師東下。時荆南成汭知梁祖將篡，曲意事之，乃自擁衆乘巨艦，直抵夏口，為淮人所敗，汭溺死。德勳遂與朗州雷彦恭襲破荆南，盡俘其府實及士女伶倫工巧之徒，凡數千人以歸。天祐二年，又領兵略地荆南，還經岳州，刺史鄧進忠以城歸附，遷岳州刺史。梁開平初，淮將冷業寇平江，以德勳為東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去淮軍五里下營。業以遊騎偵邏，晝夜不絶。德勳選習水者五十人，斬木取其枝葉戴之，各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業營，令舉火為號。俄而營中擾亂，自相蹂藉。火舉，德勳以勁兵奄至，大敗淮軍，斬首千餘級，擒業及裨將二十餘人以歸。天成中，淮將王彦章、苗倫等寇岳州，舟師萬餘人蔽江而下，屯君山側。殷遣德勳率艨艟戰艦千艘以禦之。德勳謂諸將曰："淮人遠來，掩吾不備，今若以全師臨之，必懼而遁矣。"乃潛師屯角子湖，偃旗卧鼓，夜遣裨將王環以戰艦二百，斷楊林浦，絶其歸路。淮人覺之，遲明淮人移軍荆江口，將會荆南兵，合攻岳陽。德勳選輕艦三百，令裨將詹信先襲淮人，且行且戰。德勳擁艨艟自後而至，大戰荆江中，淮人大敗，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甚衆，擒彦章及倫以歸。而行密遣使來行成，且請二將，殷以禮歸之，遣德勳餞彦章等。德勳謂之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尚在，願公此歸，勿以湖南為念。若須得志，當待馬子爭草，然後可圖也。"彦章等媿謝而去。是後馬氏諸子果爭立，為江南所滅，人以德勳為知言。天成二年，殷建國，拜右相。卒年七十餘。子可瓊。

鄧進忠

進忠，湘陰人。世為土豪。兄進思，唐中和初為瀏陽鎮將。黃巢之亂，江湖荒饉，進思陰養死士千人，以防寇盜。會巢弟黃浩領惡少數千，剽劫江左，號浪宕軍，轉入湖外，大掠瀏陽。進思患之，乃與進忠謀，率壯士伏山塚間，候浩軍半過，橫出擊之。浩軍大敗，前後皆遁走，浩僅以身免。縣以事聞於州，奏授進思岳州刺史。天復中，進思（率）〔卒〕，進忠襲位。天祐二年，許德勳襲京南回，出戰艦臨其城，進忠遣人獻牛酒，開門納德勳，大享將士，德勳諭以禍福。翌日，舉族南歸長沙，賜進忠鞍馬、繒帛、金銀器，令權知衡州軍州事。未幾，奏授刺史。同光中卒。

姚彥章

彥章，字繼徽，汝南人。少倜儻，有武略。乾符中，黃巢盜起，秦宗權召募豪俊，以彥章隸帳下。善用鐵槊，重百餘斤，每上馬盤辟，疾如旋風，觀者壯之。隨孫儒渡淮拔廣陵，儒死宣城，隨劉建鋒入湖南，領廳直軍，最被親信。及建鋒遇害，張佶傷髀，不能視事，佶與彥章首議迎殷，遂遣彥章率所部逆殷於邵州。殷初疑之，猶豫未即還，彥章入白殷曰："劉龍驤、張行軍，與足下同功一體之人也。不幸龍驤有不測之禍，行軍以髀病廢，是天意人望歸於足下，何遽疑也？"殷釋然，遂令彥章統衆先歸。國內既定，翌日殷至代立。以功遷長直都指揮使。彥章建議平嶺北七州，薦李瓊為游奕使。桂州平，奏授靜江軍行軍司馬，監軍府

事，遷檢校工部尚書、橫州刺史。容南龐巨昭歸款，彥章率兵迎之，遷寧遠軍節度副使，知容州事。殷建國，拜左相，遷昭順軍節度使。清泰中，加兼侍中卒。

秦彥暉

彥暉，上蔡人。宗權之族弟。父轍，仕郡為牙校。彥暉少伉勇，有智略。宗權將敗，族人懼禍，彥暉請隨族兄宗衡討揚州。宗衡為儒所害，彥暉從儒攻宣州；儒敗，又從劉建鋒入湖南，為捉生指揮使。光化中，殷將平嶺北，以彥暉及李瓊為七州游奕使，率兵平桂林，虜劉士政，以功奏遷檢校太保。天祐末，淮將劉存、劉威領戰棹攻湖南，殷以彥暉為在城都指揮使，領兵三萬以禦之。彥暉潛艤艫於上流，以待淮人；又遣副指揮使黃璠分戰棹三百艘，潛瀏陽口。存以舟師至越隄，屢戰不利，乃遣使送書於殷，以請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緩我師而為變，不可信也。"使者回，以其言白存。時彥暉與存對水為陣，存登岸遥呼彥暉曰："我降矣，而公弗許，古人有言'殺降不祥'，公豈不為子孫計！"彥暉怒曰："賊踞吾城下而不擊，奚顧子孫耶！"乃鼓譟齊進，淮人遁走。黃璠自瀏陽口列戰艦橫絶大江，合擊之，淮人大敗，擒劉存；至夕，劉威以輕舸遁去。彥暉親戮其裨校百餘人，以功奏加檢校太傅。開平三年，領兵攻朗州，殺其將區景思，擒節度使雷彥恭及其宗屬雷彥雄等七人以歸。朗州平，遷道州刺史。乾化中代歸卒。

王　環

環，許州人。少隸忠武軍。秦宗權據淮西，以環有勇力，召置帳下。後與劉建鋒從孫儒渡淮，儒死宣城，又隨建鋒入湖南，為捉生指揮使。剽略郡邑，先登陷陣，衆推其果毅。建鋒死，殷代立，遷水軍都指揮使。略地上高，擒淮將劉靖，奏授檢校司徒。貞明初，徙岳州刺史。許德勳以舟師巡境上，夜中南風暴起，環乘風鼓棹，直抵齊安城中，纔四鼓矣。環挂繩梯登城，殺守卒十餘人，引戰士直入州廨，擒刺史馬鄴。遲明城中驚擾，德勳乃驅其官屬將吏，實入舟中，大掠而歸。至纔口，德勳謂環曰："鄂人其邀我乎？"環曰："我師入黃州，而鄂人不覺，今奄至城下，迅雷不及掩耳，當自救無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成列而行，鄂人不敢出。至岳陽，以所俘獻，殷大喜，奏以環領黃州刺史。天成初，史光憲自京師還，為荊南高季昌所執，奪明宗所賜名馬妓女。殷遣環與袁詮、詹信率戰艦三百艘討之，大略於境上。季昌遣將屯劉郎（狀）〔洑〕，環進兵擊破之，奪戰艦百餘艘，遂逼荊渚。季昌懼請和，取光憲以歸。殷建國，以環為左六軍副使。長興二年卒。環善治舟師，能以寡擊衆；布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每戰罷，必盡索傷者，扶至帳前，手自療治之，鍼鈎鈐夾，名膏上藥，常置坐右。殷每部分諸將使之出征，士卒得隸環麾下者，咸相賀曰："吾輩不畏死，但獲居王六軍隊伍中足矣。"其為士卒所愛如此。

王　贇

贇，事希範為衡山指揮使，時十五餘年，境內無事，但以所部營飾宮室、創修佛廟而已。贇求自試，乃以為岳州刺史。乾祐初，希萼率兵攻湖南，希廣以贇為都部署，率衆禦之，敗朗軍於僕射洲，奪戰艦三百艘，希萼奔歸。武陵密遣人以珍幣通好於贇，贇拒而不答。三年，希萼復大舉兵攻長沙，路由岳陽，贇堅壁自守。希萼不敢逼，遣人謂贇曰："比約與君同行，今何異心也？"贇曰："大王兄弟尚不相容，何責將吏之異心也！願大王入長沙，無傷同氣，臣守岳陽，敢不盡臣節。"希萼感其言，及篡位，奏授贇永州防禦使。淮將邊鎬據湖南，有占者云："王氏繼馬氏。"時議以贇有世功，當應其讖。鎬白於李璟，乃授贇鎮南軍節度使，賜襲衣巾帶，以毒賚巾帽中。未幾，贇腦裂而卒。

李　瓊

瓊，蔡州汝陽人。少以（翹）〔驍〕勇，選隸秦宗權帳下。後隨孫儒渡淮，儒敗，又從劉建鋒入湖南，為親從都裨校。殷代立，遷本軍指揮使，時湖外初霸，土宇未廣，議者復請窺取嶺北七州之地，乃命瓊與秦彦暉為七州游奕使，張國英、李唐為之副。兵克永、道、郴、連四州，因水陸齊進，屯全義嶺。時桂州劉士政遣副使陳可璠營嶺下，指揮使王建武營秦城，以拒我師，彦暉三戰不利。會全義民請為鄉導，瓊詰之，對曰："此去西南有古路背嚴（闕）〔關〕，抵秦裁五十里，雖生荆棘，可通單騎。"瓊乃白彦暉，請以步卒三百、

騎兵六十，以巨槊長劍，銜枚夜襲秦城。至建武營，纔三鼓矣。時營中士卒不虞我師之至，皆熟寢。令騎兵分布柵外，自以牛革蒙柵門踰入，士卒隨之。營中亂，自相蹂躪，斬首百餘級，衆遁走，擒建武而歸。遲明至大寨，係建武以素練，示可璠營中。可璠不知我師已破秦城寨，猶鼓譟未信；乃斬建武，投首營中，士卒震駭。彦暉因其驚擾，以全軍擊破之，擒可璠，降其將吏二千餘人，欲部送歸湖南。瓊曰："我以七千人討桂林，若分兵以送降者，前有大敵，何以當之？此敗軍烏雜，其心不一，不如殺之，以全軍直趨桂林，此席卷之勢也。"於是盡坑降兵。自秦城以南，猶有二十餘柵，皆迎風而潰。瓊以先鋒兵躡之，比至桂林，殺戮萬計，遂圍其城。九日而土政降，彦暉班師。殷以瓊為桂州刺史，令經略嶺南，遂襲容州，降龐巨昭。明年，又與吕師周克昭、賀、梧三州。瓊魁岸多力，每食肉十餘斤，踞案大嚼眈眈然。軍中號曰"李大蟲"。先是桂林兒童聚戲衢路中，忽相驚走，曰："大蟲來，大蟲來！"至是果應。瓊治桂州三年，招納逋遁，法令寬簡，吏民便之。開平中卒於治所，年六十八。

吕師周

師周，廣林人。吴將蒙之裔孫也。父珂，少以勇敢隸楊行密帳下，累戰有功，遷黑雲都指揮使。師周少勇敢任氣，隨父征討，臨陣未嘗介甲，金創被體，而談笑自若，衆皆服其果毅。珂卒，行密令代其父為指揮使。天祐初，副指揮使綦母章以所部兵屯上高，與湖南為敵境，累戰殺傷

者萬餘人，遷袁州刺史。師周性豪率，頗通緯候及兵書，自言："世將家子，不可保富貴。"每恣為杯酌，狎客常十餘，醉必起舞，或擊節狂歌，慷慨泣下。行密聞而疑之，密遣人偵其動靜。師周不自安，乃謀於綦母章曰："吾與湖南對壘有日矣，觀其營上雲（飛）〔氣〕常紛紛然，未易敗也。馬公寬仁，待士有禮，吾欲逃死焉，公以為如何？"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而言不泄也。"乃遣牙將吕蔚通款於我。開平初，以所部兵大獵境上，因歸於湖南，章縱其親隨之人。殷聞師周至，甚喜曰："吾方圖嶺表，得師周足矣。"即以為步軍都指揮使，領袁州刺史。明年，率兵攻昭賀、梧、（蒙）〔象〕、龔、富等州，與劉隱兵十餘戰而克之，奏授韶州刺史。乾化中，領兵破飛山蠻，斬其帥潘全盛，諸蠻悉歸款，奏遷檢校太傅。清（秦）〔泰〕中卒。

廖光齊

光齊，有武幹，事殷為决勝副指揮使。天成末，從許德勳討荆南，屯兵沙頭。高季昌之子從嗣，為雲猛指揮使，驍勇無敵，一日單騎薄德勳營，衆不敢出。光齊怒，言於德勳曰："此豎也！請為公擒之。"乃介馬援槍而出，與從嗣格鬬良久，光齊偽墮馬，從嗣奪槌以擊之，反為光齊所擒。時季昌以數十騎觀於臺上，見其子被擒，亟令騎士來請，及入營，光齊已拉殺之矣。季昌大慟，翌日遣使請成。光齊以功遷决勝指揮使。性簡傲使酒，因争（飲）〔酒〕令，毆同列，黜為邵州教練使。未幾復舊職，討溪州蠻，中流矢而卒。

彭 玕

玕，吉州廬陵人，世居赤石洞為酋豪。黃巢之後，江表寇盜蜂起，玕於鄉里保聚徒衆，得數千人，自為首領，捕逐羣盜有功，本州補玕永新制置使。玕雅好儒學，精左氏《春秋》。當兵荒之歲，所在饑饉，玕延接文士，會無虛日，治具勤厚，人多歸之。廣陵筆工李鬱者，善為詩什，玕嘗貽書於鬱，以白金十兩市一筆；又令鬱訪石本五經，卷以白金百兩為直。廣陵人相謂曰："玕以十金易一筆，百金酬一卷，況得士乎！"於是蕭遘等數人，咸往依之。鍾傳據江西，其裨將韓德師叛，傳令其弟璵攻破之，斬獲甚衆；軍政嚴肅，樵採不犯。傳以璵為吉州刺史，未幾以玕代之。玕以傳為輔車之勢。會傳死，楊行密將攻破豫章，虜鍾匡時。玕懼，將圖據湖南，先遣其黨敖瞻、李緒來致書於殷，且覘殷之起居，殷勞之。翌日，大宴府中，將吏畢集，以瞻為上客。瞻等歸以語玕曰："馬公龍髯鳳眸，大人之表，其將吏輯睦，少長有禮，未可圖也。"玕默然。開平中，撫州危全諷率袁吉之兵，以復豫章，至象牙潭，淮將周平擊破之。玕乃以所部并其族千餘人，歸款於我。殷發兵境上，援其輜重，至即奏授郴州刺史。隴西郡公以希範聘玕女。天成中玕卒，年七十三。兄鄴，弟璵；子繼英、繼勳。

劉 昌 魯

昌魯，字安國，相州鄴縣人。唐末明經登第，釋褐項城主簿，累遷至尚書郎。乾符中，出為高州刺史。黃巢寇嶺

南，郡縣離析，昌魯使其居民據保障以自守，一境獲安，就遷防禦使。劉隱入廣州，遣其弟龔領兵攻高州，昌魯率勵丁壯，逆戰於城外，大破龔軍。自以地小力寡，終慮為隱所吞，開平初，乃致書於殷曰："僕昔占籍鄴中，受恩唐室，蒞高三歲，遏黃巢之亂，收合生齒，堡於涼山。因深為塹，憑高作壘，攻苦食淡，以勸士卒，洎盜賊平定，一境獨全，高涼之民，至今相戴。而中原多故，嶺南不賓，劉隱亂常，僭興師律，舉蠻貊之衆，成吞噬之心。僕嘗訓勵甲兵，躬當矢石，掃壘一戰，劉岩遁走，雖仗義者必勝，恃力者必亡，然而山越之人，瘡痍衆(矣)〔多〕，殘民以逞，所不忍為。昔古公去豳，竇融歸漢，千古之下，迭為推美，僕雖顓愚，景慕前烈。竊惟明公負江湖之固，有桓文之業，土宇至廣，仁風素厚，願以所部歸款於執事，謹刺血染翰，上達誠悃，惟明公圖之。"殷覽書甚喜，即遣指揮使張球率兵迎之。昌魯盡輦其帑庫，及士卒千餘人，歸於湖南。奏授永順軍節度副使，兼行軍司馬。天成中卒。

鄧處訥

處訥，邵州龍潭人。少為州兵，累遷至軍校。唐乾符中，從閔頊征蠻於安南。黃巢之亂，盜殺潭州觀察使李巢，城中無主。會頊自安南回，以所部兵駐郡中，傳檄諸州，同捍寇盜，境內以安。遣使奉表於朝，詔以頊為檢校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潭州刺史。處訥從頊久在安南，及是欲歸邵州，省其親族。頊回，署處訥為邵州兵馬留後。未幾，衡州刺史周瑾舉兵襲頊殺之，因據長沙。處訥縞素發哀，召

集將吏諭之曰："閔僕射駐軍長沙，親捍寇盜，布衣糲食，以養士卒，救民於塗炭，恩德厚矣！不幸為鼠輩所圖，今欲與諸軍問罪於周嶽，可乎？"衆皆曰："留後為善人雪冤，敢不從命！"乃以精卒二千襲嶽殺之，梟首於東市；遂據其城，慰撫將吏，中外胥悦。時景福二年也。既而州人以狀聞於朝廷，詔以處訥為湖南節度兵馬留後。乾寧元年，劉建鋒領衆自豫章〔至〕，處訥遣其鄉豪首蔣勛等領兵卒三千，斷龍回關。殷先至關，召勛等諭以禍福，仍許奏授官秩。勛衆皆喜，是夕乃棄鎧甲旗幟，潰邵州。明日，建鋒令前鋒兵盡被邵軍鎧甲，張旗幟，直趨潭州，薄城東門。守陴者不之覺，且謂邵軍之回也。門啟，前鋒兵徑趨府中，將吏驚走。是日，處訥内〔府〕宴集寮屬，而無備禦，裨將宋全節就擒處訥，斬於長史橋側。

龐巨昭

巨昭，不知何許人。唐末為容州觀察使，精天文緯候之學。黄巢入廣南，巨昭括部内諸蠻得數千人，親自選練，分屯險隘，巢寇憚之，不敢犯其境。以功加寧遠軍節度使。開平初，高州劉昌魯率衆歸附，殷遣姚彦章、李瓊率兵迎之，長驅而南，前鋒至容州。巨昭將歸款於我，乃大享將士而謂之曰："李瓊甲馬雄盛，乘席卷之勢，必來侵我，何策以禦之？"裨將莫彦昭對曰："瓊軍遠來，士卒疲乏，請盡徹儲糧，潛兵山谷，空城以待之。瓊至，當據吾城，外無救援，我以全師掩其不備，浹旬之間，瓊可擒也。"巨昭曰："吾觀楚氛甚鋭，未易破也，不如以牛酒犒其軍。爾輩不失為富

家翁足矣。”彦昭不從，巨昭殺之，迎勞瓊，瓊以軍徑赴城中。俄而廣南劉隱率衆來，我師不能守，於是盡輦其府實，驅其人民以歸。巨昭挈其族數百口隨歸長沙。殷久聞巨昭之名，遣使慰勞，即日奏授檢校太傅，領容管經略使。巨昭在嶺南，嘗占翼軫間有善星，因謂所親曰：“劉隱兄弟不道，殘害良善，吾終當逃難於長沙。”至是果歸附。人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長短，巨昭曰：“吾入境來，聞童謡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羣，羊子無舍。’自今以往，馬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後皆如其言。（真）〔貞〕明中卒，年七十六。

彭師暠

師暠，溪州人。世為諸蠻酋長。父士愁，唐末溪州刺史。其地西接牂牁（羽）〔鬱〕，林南抵桂林象郡，東北控澧朗，方數千里，山水險惡，舟車不能通。其蠻有六種，盤氏為大，即槃瓠之種也，俗無文法，約束繫於酋長。當士愁之世，昆弟强力，多積聚，故能誘脅諸蠻皆歸之，統兵萬餘人。春夏則營種，秋冬則暴掠，而長沙四境最被其惡。天福五年，士愁遣使通款於蜀，且請兵同寇澧、朗、辰三州，大略縣邑。希範遣指揮使劉勍、（全師）〔劉全明〕率衡山步卒五千人以救之。勍等擊敗其兵，士愁遁去，遂進兵襲溪州。州在山頂為堡，四面斗絶。勍選壯士緣崖梯山，縛棧道以圍守之。士愁夜舉烽火，以集蠻軍。勍於溪澗中置毒，蠻軍至，飲其水者，皆病嘔不能戰，死者甚衆。一日，南風暴起，勍以火箭射堡中，盡焚其廬舍，蠻軍多死。士愁乃率所部夜踰絶險，遁入獎州，遣師暠率諸蠻酋長田汧贇、覃

行方、向存祐、羅君富等，攜牌印納款於勍。勍班師，與師暠等歸長沙，釋其罪，厚賜而遣之。奏授士慫溪州刺史，兼溪洞招撫使；以師暠補武安軍牙校。師暠有勇力，善射，累從諸將征討有功，遷衡山指揮使。希廣襲位，改强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希萼舉朗州之衆，以攻湖南，列戰棹於水西，軍勢甚盛。師暠登城觀之，白希廣曰："朗人驕而輕，雜以蠻兵，其勢易破，請假臣步卒三千人，南自巴溪渡江，趨嶽麓後，夜擊之，請令許可瓊以舟師陣於山前，破之必矣。"希廣因與可瓊謀，堅沮止之。翌日，師暠見可瓊於軍門坐談戰事，師暠瞋目叱之曰："汝反文在面，即日當投賊，何庸論戰耶！"拂衣而去。乃白希廣，請誅可瓊，希廣不從。師暠退而歎曰："禍亂如此，王稔惡無斷，敗亡可待矣！"及朗軍攻長樂門，可瓊果束甲以入於賊。城陷，師暠被擒，希萼命釋之。師暠，溪洞人，性獷直，不喜阿附，屢為希萼以罪笞責。及希崇篡立，令師暠衛送希萼囚於衡山，欲使殺之於路。而師暠奉事彌謹，終以保全。(囚)〔因〕與指揮使廖偃同謀，立希萼為衡山王，後隨希萼歸江南。李璟聞其忠節，擢為殿直都指揮使。後卒於金陵。

劉　言

言，吉州廬陵人。少事彭玕為伍長，以勇(幹)〔悍〕聞。開平中，玕納款於湖南，言從歸長沙。希範即玕之婿也，出鎮朗州，召言為牙校。及希範襲位，溪洞酋長多求款附，乃以言知辰州軍事，以鎮撫諸蠻使之，未幾奏授辰州刺史。希萼入湖南，百役繁興，靜江軍指揮使王逵、周行逢叛歸

朗州。初希萼令其子光贊為朗州留後，逵至廢之，以馬希振子光惠權軍州事。光惠庸懦，不能馭羣下，但酣酒淫戲而已，將吏患之。逵等懼亂，遂與行逢謀，遣人往辰州請言為副使。言素知逵等凶暴，謂其徒曰："南方禍亂方始，今若不往，必加於我矣。"於是留書所部，以單騎行。逵等遂廢光惠，推言權留後事。時周廣順元年也。言既立，遣使詣闕上表，又遣使納款於李璟，求授節鉞，璟未之許也。會希崇逐希萼而自立，請援於江南。璟遣其將邊鎬率師入長沙，盡俘馬氏之族，歸於金陵。二年冬，璟又下詔，召言入覲。言不行，因令副使王逵、行軍司馬何景真、指揮使張倣、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周行逢、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等，號"十指揮使"，同率兵攻湖南，逐邊鎬。鎬奔歸江南，言乃以逵權知潭州軍府事。遣使詣闕上表，且言逐江南賊軍、復馬氏土疆之意。周太祖遣使來宣慰。三年正月，言又遣使上表，以長沙經兵火焚毀，請就以朗州為治所。周太祖下詔，升朗州為大都督府，在潭州、桂州之上，以言為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平軍節度使；逵為潭州刺史、武安軍節度使；景真為桂州刺史、静江軍節度使；指揮張倣而下，並領刺史為節度副使，或行軍司馬，皆言奏請之也。是月，又遣牙校張崇嗣置邸京師，歲時修貢。周祖下詔，賜言舊屬湖南在京及諸處莊宅邸店。時王逵為節度使，周行逢為行軍司馬，專制湖南，威雄漸盛。言懼其為變，將圖之。逵與行逢謀，先六月，逵率所部兵入朗州，殺言部將鄭政，收言囚於別館，誣奏言與江南通謀，誘引淮賊，并潭、朗之地以歸金陵。八月，周祖下詔，奪言官，勒歸私第，委逵以便宜安置；

復下詔，令逵歸治潭州，乃以潘叔嗣權知朗州軍府事。未幾，令叔嗣殺言於武陵。初民間謂為劉齩牙，馬氏將亂。湖南有謠言曰："馬去也，不用鞭，齩牙過今年。"及邊鎬入長沙，盡俘諸馬歸金陵；鎬尋為王逵所逐，奔歸江南；是歲言亦為叔嗣所殺。皆其驗也。

王　逵

逵，朗州武陵人。或名進逵。少以驍勇選為静江兵。希萼入朗州，累遣討賊有功，遷本軍指揮使。乾祐三年，希萼攻湖南，令逵領戰棹為前鋒，陷長沙。希萼既立，逵有力焉。時剽掠之後，城中帑庫，盡以焚毀，賞賜不足，又重構府署。執役者皆静江士卒，相與怨憤，聚而謀亂。副指揮使周行逢聞之，以告逵曰："士卒怨懟深矣，不早為計，難將及我。"是夕，乃擁其衆，以長柯巨斧，斬關以出，遂歸武陵。時希萼方醉，遲明，始遣裨將唐翥領兵追之不及，因徑趨朗州，士卒皆重趼不復成列。逵先已入城，伏卒門下，翥至，逵縱兵擊之，翥軍大敗，追殺殆盡，翥僅以身免。逵乃逐留後馬光惠，請辰州刺史劉言為帥。未幾，長沙兵亂，指揮使徐威等廢希萼，而立其弟希崇，囚希萼於衡山。行軍司馬廖偃與指揮使彭師暠，共立希萼於衡山王，將納之。希崇懼，納款於江南，且請兵為援。李璟遣其將邊鎬，率師入長沙，盡遷馬氏之族歸於金陵。璟以鎬為武安軍節度使，又遣將劉仁贍率師取岳州。鎬將圖朗州，密白璟，請召言入覲。言不行，謀於逵曰："江南召我不往，必加兵於我矣，為之奈何？"逵曰："鎬之此來，以制置潭、朗為名，公如

東行，正入其算。武陵負江湖之阻，帶甲萬衆，乃欲拱手臣異姓乎！鎬新至長沙，經略未定，乘人心憤怨，引兵攻鎬，可一鼓而擒也。”言然之，乃遣與何景真等同起兵於武陵，號“十指揮使”，以攻邊鎬。逵率舟師南上，至長沙，邊鎬大駭，以所部奔歸江南，諸州屯守皆罷去，盡復湖外之地。時廣順二年冬也。逵遂據長沙，與劉言同遣使上表於朝。三年正月，周祖下詔褒諭，以逵為武安軍節度使。逵出於行陣，本無鈐略，不能馭羣下。時諸指揮使受詔為節度副使者數人，各留長沙，各置牙兵，分廳案事，軍政淆亂，將吏患之。每宴集府中，喧呶如市，逵莫能禁止。會廣兵乘間盡取梧、桂、郴、連之地，逵率衆南征，敗於壕石而還。時何景真、朱全琇同在武陵，與劉言不協，各謀為亂。言又以逵專制湖南，慮其難制，將并長沙之地。逵大懼，因與周行逢謀，召景真、全琇領兵討桂林，至皆殺之；又殺張倣於府中——景真之姻也。乃率所部兵襲武陵，幽言於別館，誣奏言欲併潭、朗，歸款於江南。周祖下詔，委逵以便宜處置。逵既殺言，遂移治武陵。時顯德元年也。世宗下詔，以逵為武平、武安等軍節度使。三年，世宗征江南，詔逵為南面行營都統，以所部兵逼鄂州，攻其長山寨而還。復領衆逼宜春，道出長沙，耀兵金波亭，有蜜蜂集纛蓋中。占者以為不利，遂留長沙，令行營副使毛立領兵南下，以潘叔嗣、張大表為前鋒。叔嗣怒，至澧陵，擁衆而還。逵聞兵叛，乃乘輕舸奔歸武陵，叔嗣追殺之於朗州城外。

周 行 逢

行逢，武陵人。少無賴，與王逵同里，俱為静江兵，事希萼為小校。從希萼攻湖南，陷長沙。静江軍叛，隨逵入朗州，破追兵於城門下，殺千餘人。逵攻邊鎬，令行逢領步卒趨益陽，拔其寨，殺江南兵二十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逵平湖南，周祖下詔，以行逢為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使、行軍司馬。劉言將并潭、朗，逵聞而憂之，以語行逢。行逢曰："言本江西反徒，景真、全琇今俱暴無職，相與為亂必矣。"會廣南兵寇全義，行逢乃與逵密謀，白於劉言，請以景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為先鋒，令會兵於湖南。比至，皆殺之。逵攻劉言於武陵，以行逢權知潭州軍府事。顯德元年，世宗下詔，以行逢為武清軍節度，知潭州軍府事。逵奉詔領軍征宜春，至長沙不行，遣副使毛立、潘叔嗣、張文表統衆南伐。行逢久專湖南之務，頗任威刑，逵屢以言規之，行逢不悦。叔嗣又怒逵即安，而令己赴難，頗出怨言。叔嗣將行，行逢餞之，泣曰："吾不見師之入也。"叔嗣懼，至澧陵，邑吏請以牛酒犒師，毛立不許，士卒皆怒。叔嗣乃與張文表械立送於行逢，明日擁衆回長沙。叔嗣既殺逵，乃迎行逢歸治朗州。行逢至，懲王逵之亂，斬叔嗣以徇，遂自領兩鎮留後。遣使奉表，詔以行逢為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制置武安、静江等軍事。乃表宇文瓊為武清節度使、張文表為衡州刺史，領親衛都指揮使，彭萬和為永州防禦使、觀察判官，李觀象通判軍府事；釋毛立為水軍都指揮使。行逢既得志，恣行誅戮，逵之子弟及門將吏，

死者百餘輩。性猜忌，每遣人伺察郡縣守宰，有聚飲偶語者，必逮捕下獄，以謀反誅。宇文瓊、彭萬和與行逢族兄飲酒，疑其謀叛，夜遣甲士圍其第，盡擒殺之。麾下之人，皆重足脅息。五年，朝廷遣使儲魚（監）〔鹽〕於境上，行逢懼，乃繕治戎器，增築城壁，閱諸州鄉兵，大修武備。皇朝建隆三年，以疾卒，年四十六。葬武陵之肩山。子保權嗣。行逢性殘忍，然為治嚴整，不狥私黨，躬履儉約，以率羣下。辟署官吏，必取廉介之士；條教簡約，民甚便之。有女婿求補吏不許，給以耒耜，而語之曰："吏所以治民也，汝才不能任職，豈敢私汝以祿？姑歸墾田，以自治也。"其妻嚴氏，不入府署，躬率奴僕耕織，以給賦調。人民化之，率務稼穡，四五年間，倉廩充實。尤崇信釋氏，常設大會齋，緇徒畢集。行逢徧拜之，捧匜執帨，親侍湔洗。因謂左右曰："吾殺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解其冤報乎！"

何景真

景真，武陵人。少以强勇，隸朗團軍。希萼入朗州，署步軍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希萼攻湖南，命景真率步騎三千，出竹柵，屯兵楊柳橋，以逼其城。湖南指揮使韓禮率步騎五千陣於橋，而景真登橋望之，見旗幟不整，曰："此非我敵也！"乃縱兵擊之，潭人大亂，奔入城中。禮被破傷，至其家而卒。明日城陷。希萼之攻長沙也，以其子光贊守武陵；至是既平湖南，乃以景真為朗州衙内指揮使，以翊為光贊。王逵、周行逢叛於長沙，以所部兵奔歸朗州，廢光贊，奪其印綬，而立馬光惠。景真不能拒，後又與王逵同請

劉言為帥。會希崇逐希萼而自立，請援於江南，邊鎬率師入長沙。劉言、王逵同謀逐鎬，乃結景真為"十指揮使"，率舟師同攻湖南，鎬遁走。奏授景真檢校太尉、静江軍節度使。景真求歸治所，言不許，留於長沙；與王逵不協，求歸朗州，許之。時劉言已為使相，景真不能下之，每使酒悖慢。言不勝其忿，且意王逵等遣景真伺己也，將誅逵。景真亦欲殺言，以據朗州。事未及發，逵皆偵知之，因與周行逢密謀，將先誅景真，後圖劉言。會廣南兵入境，因偽召景真為招討使，會兵於長沙。景真即日以牙兵百餘人，徑往湖南。逵迎勞於郊，相見甚歡，館於馬氏之故第，宴飲彌日，多選妓女實帳幄中。景真留連月餘，逵乃遣人偽自朗州來者，傳劉言之命，就詰景真曰："邊寇搶攘，委公以戎事，公耽淫縱酒，遲留不發，太師以公觀望，命械公歸西府。"時景真已醉，惴恧不知所為，乃俛首就縛，送朗州，殺之於路。

九國志卷十二

北　楚

北楚。武信王，於梁開平元年據有荆州，旋得歸峽，至宋乾德改元國除，傳襲四世五帥，凡五十七年。

武信王，姓高，名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本名季昌，避後唐諱，更今名。初隸朱友讓，得見全忠，奇其才，命友讓畜為子，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天復三年，拜宋州團練使，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梁開平元年五月，拜荆南節度使。乾化四年八月，封渤海王。龍德三年十月戊寅，梁亡，入覲於後唐。同光二年三月丙午，封南平王。天成二年，因掠唐所部送蜀貨，削官爵。乾真二年六月稱藩於吴。是年十二月丙辰薨，年七十一。謚武信，葬於江陵城西之龍山鄉。

文獻王，名從誨，字遵聖，季興長子。既襲位，吴以為節度使；懼唐見討，復修職貢。時為嗣位之明年，唐天成四年也。是年七月甲申，唐復以為節度使，追封季興為楚王。長興三年二月，賜爵渤海王。應順元年正月，改封南平王。荆南介於吴楚，自吴稱帝，而南漢、閩、楚皆修貢中原，假道境上；自季興以來，常邀掠貨物，諸道移書自(請)〔誚〕責，即復還之，無慚色。其後南漢與閩稱帝，從誨所嚮稱臣，利其賜予，諸國目為"高賴子"，又曰"高無賴"。漢乾祐元年十一月癸卯薨，年五十八，葬龍山鄉。明年漢加謚文獻。

真懿王，名保融，字德長，從誨第三子。漢乾祐元年十二月丁丑，漢以為荆南節度使。周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進封南平王。宋建隆元年八月薨，年四十一，葬龍山鄉。宋加謚真懿。

侍中，名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一子，保融同母弟也。保融即世，宋以為荆南節度使。建隆三年十一月卒，年三十九，贈侍中。

侍中，名繼冲，字成和，保融長子。保勗既歿，宋以為荆南節度使。乾德元年二月，宋師至，納土出降。十月至闕下，授武寧軍節度使，鎮彭門幾十年。開寶六年卒，年三十一，贈侍中。

李景威

景威，公安人。幼隸於軍，而頗有智略，累以戰功遷雲猛指揮副使。保勗以為衙内兵馬副使。繼冲嗣立，多委任之。初聞慕容延釗等伐張文表，景威乘間見繼冲曰："今王師雖稱假道以收湖湘，然觀其勢，恐因而襲我。景威欲效犬馬之力，願假兵三千人，於荆門中道險隘處設伏，候其夜行，發伏攻其上將，王師自必退却，回軍收張文表，以獻於朝廷，則公之功業大矣！不然，則有摇尾求食之禍。"繼冲曰："吾家世世貢奉朝廷，必無此事，爾無過慮。況爾非慕容延釗之敵也。"景威又曰："俗傳江陵諸處有九十九洲，若滿一百，則有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而滿百，昨此洲漂没不存，兹亦可憂。"繼冲又不聽。景威知計不行，自扼吭而死。及王師入城，繼冲悔不用其言。太祖聞景威之計，曰："彼忠其主也。"命王仁贍厚恤其家。

九國志拾遺

行密，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晉天福二年，為李昇所篡。《五代史·吳世家》注。

陳儒，同安賊也。《通鑑》二百五十七注。

盧延昌歸命于吳，偽乞命于梁。《舊五代史·梁太祖紀》注。

吳楊渭十二年冬十月，濬東塘之楊林。江水出火，可以燃燭。《六帖》七。

楊溥巡白沙，太學博士王穀上書，請改白沙為迎鑾。其略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為黃道；鑾輿所止，井邑皆為赤縣。《通鑑》二百七十三注。

溥能委運壽終，不懼篡殺之禍，深于機者也。《通鑑》二百八十一《考異》。

吳殷文圭舉進士，塗中遇一叟，目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一人眉綠，拳必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沖虛；不爾，有大名于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乾寧中擢第。《六帖》三十一。

徐溫嘗自迎鑾還，至百家灣暴風起，舟人相顧失色。溫乃袒裼，以帛繫璟首，顧謂妾御曰："吾善游，儻溺，不暇相救，幸保此子。"言訖，風浪漸息。《六帖》二。

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歲，盡獻淮南十四州，畫江為界。《五代史·南唐世家》注。

吳初，朝中大臣多蔬食，月為十齋。齋之明日，太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之"半堂食"。至是果盡割淮南之地，去唐土封疆之半。《六帖》二十六。

楊璉拜陵，至竹篠口，維舟大醉，一夕而卒。《通鑑》二百八十二注。

吳越錢鏐少在軍中，未嘗寢；末年少倦，乃刻木為枕以自警，或命諸孫諷詩以達旦。晉天福中，契丹使至，朝廷以近侍李泳為監伴使。虜有判官者，幽薊人，謂泳曰："吳越常不睡乎？"泳詰其故，對曰："嘗聞五臺山王子大師言'浙中不睡龍，今已歸矣。'"訪所聞，乃長興壬辰之後也。《六帖》九十五。

吳越錢鏐嘗歲除夜宴，命諸子及諸孫鼓胡琴，一再行，遽止之曰："人將以我為長夜之飲也。"《六帖》六十二。

有胡僧以玉羊一獻于鏐曰："得此當生貴子。"元瓘果以丁未歲生。《六帖》九十六。

馬綽，餘杭人。少與錢鏐俱事董昌，以女弟妻鏐；鏐復為元瓘娶綽女。《通鑑》二百八十二注。

王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為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五代史·前蜀世家》注。

明宗出啟夏門，駐華嚴寺。晡晚，出幸南山之莎城，駐于石門山之佛寺。《通鑑》二百六十注。

建將七夕出遊。先一日，元膺召諸軍使及諸王晏飲邸第中，且議七夕從行之禮，而集王宗翰等不至。詰朝，元膺

入白建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將圖不軌。"及聞唐襲徵兵，乃遣伶官安悉香、諭軍使全殊率天武甲士以自衛。明日，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協謀，以所部兵挾元膺，以逐唐襲。元膺介馬帥卒，過其兄宗賀之門，召與同進。宗賀曰："兵起無名，不敢聞命。"建急召宗侃、宗賀及諸軍使，令以兵討寇。乃逐唐襲，至城西斬之，盡殺屯營兵；又自大安門登陴以入，攻瑤、謙等。《通鑑》二百六十八《考異》。

蜀許寂少學劍，居四明。一夕，有村民夫婦揭壺酒訪寂而飲，迭謠以歡寂。寂飲訖，聞室中戛戛有聲，視之，有數劍飛躍。寂甚懼，夫婦顧寂笑曰："奉以薄技佐酒，何懼也？"及舉手叱劍，皆入指端，至夜分乃去。明日，有二僧至，寂以其事語之。僧曰："知君好劍術，欲來相教耳。願公無好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俠皆鬼，為陰物，故婦人與僧尼皆學之。"言訖，命水洗足，以淨水拭之，騰空而去。《六帖》十三。

蜀杜光庭，黃巢之亂，從宰興元，途次西縣。遇陳休復，有道術，與光庭憩于路左軍中，以拄杖掘地，得酒一壺，酌之不竭。光庭因問車駕何時當還，答曰："五年後龍星動，即歸矣。"果如其言。《六帖》三十二。

蜀林知元所居，有茂林修竹，為山石之娛。嘗駕三輪車，命僮牽之，隨意所至。《六帖》十一。

王處回積鉅萬計，蜀中富家罕與比。在太原，家甚貧，善相者周元豹每指謂知詳曰："此子寶精也，它日當大富。"果如所言。《六帖》二十一。

王潛夜宴，盜入其家，盡取飲具。逮明方知，笑曰："亦好飲耶。"竟不問。《六帖》二十七。

劉閔，乾祐七年閔卒，享年六十。子承鈞立，時年二十九，喪服三年。服除，改十年為天會元年。《五代史·十國世家年譜》注。

劉崇之長子曰贇，少慧黠，高祖憐之，録為己子。《通鑑》二百八十九注。

契丹，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通鑑》二百六十六注。

契丹宴犒漢使，必厚具酒肉，以示夸大。高祖鎮河東，嘗命韋曜北使；曜羸瘠不能飲酒，虜人强之，遂卒。《通鑑》二百九十《考異》。

南漢楊洞潛，涔水令梁愚堂謝。洞潛見之，謂同列曰："愚血脈貫眸子，行步矍鑠，類驚麛者，當有風雷之厄。"及愚至縣，未幾，颶風壞廨，壓死。《六帖》三十一。

閩王氏七主，六十年。審知同光元年卒，在位二十九年。鏻在位十一年。《五代史·十國世家年譜》注。

馬殷以大中六年歲在壬申生，以長興元年卒，享年七十九。是歲子希聲立，長興三年卒。同上。

唐閔蔡結，皆以郡人聚兵據郡。陳彦謙，桂陽人，殺刺史黃岳，據郴州。魯景仁從黃巢，以病留連州，遂拔之。《通鑑》二百六十一注。

光化二年，殷克桂州。《通鑑》二百六十二《考異》。

乾祐三年辛亥。同上。

楚馬希聲，海商有鬻犀帶者，直數百萬，晝夜有光，洞照一室，希聲殺商而取之。逾月，光遂滅。《六帖》十二。

馬希範十八學士：李鐸、潘起、曹梲、李莊、徐牧、彭繼英、裴頲、何仲舉、孟元暉、劉昭禹、鄧懿文、李宏節、蕭洙、彭繼勳、拓拔恒、李宏皋、廖匡圖、徐仲雅。《通鑑》二百八十二注。

楚馬希振，天祐初，殷為娶洪川鍾傅女，資從甚厚。有玉椀照夜珠，希振以非人臣所玩，皆納之於殷。《六帖》七。

楚廖光圖與伊岳道士伊用昌為林泉之交，母病思鱠，屬江水夏漲，魚不可得。用昌探懷出一木獺，長三寸許，再三祝之，投於江中。須臾，波浪沸，遂擒一巨鱗出。獺着魚背，堅不可脱，用昌舉之，木獺耳。因作鱠，母愈。《六帖》三十一。

按：宋路振《九國志》五十一卷；末二卷北楚，張唐英補撰。明焦竑《國史經藉志》箸録四十九卷，不知何由誤題為曾顔，然可見萬歷時振書猶未佚也。今傳鈔本十二卷，乃邵氏晉涵從《永樂大典》録出，周氏夢棠重為編次，凡列傳百三十六篇。邵氏編校《舊五代史》，嘗采取之。其世家全闕，周氏據歐《史》略注於卷首。撿《十國世家年譜》注，間及《九國志》，不盡相合；而《通鑑考異》及注、孔氏《六帖》所引數條，亦此本所無，因掇録附後。中如"柴再用傳舁牀"事、"王宗壽傳鐵鏡"事，及"陳休復"、"伊用昌"諸條，未免近小説家習氣。然大致質實，本末詳備，足補正史之漏略。惜吴志伊作《十國春秋》時猶未及見此也。錢熙祚識。

伍　跋

右《九國志》十二卷，宋路振撰，張唐英補。按振字子發，祁陽人，洵美子。事蹟具見《宋史·文苑傳》。邵經邦《宏簡録》稱其"文詞温麗，牋奏填委，應答敏贍"。使契丹，獻《乘軺録》。有集二十卷。雅言系述載其"伍彬歸隱"詩，有"庭樹鳥頻啄，山房人尚眠"語。錢士升《南宋書》亦稱其作詩有唐人風。又嘗采五代九國君臣事，作《世家列傳》行於世，即是書也。唐英字次公，新津人，商英兄，事蹟附《宋史·商英傳》中。《南宋書》稱其"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行於世。楊升菴《丹鉛總録》屢及其論姚璹、論王威高雅等語；又譏晁公武誤以為張君房，殆頗重其人矣。考五代諸霸國事蹟，惟南唐頗詳，其他著撰遺佚已多。我朝吴任臣《十國春秋》亦後來補作。是書久無傳本，曹溶《絳雲樓書目跋》謂牧翁嘗云："有劉恕《十國紀年》及是書，而書目無之，甚可疑也"云云。兹假得張磬泉孝廉、曾冕士廣文、黄石谿明經各鈔本，互勘而付梓焉。雖非足本，然截珥編璫，彌當珍惜耳。道光庚戌小寒節，南海伍崇曜謹跋。

校點後記

《九國志》，十二卷，宋路振撰。

路振（956—1014），字子發，永州祁陽（湖南祁陽縣）人。《宋史》有傳。他是唐相路巖的四世孫。淳化中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大中祥符年間，曾出使契丹，累官太常博士、左司諫，擢知制誥。宋真宗時被徵召參修太祖太宗兩朝國史，後又參與修撰起居注。

路振文詞溫麗，才思敏贍，尤長詩詠，有唐人風，惜其詩作多已不傳。有集二十卷，也已佚。《宋史》稱其"又嘗采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而卒"，這部未完成的遺著便是《九國志》。

《九國志》是路振收集吳、南唐、吳越、南蜀、後蜀、南漢、北漢、閩、楚等九國史事，仿崔鴻《十六國春秋》例，分國記事，以分世家、列傳兩目而撰述的一部紀傳體國別史著作。原書四十九卷，後經宋人張唐英增入北楚兩卷，合為五十一卷。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和《宋史·藝文志》等均著録。原書久佚，現在流傳的《九國志》，是乾隆間著名學者邵晉涵從《永樂大典》中輯録出來的，又經周夢棠整理編次，釐為十二卷，並依據

《新五代史》摘録九國世家大略，補注於各國之首，是為今本《九國志》，在清中後期屢經刊印，受到治史者的重視。

傳世《九國志》雖是輯本，却具頗高的史料價值。在五代時期，就立國時間、地域面積及其對經濟文化發展的貢獻而言，十國遠遠超過五代，只是由於史料所限，新舊《五代史》對十國史事記載失於簡略。路振的《九國志》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十國史料，不僅可補新舊《五代史》的缺漏，訂正有關十國史事的訛誤，而且也為研究五代十國歷史者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參考資料。

我們此次校點，以清道光丁未（二十七年，1847）《海山仙館叢書》本為底本，以道光間《守山閣叢書本》為參校本，並收録該本總目、周夢棠識語和書後所附錢熙祚輯《九國志拾遺》、還補入《粵雅堂叢書》本所附伍崇曜跋。在整理過程中，重新補作目録；對底本中錯字以括號（ ）標注，下以〔 〕出正字，明顯錯字徑改正；對缺字漏字也依參校本補入。但卷六中"張勍"，《粵雅堂叢書》本同，而《守山閣叢書》本作"張劭"，孰是孰非，未可定奪，只能標注之。其他種種，不一一説明。由於校點者學識所限，整理工作定有許多舛誤之處，敬祈讀者不吝指正。

校點者

1998 年 6 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五别史（13）.九国志
作者=[宋]路振
页数=142
SS号=10483070
出版日期=